



高爾基創作選集

生活書店發行

蕭參譯

879.48
643
(476) = 4/2

目次

高爾基自傳	一
馬克西謨·高爾基	一
作家與政治家	一
海燕	一
同志！	五
『大災星』	九
坟場	九
莫爾多姑娘	九
笑話	一五
不平常的故事	二九
後記	三三

高爾基創作選集

蕭參譯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



3 0617 4442 5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Cyrillic script, likely reading "M. Gorky".

高爾基照像及署名
一九三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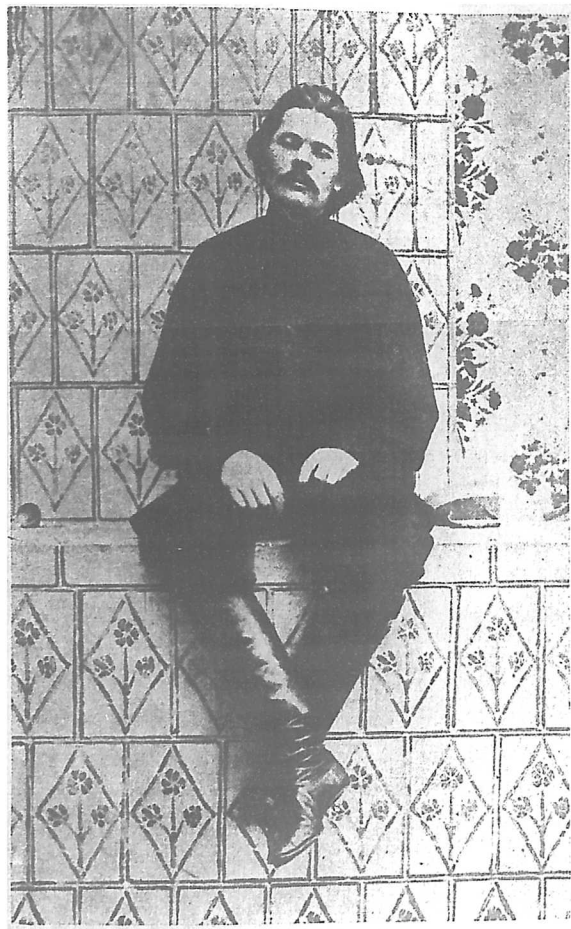


基爾高的代時年少



像照基爾高

年六九八一



高爾基照像
一九〇二年

高爾基自傳

我在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四日生在尼日尼諾夫郭洛德（現在叫做高爾基城），父親是一位丘八爺的兒子，母親是一個小市民。祖父是一個軍官，因為待遇屬員太殘酷，被尼古拉第一革了職。他是非常之頑固，以致於我的父親從十歲到十七歲之間逃過五次。最後的一次他就永遠離開了自己的家庭。他從託波爾斯克走到尼日尼城，就在這裏做了打包工人的學徒。他很有能力而且識得字的，因此，他二十二歲時，科爾青輪船公司已經委派他在愛斯脫拉哈地方做事務所主任。他在一八七三年在這個地方生了霍亂病死了。這病還從我這裏傳染去的。照外祖母說，我的父親是聰敏和氣而且非常之快活的人。



外祖父的出身是伏爾加河上的水手，經過三次航路，他已經做了巴拉赫寧商人薩耶夫通商隊裏的一個職員，後來他就幹染織事業，賺了些錢，在尼日尼地方開了一爿很大的染織店。不久，他在這城裏就蓋了幾所房屋和三個印花染織工場。他被選舉為行會的班長，服務了三年，後來因為沒有舉他做行會頭腦，他很生氣就辭掉了班長的職務。他是很信仰宗教的，他專制得非常殘酷，病熊似的小氣。他活到九十二歲，死在一八八八年。

父親和母親的結婚是『自作主』的，因為外祖父當然不肯把自己的愛女嫁給一個前途不明瞭的孤兒。我的母親對於我的生活沒有任何的影響，因為她以為我是父親死的原因，她不愛我，而且她很快就嫁了第二個丈夫，完全把我丟在我的外祖父手裏，他就用『普撒特爾』聖詩和『祈禱日課經』開始教育我。

以後，我七歲的時候，把我送進了學校，在那裏，我學了五個月，學得不好，我討厭學校的秩序，也討厭同學，因為我愛孤獨。我在學校裏傳染了天花，我停止了學習，就再也沒有恢復它。在這時候，我的母親因為急性肺癆死了。而外祖父又破產。他的家庭是很大的，因

爲同他同住的有兩個兒子，都有妻子，還有小孩子；除出外祖母之外，沒有一個人愛我，外祖母是一個非常慈愛而肯犧牲自己的老婆婆，我終生終世都要用愛情和尊敬的感覺去紀念她。我的舅父們過着闊氣的生活，喜歡好好的吃喝，喝醉了，他們就時常互相打架，——或者同客人打架，客人在我們這裏常常有許多。——或者呢，他們要打自己的老婆。一個舅父把兩個老婆都逼進了棺材，另外一個也逼死了一個老婆。有時候他們打我。在這樣的環境之中，說不上任何智識上的影響，而且我的一切親戚都只是些勉強識得幾個字的人。

到了八歲就把我弄到鞋子店裏去當「學徒」，但是兩個月之後我自己不小心，沸滾的菜湯燙壞了我的手，我又回到外祖父那裏。我痊愈了，又把我送到一位遠親畫師（打樣的）那裏做學徒，可是過了一年，我就因爲生活條件很苦，從他那裏逃了出來，而到輪船上去做廚子的學徒。這是一個退伍的什長，——叫做美每爾·安東諾維支·斯謨萊衣，他氣力大得很，簡直像神話裏所傳說似的，讀了不少書，他給我的益處是他引起

了我讀書的興趣。在這以前，我痛恨書籍，以及一切印刷的刊物，然而我這位先生用毆打和親愛使得我相信書的偉大的意義，而愛上了書籍。

第一本使我喜歡得發瘋的書是『關於一個兵士怎樣救了彼得大帝的傳說』。在斯謨萊衣那裏，有滿滿的一箱子，大半是皮裝的小書，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文庫。亞克拉莎夫旁邊，放着愛卡爾特豪仁——『時代』雜誌之外，又有一八六四年的『火花』雜誌，『信仰的石頭』，還有些小俄羅斯文的書。

從這個時候起，凡是落在我手裏的書我都讀；十歲開始做日記，所記的是從生活和書裏面得到的印像。以後的生活就非常之複雜：我又從廚子那裏回到圖案畫師那裏去，之後，販賣神像，又當過格里亞到察里程的鐵路的看夜的，做過餅干司務，麵包司務，生活有時候很困苦，在國內流浪過幾次。一八八八年住在卡贊，第一次認識了學生，參加了一個自修學會；一八九〇年我覺得在智識份子之中沒有我自己的地位，我又去流浪了。我從尼日尼跑到察里程（現在的史太林城），頓河區域，烏克蘭，從那裏走到倍薩臘昆

亞，再沿着克萊廉南岸到苦班的黑海邊。在一八九二年十月我住在替弗利斯，在這裏的『高加索』報上登載了我的第一篇作品『馬卡爾楚德拉』。很多人稱贊着它。我又跑回尼日尼，我替『沃爾加消息報』試寫短篇小說，他們很願意的接受了，并且印了出來。我送一篇『耶密良·皮里亞衣』新聞給『俄羅斯雜誌』也被接受了，印了出來。在這裏我應該指出，外省報紙登載『初步』的作品這樣容易，真可以驚異；我以為這個容易，也許是因爲這些主筆極端的慈善，或者是他們完全缺乏文學上的智識。

在尼日尼，一八九三——九四年我認識了郭洛倫科（V. G. Korolenko）我的走進大文學界是全靠了他。他對我做了很多的事情，給了很多的指示，我學習到的很多。我的第一個先生是一個兵士——廚子斯謨爾萊衣，第二個先生是個律師拉寧，第三個是卡留日訥衣，他是個『社會之外』的人，第四個就是郭洛倫科。

我不願再寫了。記起了這些非常良善的人，我很感動，很傷心。

（這篇『自傳』登載在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出版的『作家傳』（Prigovori）裏）

馬克西謨·高爾基

——四十年的文學事業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蘇聯的社會團體和文藝界在莫斯科大戲院舉行高爾基文學事業的四十周年紀念，這是那次紀念大會上史德莎基（И. С. Стеркина）的報告。

同志們，高爾基文學生活的開始，是工人革命運動史上的極有意義的日期。這時候，正是我們國內（蘇聯）的工人階級，最初常做一個獨立的力量出現的那幾年；這正是我們黨的最初的支部組織起來的時候；這正是列寧開始他的革命事業的時候。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符合。高爾基的事業是密切的和俄國革命運動聯繫着的。革命精神在高爾

基的作品裏找着自己的表現。

高爾基的四十年的文學事業是不能夠用幾句話來說明的。這個事業包含着一個極大意義的歷史時期。九十年代工人階級的革命高潮，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反動期間和帝國主義戰爭，十月革命，國內戰爭，社會主義建設——這就是馬克西謨·高爾基所工作的，而且正在繼續工作的歷史時期，他的廣闊的肩膀後面，有一個整個的歷史時期，那是什麼樣的時期！我這一輩人剛才出生的時候，高爾基的聲音已經傳遍了俄國。

同志們，我只說一說高爾基所經過的極可注意的個人生活，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們的大作家經過了很偉大的生活上的訓練，他喝着痛苦的酒，在他的兒童時代和青年時代，他在全俄國流浪着，在這地主資產階級的俄國的地獄裏，受盡了許多敵視的『空氣』的壓迫。然而不管這些，他在文學事業和社會事業的廣大戰場上，表現了他是一個堅強的人。

四十年前，當他的『馬卡爾·楚德拉』(Makar Chundra)最初出版的時候，高爾

基的護照上寫着：『職業——彩畫匠。』許多年過去了，而這個彩畫匠的學徒却表現了他是一個文字上的好手。我們今天就在慶祝他。

同志們，今天要完全說明高爾基的創作成績也是不可能的。這也太複雜了。他寫了偉大的敘事詩和短篇小說，詩篇和戲劇。高爾基作品的題材也是很複雜的。今天，我只說一說他的主要的題材，就是使得高爾基成爲偉大的無產階級藝術家的——由於這個題材，列寧說高爾基是無產階級藝術的最大的權威，說他的創作使他和俄國工人階級的運動密切的聯繫着，使他和全世界的工人運動聯繫着。高爾基走進文學界的時候，他就充滿着對於資產階級地主的秩序的憎惡，這種秩序磨折着愚弄着民衆；他憎惡小資產階級的癡呆和保守主義，這種主義，阻礙着工人反對壓迫和剝削制度的鬥爭。

高爾基在自己的創作裏對於這種壓迫制度給了掃蕩的批評。這個題材，他在小說和故事裏所發展的——對於資本主義的暴露——在俄國文學裏並不是新的。在託爾斯泰的作品裏也找着了這種題材的表現，列寧對於託爾斯泰的估量是說他會揭穿資

產階級地主的秩序的一切假面具的，然而，高爾基在這個題材裏加進了一點新的成份。他從自己的道路上把這個題材發展了，這就在俄國文學史上開闢了一個轉變的關鍵。如果我們來看高爾基的最重要的作品，以及他的短篇小說，那我們就可以看見這些作品裏面的主要題材，都是暴露資本主義的野蠻和殘暴的力量。譬如像『福瑪·高爾狄耶夫』(Foma Gordeyev)、『三個』(Three)、『亞爾託馬諾夫家的事件』(The Case of Artomanov)、『馬德威伊·科惹米雅金』(“Matvey Kozhenyakin”)以及其他的作品，你可以看見高爾基怎樣暴露那種力量，揭穿牠的假面具，指出牠那種充滿着謊騙和血腥的真正的天性，資本主義的積壘，壓迫和剝削的糞坑。他在他的作品裏，還指出這種力量怎樣絞死，怎樣埋沒人的人格，怎樣摧殘自由思想的每一個表現，怎樣打擊每一個對於新生活的希望。『你們不是在建設生活，』——福瑪·高爾狄耶夫責備資產階級，——『你們創造了一個地獄，你們用自己的手造成了這個醜態和醜惡。你們有意識嗎？你們記得上帝嗎？你們的上帝是污點。你們殺死你們的意識……你們用別人的手

做工。因為你們的「大」事業，有多少人流了鮮血。就是在地獄裏，也沒有你們的位置，沒有你們服務的地方……不是在火坑裏，而是在糞坑裏，在沸滾的糞坑裏，你們將要受着懲罰。你們這種殘暴的行爲是沒有贖罪的時候的了……」

這裏，高爾基像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所應當做的，他暴露着資本主義。他不限制自己——不只是演說而已。

他的作品是藝術，而不是新聞（所謂 Journalism 新聞記者業）。你不能够在他的作品裏找着經濟論文和剩餘價值的公式。高爾基揭穿資本主義的罪惡，他暴露資本主義的實質，是用他自己的武器——創作的武器，藝術的文字。這要複雜得多，這使得他的作品得到更大的力量。

恩格斯說巴爾扎克是偉大現實主義的小說家之一，他以為巴爾扎克比左拉要重要得多，因為巴爾扎克不把自己的作品降低到簡單的新聞和歷史，而永久是一個藝術家，他的描寫法國歷史是這樣有力，這樣清楚，讀一讀巴爾扎克，比讀許多經濟、歷史和

統計的著作，都可以得到關於法國社會的更明白的概念。恩格斯用來估量巴爾扎克作品的這個標準，也可以適用於高爾基。高爾基用印象描寫着。他書裏的人物，彷彿像活人一樣，站在讀者的面前。沒有什麼奇怪的，那個百萬富翁布格洛夫，伏爾加河的商人，固執的要問高爾基：他所創作出來的商夫馬雅金是誰的印象。布格洛夫相信這樣一個商人一定真的存在在什麼地方。自然，高爾基不是「鈔襲」一個商人，不是給他照一張照片，而是根據自己的觀察，根據自己在生活裏的經驗，把他創作出來的。不但如此，馬雅金的性格是這樣寫得有力，這樣的真實，以致於使人必然要相信真有這麼一個人。高爾基的這些人物的描寫，表現着全部的真實和個性，你覺得他創作了一個一般的藝術的典型。在史楚洛夫，亞爾託馬諾夫，馬雅金的背後，人家可以覺得這就是那些莫洛索夫，布格洛夫，馬蒙託夫——幾十個幾百個俄國資本家，這是高爾基所考察的，在他作品裏表現了他們的天性的。

這些印象要有整批的分析和思考。譬如「福瑪·高爾伏耶夫」裏的商人史楚洛

夫，這是伏爾加河上的巨人，他是在血腥和糞穢裏生長出來的。當高爾基打開史楚洛夫的旅館裏的小房間的門的時候，你立刻就聞到這裏面出來的臭味。然後，你看見這個商人的形象，你可以記起『資本論』上的放着光彩的幾頁，在那裏，馬克斯寫着資本主義積纍的過程。這商人的形象是——他說着上帝，他是一個舊教徒，他幫助幾個小宗派，然而，同時，對於站在他道路上的隨便什麼人，他都準備打斷他們的頸脊骨；這難道不叫人記起馬克斯所表現的資本主義積纍的特性之一，不過馬克斯的表現不是用印象，而是用鐵的邏輯罷了。這個形象，具體的表現了馬克斯的大著作裏所說的資本的特性：『當有充分的利潤可以到手的時候，資本主義的膽子就大起來了，保證牠百分之十的利潤，資本就可以答應任何的條件，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牠就活潑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資本可以跨過一切人類的法律，要是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那就沒有一種罪惡是資本主義所不肯做的了，甚至於冒着絞刑吏的繩索的危險。』

在馬克斯的邏輯裏找着解釋的——在高爾基的作品裏找着了牠的藝術表現。

一個爲批評的批評家，讀着亞爾託馬諾夫家的事業，可以說：『這是什麼作品呢，這裏的工廠是第二等重要的東西，誰也看不見這工廠裏的什麼剝削。』

真的，高爾基對於資本主義積聚的力量，對於這些強盜的力量，並沒有給經濟上的說明。作者沒有引導我們到這工廠裏去，然而不管這些，我們知道了這工廠是怎樣的生長，亞爾託馬諾夫家的事業是怎樣的生長。你能夠覺得這些工廠怎樣榨取和剝奪工人階級的生命。高爾基用一些藝術的筆畫描寫了資本主義的亞爾託馬諾夫們和工人之間的關係。這些筆畫是有表現力的，因爲牠們指出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指出各個歷史階級上的他們的關係和鬥爭。這裏，在你面前開展着資本主義崩潰的理論，同時，你在這部小說裏，看見並且覺得亞爾託馬諾夫的『事件』是在走到末日了。當替洪對老亞爾託馬諾夫說：『這戰爭是反對你的，彼沃特爾·格里高爾維支』的時候，我們覺得這個『反對你』在全部小說裏是不可避免的開展出來。我們有一些批評家和批評理論，他們對於高爾基的作品儘在給完全不同的估量。他們兩方面都是不對的。

有一種理論，照這理論說起來，一個作家不能夠超出自己階級的範圍而創作別的階級的印象；而且在每一篇作品裏，作家自己總是一個中心，反映着他的階級特性的思想。

高爾基的作品比什麼都更加指出這種理論的愚蠢；高爾基用他的藝術家的全部力量，用他的描寫的全部藝術意義，很成功的表顯了工人的形象，例如帕威爾和昆拉格雅·尼洛夫娜，這兩個都是不可磨滅的印象；而也有商人和普通人的顯着的形象。這個理論，這個藝術家限制性的理論簡直是無意識的：這阻礙着對於創作的了解；這引導到對於這種作品的錯誤的估量，藝術作品的思想，牠的影響，牠的內容，以及讀者對於牠怎樣反應，才是最重要的；而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說，高爾基作品的影響可以用這樣的事實來說明：就是這些作品動員着讀者去反對一切保守主義，腐敗，奴隸性，反對一切敗壞人心的現象，反對一切壓迫和剝削而且武裝讀者去爲着社會主義而鬥爭。「必須在人的腦袋裏裝進一隻刺蝟，使他永久不能夠安靜。」這是高爾基的一個人物說的，而高爾

基也在他的每一篇作品之中裝了這樣一隻刺蝟到腦袋裏去。

高爾基很巧妙的描寫了人的心理，但是，他並不迷惑在分析和描寫瑣屑的心理反應裏。

他不把心理生活當做脫離其餘的生活而獨立的範圍來看待。不的，高爾基在社會條件的關係裏觀察人的心理。他的有些小說可以算是偉大的文學傳記。他寫出他的人物青年時期，引導他們經過實際生活，指出環境和境遇以及這些人物的生活之中的一切事件怎樣形成他們的心理。事實上，這是高爾基的偉大的文學上的成功。譬如馬德威伊·科惹未雅金，福瑪·高爾狄耶夫以及克里謨·薩謨京你一頁一頁的讀過去，真正覺得這些人的個性怎麼樣的形成起來，這是偉大的藝術。這是對於人的心理唯物的描寫。表現第一個個性，高爾基能夠描寫他的社會本質的生活。他寫着這樣的作品，而落到新聞或者歷史的範圍裏去。我們的作家應當向高爾基學習，而且要繼續的學習。

高爾基在文學的綜合上也是一個能手。表面上，彷彿他只描寫伏爾加流域商人，工

業家，以及一些怪僻的人物，殘暴的，野蠻的；但是，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他總是在革命的觀點上去表現他們的。他是無產階級的觀點；那些馬雅金，亞爾託馬諾夫等等，是在人類的活的條件裏，爲着無產階級而創作出來的。的確，因爲他能夠表現整個的制度，同時表現社會的一切部分，所以他的作品就有這樣的力量——這種力量，在任何別的階級的別的藝術家，都是不能夠達到的。

高爾基從階級的觀點上揭穿他的人物的偽善，頑固和虛偽的人道主義。他能夠從各方面去暴露他們。他能夠表現資本家強盜的真正天性。因爲這些，所以他的文學作品是實際生活的一幅總的圖畫。

這，說得確定些，不但在他的長篇作品是這樣，而且在短的作品裏也是這樣。舉一個例子罷，譬如「吉里爾卡」那個故事。這彷彿只是一個碼頭附近發生的事件的簡短報告，可是，他在這一篇短短的文章裏，也給了社會關係的豐富的綜合。他在這裏，能夠把農民心理的某幾方面的真相表現出來。這就使得「吉里爾卡」成爲高爾基的最好的作品。

之一。

還有『沃苦洛夫鎮』在高爾基之前，誰能夠有這樣的力量描寫出這『沃苦洛夫』的俄國的畜生似的生活？別的作家關於這個只寫了些小小的唯心論的片段，把牠叫做怪僻的簡單頭腦的俄國。高爾基却表現了這種俄國生活的爛泥坑，這種生活把牠路上的一切都吞沒了，只有無產階級藝術家，才能夠有這樣的力量做到這一點，沒有什麼奇怪的，『沃苦洛夫鎮』成了整個中等階級和外省的俄國的渾名，表現了沃苦洛夫式的困苦生活，沒有絲毫的裝點，不是爲着把生活的真實雕刻起來。把亞爾託馬諾夫事件的血腥和糞穢塗抹起來。再則，高爾基的作品是不給人一種重壓的。他有時候描寫生活裏的激動的事變，表現出一切恐怖，血腥和醜惡。但是，他總在號召人家走上那生活的革命社會主義的改革的道路。

一些神經衰弱的讀者，讀了高爾基的作品是會起反感的，而資產階級的批評家說他的作品應當從公共圖書館和私人圖書館裏排斥出去。有那種市儈，他們聽見高爾基

會有這樣大的名望，就覺得驚異，你想想看——他的書的每一頁都是破壞人間和天上的法律的。這最後一點，的確是真實的標識：高爾基所代表的階級的任務是要打破生活的一切舊法律而創造新的。

然而，我又重複了；高爾基從不使人感覺到重壓的。他沒有被生活的鬥爭所打碎。他的出現在社會生活和文學生活裏，是爲着說出生活的痛苦的真理，爲着高聲的提出他反對生活裏的奴隸條件的火燄似的抗議——這種抗議在他的書的每一頁裏都可以感覺得到的。這個火燄似的抗議，這個鬥爭的號召，使得高爾基和別的大作家不同。

託爾斯泰，他揭穿資產階級地主的秩序的一切種種假面具，他暴露着貴族、官僚和資本主義，而同時他宣傳着和平主義；他叫人離開偉大的歷史道路，而到反動的烏託邦門口去哀求。

柴霍夫的極可注意的作品，也帶着悲觀主義的憂鬱的色彩，帶着一些悲哀的想望：——也許再過二二百年生活也好些了。

高爾基來到文學裏却是一個鬥爭者。他把他的鬥爭的熱忱灌輸到他的每一篇作品裏。九十年代有一個批評家，他要想找出高爾基所寫出的是一種什麼奇怪的詩意。爲什麼在他的詩裏，天是那麼空虛？爲什麼要有暴風雨的海燕？爲什麼牠們鬥爭？爲什麼是這樣奇怪的音調？難道舊的音調：『安琪兒在天上飛着，晚上就唱着好聽的詩歌』——不是更好些麼？這都是很正經的寫的。這個很聰明的批評家不懂得一件很小的事情；他不能夠了解革命思想已經滲透了全國，這個革命高潮把詩裏的一切安琪兒和魔鬼都趕跑了。國內要求着新的歌曲。而高爾基就唱着這種新的歌曲。他的『海燕』歌傳徧了整個革命的俄國；列寧在他的一篇文章『暴風雨的海燕』裏，用底下這句話結束的：『讓這暴風雨來得更厲害些罷！』

誰也不能夠比高爾基自己更好的說明高爾基的作品。他給瓦列萊·白留索夫（Valley Brusov）的一封信裏，論到基耶輔地方徵調大學生去當兵的事情，他說：『我的心境很像一隻兇猛的狗被打了，被鎖住了。如果你先生，是愛人的，我想你可以懂得我。』

我想，叫這些學生去當兵是一個可惡的辦法，是一個壓制個人自由的罪惡，是那些依附政權的昏蛋所幹出來的愚蠢的把戲。我的心在沸騰着，我很想唾那些憎恨人類的人的臉，他們還要讀你的「地方詩」(Northern Poems)呢；我要「讚美」他們，像他們已經「讚美」了我一樣。這在一切方面都是殘忍的，噁心的，甚至於在布寧(Bunin)方面也是一樣；布寧，我是愛的，但是我不懂得，他怎麼不把他的奇特的才能，磨得像刀一樣銳利，而在這必要的時候去刺破那個呢。」

從高爾基寫了這封信到現在，已經過去了許多年了。許多情形都改變了。布寧的大才也弄壞了，只在裝飾那白黨僑民的愚蠢。然而高爾基，他從自己的天才裏做成了一把銳利的刀，刺着資產階級地主的秩序的心，而成爲全世界所愛的作家之一。最初，他那反對生活裏的奴隸條件的火燄似的抗議，高爾基是在浪漫主義的形式裏用描寫流浪人來表現的。說他是尼采主義者，說他的流浪人的形象是要代表俄國的尼采派，——這是不對的，完全不是的。這是一種藝術的創作，高爾基是用來表現他的反對一切破壞人的

人格的抗議的。自然，這些人物不能夠作爲改變舊的生活秩序の出發點。但是，跟着工人運動的發展，高爾基就和這種運動密切的聯繫起來，他的作品裏出現了新的形象，這些新的形象表示生活秩序是必須要改變的了。革命的無產者的形象出現了，革命的知識份子的形象出現了，他們在用有組織的方法鬥爭着，要破壞那個奴隸的秩序。這些形象，號召着鬥爭的，號召着改變社會秩序的，在高爾基的早期作品裏就已經有了。在『福瑪·高爾狄耶夫』裏，在『三個』裏，在戲劇『仇敵』裏，特別是在『母親』裏，都有了。

這是說在他的創作裏高爾基是怎樣的。有人可以說：這對於他的創作是一種什麼奇怪的研究法呢？多麼有成見呵！同志們，爲着答覆這種話，讓我引出別一個時代的別一個偉大詩人的影子來——就是但德的影子。自然，我們有些嚴厲的批評家又會把這個來責備我，因爲但德在『神曲』和『天上和地獄』裏所說的東西已經不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但德代表着藝術的一個最高峯。而且，他的作品深刻的滲透着政治的熱忱，這個熱忱在他的藝術作品裏，是找着自己的表現的；但德把他的一切政治仇敵，把

家鄉弗洛倫斯的一切仇敵，都放到地獄裏去，使他們受着各種刑罰。其中的一罰，教皇尼古拉，他給他受了一種特別痛苦和侮辱的刑罰——他把他倒掛着火葬，頭在底下，脚在上面。這對於教皇，倒是一個不壞的位置。但德是輕蔑那些不冷不熱，不愛不恨的人的。他使他們的影子在地獄門的週圍彷徨着，像風吹着的落葉。

高爾基在他的作品裏，不是刻畫了這種典型的人嗎？他在他的最後的文學的紀事詩——『克里謨·薩謨京』裏，不是刻畫了他們嗎？高爾基，像偉大的弗洛倫斯詩人一樣，他首先是戰士的作家。

在他的小說『母親』裏，高爾基描寫了一幅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偉大的圖畫。這部小說的出現，引起了資產階級作家對於高爾基的猛烈的攻擊，他們在這裏不說高爾基的文學生活完結了。這也引起了社會民主黨，孟塞維克的謾罵。只有列寧，在這部小說最初出現的時候，就很正確的很適當的估量了他。他說這是高爾基的最好的小說之一。的確，我們在『母親』裏，看見他怎樣藝術地發展了工人的有組織的政治鬥爭。我們在

這裏，第一次看見了工人布爾塞維克的文藝上的形象；我們在這裏，看見那母親的奇妙的印象，經過她，高爾基表現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全部力量。他用了極可注意的筆畫表現這個無智識的女人的意識怎樣覺醒起來。他表現了她內心裏的舊的傳統，舊的習慣和思想的鬥爭，表現這些舊的東西怎樣讓開一條路出來給新的思想——社會主義的思想。高爾基用確信的力量，表現這個無智識的女人怎樣變成堅決的爲着社會主義鬥爭的革命戰士。這昆拉格雅·尼洛夫娜的性格，是高爾基的最好的印象之一；而『母親』這部小說也是無產階級革命現在所給的最好的小說。

高爾基最和工人階級運動聯繫的，成爲他的作品的最根本的要點——就是現實主義。高爾基並不是爲着詳細情節而去收集詳細情節的。不是的，生活的真實是經過了他的創作的實驗室的。他創作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環境。

但是，高爾基的現實主義是革命的現實主義。他並不像有些人說他的，僅僅是那種日常生活 (быт) 的作家。不是的，高爾基憎惡日常生活，憎惡那種靜的，癡呆的日常生活。

那是阻礙前進的，削弱人的個性的。高爾基號召着對於生活條件的改變。他號召着反對壓迫制度和剝削制度的鬥爭；我們在高爾基的作品裏所發見的這種前進的號召，說明着高爾基是一個革命的現實主義者，是這樣一個藝術家——他並不僅僅描寫現實，而且還號召着前進，去實行現實裏的矛盾的革命的解決。

高爾基的文學作品是民族的形式。當你讀着他的小說的時候，你覺得那些行動的確發生在這個地方，正是我們歷史上的偉大的革命事變發生的地方。他描寫着各種環境裏的各種階級的俄國人，同着他們的一切錯誤，一切優點和缺點。那自由的伏爾加河在他的作品裏流動着，那俄國的歌在他的書裏唱着。的確在唱着，因為高爾基愛那些歌，他愛唱。這就是為什麼當你讀他的書的時候，你能夠聽見那些歌聲。

誰也沒有他那麼豐富的俄國言語的智識。然而高爾基的作品也是國際的。高爾基被我們國家以外的無產階級愛着，被他們讀着。在那裏，他的書銷行到幾十萬。因為那些無產者，看着這些伏爾加流域的商人和工業家，就認識在他們自己國家裏壓迫和榨取

他們的，是同樣的一種力量。在昆拉格雅·尼洛夫和帕威爾的典型裏，他們認識自己的血和肉——認識像他們那樣思想，他們那樣希望着的人。他們在他的書裏，發見資本主義社會的可怕的地獄，在那裏，資本主義所破壞的人生的殘餘，也被拋棄了，尤其是現在，在這全世界恐慌的時代。他們抓住爲着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口號，這種口號正在高爾基的書裏呼號着。因此，他們和我們齊聲的說：『高爾基是我們的。』

列寧對於高爾基是很親熱的。他對於他的作品總是很謹慎的研究着。他在給高爾基的信裏，常常問起高爾基的健康和文學工作。他用一些勸告幫助高爾基。他們之間有很好的友誼。同時，列寧第一個估量高爾基的作品是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的作品。和孟塞維克相反，也和託洛茨基相反，列寧第一個說高爾基是無產階級藝術方面的極大的權威。列寧現在已經沒有了，——對於列寧，高爾基貢獻了那樣美麗的作品；然而我們的黨活着。列寧的事業是活着，還有他所教育出來的人。高爾基時常引起他的仇敵的惡毒的攻擊。他們也想用沉默對付他，然而他說的話是人人都能夠聽見的。他們說藝術家的

高爾基已經完結了但是他用新的更好的作品答覆他們現在高爾基同我們在一起而白黨僑民的狗還在繼續的叫。讓牠們去罷！高爾基被我們國內的幾千百萬民衆以及我們國外很遠的地方的民衆的愛和尊敬包圍着。

這種堅強的防禦物是不會被他的仇敵的毒箭所射穿的。

我記得高爾基的一個最好的神話——關於但珂的神話。人們要想從黑暗裏找出一條道路，爬出那生活的爛泥坑而走到新的生活那裏去：他們彷徨着。一個青年但珂，他充滿着對於人的愛，決定了要幫助他們。他就把自己的充滿着愛的心挖出來，高高的舉起在自己的頭上，那心放着光，像太陽一樣，給人們照清了一條道路。高爾基所做的就是這樣的事。他在他的作品裏面，放進了他的全部的心血，放進了他對於壓迫的全部的憎惡，放進了他對於被剝削的全部的愛和真實；這些作品像耀眼的光明一樣的照耀着，號召着向那新的秩序前進，爲着社會主義而鬥爭。

高爾基活着，鬥爭着，工作着，同我們在一起。他分任着我們的共同的爲着共產主義

的工作。他的事業是很複雜的；他繼續着做一個藝術家的工作，寫新聞紙上的論文，編輯『工廠史』和『國內戰爭史』。

我們不要忘記高爾基所做的事業，他同着羅曼·羅蘭，德萊散和亨利·巴比塞所做的事業，我們在今天的大會上，慶祝他們召集反對戰爭的大會，聯合智識階級的最好的力量去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希望高爾基要繼續他這個犧牲自己和努力的工作。

我們深信，還是像第二個五年計劃似的新鮮，活潑，年青的高爾基，將要活着看見我們的國家脫離沃苦洛夫的糞穢的殘餘而自由，將要活着看見社會主義文化的充實的青年氣概，爲着這種文化他正在不斷的工作呢。

作家與政治家

原序——盧納察納斯基

我們馬克斯主義者知道一切作家都是政治家，我們知道藝術是意識形態的強有力的方式，這種意識形態反映某一階級的實質，同時，這是替階級服務去組織自己，組織附屬階級或者將要附屬於牠的別些階級的一個工具，而且這又是瓦解敵人的一個工具。我們馬克斯主義者知道有些作家甚至在他們的作品之中初初一看，找不出絲毫的政治，但是在實際上還是政治家。有時候，連他們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知道應該用那種瑣碎的各式各樣的無聊和可笑的东西去給一般人消遣，這正是爲的要使他們離開嚴重的政治，離開生活裏所發生的嚴重問題。

消遣的藝術，散心的藝術，永久是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上的工具，這個工具是爲着在『快樂的』節日去安慰那些連麵包都很不夠的羣衆，或者，我們拿別一種否認一切政治的政治家——作家罷，譬如說浪漫派，浪漫派真實的深信他們輕視現實，輕視爲着改變現實的鬥爭。其實，在這個現象的深處，有着一種議論，這就是著名的寓言詩裏關於葡萄的議論：因爲他反正得不到葡萄，所以就說葡萄是酸的。普列哈諾夫說過的——浪漫派知道自己是積極不得的。於是乎他們把消極認爲最高等的智慧和精神上的貴族的最高貴的特點。他們號召着放棄鬥爭和建設，他們教人家走到幻想裏去，而同他們一塊兒享受人類想像力的無限制的快樂。

但是這難道不是政治嗎？這種政策，大部分怯懦的小資產階級代表所實行着的政策，難道會得不到統治階級的原諒式的贊成嗎？那些統治階級正把現實抓得緊緊的呢？

是的，有些人實行着政策，而在口頭上否認政治，因爲這樣比較狡猾些，比較容易達到自己的目的些。另外一些人實行着政策，自己也並不明白這個，而真正認爲自己是和

一切政治離得很遠的。

每個階級都是保護自己的利益的，但是，並不是每個階級都利於承認這件事。自己的利益很明顯的反對着大多數人的利益的，那些階級竭力保護自己的利益，就要利用一切種種的掩飾，因此對於他們，藝術就成爲很好的政治工具，正因爲利用藝術可以掩飾自己的強盜的企圖。

但是有一個階級，却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這個階級用不着隱藏自己的利益，因爲他們的利益，同人類的大多數的利益是一致的。

當資產階級反對比他站得高一點的階級，同封建的階級和「舊統治」實行戰鬥的時候，他們愛描寫自己是全體勞動人類的先鋒隊，所以那時候，他們的藝術是公開的，有理想而戰鬥的。那時候的藝術家，認爲他們的作品裏充滿着文化和高聲號召公民的勇敢，是他們的光榮。等到資產階級已經不要領導羣衆，而要用一切可能手段去束縛羣衆，阻擋他們的前進運動的時候，情形就變動了。

可是，幾千萬勞動羣衆的新的領袖——無產階級不能不澈底的忠實於自己的使命——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他們勇敢的開展着自己的火燄的旗幟，一點不害怕的承認他的意識形態是階級性的，公開的黨派性的。如果資產階級的作家在白得像雪一樣的純藝術的布套之下，偷運着資產階級的傾向，譏笑無產階級的作家，用指頭指着罵：『政治家，政治家，你是什麼藝術家呢！你的藝術是有傾向的！』——那末，無產作家就拿狂笑來回答他，這種狂笑的輕視一下子就要打倒敵人的譏笑。『你要想用什麼來罵我呢？是不是因爲偉大的熱烈的火燄也在我的藝術之中燃燒了起來——而我正要在這個火燄的光明之下來改造世界！』

我們的藝術家，在藝術的作品之中一點不要害怕做政論家；或者他們所描寫人物的本身充滿着一定的思想，或者他們的思想不插進在描寫的人物之中，而在形象的敘述的結構之外，給讀者以熱烈的鼓動的演說，或者作者有時候以藝術家的資格出來說話，寫信給社會，彷彿是一個政論家，彷彿是平民的號筒。

這對於我們一點也沒有什麼可怕，因為我們的藝術家並不認爲他與實際生活很接近並且充滿着生活的力量是自己的恥辱，恰恰相反，像那種病態的藝術家，離開生活很遠的，在他身體裏面沒有活潑的血脈流動着——做這種藝術家才是他的恥辱。這樣的藝術家，有時候自以爲他飛翔在精緻的意識形態的紅雲裏面，超出於生活之上了。但是實際上，他簡直是在實際生活的廁所裏爬着，在這裏匯聚着一切種種的排洩物，而且這裏的許多鍍金的着色東西，其實比我們在垃圾桶裏所找得着的，還要不值錢。

高爾基注意着新的工人文學，他說文學突進隊的作品已經不是文學，而要『比文學更偉大些。』唔，是要偉大些，就是一般的說來，這當然也是文學，但是這種文學比一切其他文學更偉大，第一，因爲這種文學和生活的聯繫並不比最好的文學時代要差些，而且超過了那些時代；第二，因爲牠所聯繫的生活，就是現在我們的生活，這種生活的本身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飛躍的時代，反映這樣的時代到『文學的鏡子』裏來，立刻就要使得這面鏡子深遠得無窮無盡，使得牠像太陽似的放射着光輝，爆發着火星。

高爾基——從小就是工人——他在社會的底層生活過很久的時候，他看見了這地獄裏的一切災難。他所研究的，大部分是那些小手工業的勞動者。無政府主義的流浪人的典型，他研究了被蹂躪的被磨折的人們，在怨毒之中互相磨折着的人們。他靈敏的去聽他們的幻想，對於他們的振作和要想離開黑暗生活的努力，他總是很感動的高興，他觀察了形成他們痛苦的環境，他看見了蠢笨的吃得飽飽的市儈，他看見了黑暗鄉村中的私有份子，他看見了建築在這些人上面的所謂上層階級——從智識份子起到資本大王，到上層官僚，到榮華的貴族，這整個的環境，這整個的金字塔都堆積在社會的下層上面，引起了無無限的憎恨，現實所給他的一切印象，跟着資本主義發展所造成的一天多似一天的無產階級的濃厚的階層，使高爾基一天一天更加充實的滲透了無產階級的宇宙觀。當然，高爾基在過去是有過錯誤的，但是這是已經磨滅的了，已經早就像灰塵一樣的飛散了。高爾基在外國很長久之後，在我們的建設已經到了相當成熟的時期，他回到自己的國家裏來，這時候一些煙霧都飛散了。（註一）我們無產階級的社會，蘇維

埃工廠和作坊的工人，蘇維埃農場和集團農場的勞動者，都非常友愛的歡迎這位無產作家。而且從此之後，高爾基同我們結合了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聯盟。從此之後，高爾基在外國也站在堅強的陣地上，爲着蘇聯的真理而公開的頑強的鬥爭，從這時候起，他的痛恨資產階級比以前還要加上幾百倍。

高爾基在一部很大的小說裏，（註二）總結着自己的極豐富的經驗；同時，他把一切重大的事變反映到自己的政論的書信裏。而且，除出這些公開的書信以外，他還同許多人私人通信。別人給他的信，也像一羣羣的鳥似的飛來。他同知己不斷的通着信。可是，也有醜態的充滿着惡毒的信寫給他。他過了一陣時候，對於這一類的通信者，就像燃燒着的電雷似的打着他們一下。高爾基的不可磨滅的書信把他的名字寫進了人類歷史的光榮的一頁。是的，寫進了，不可磨滅的。亞歷克西·馬克西謨維支（註三）獲得了工人階級偉大的勝利，偉大的無產作家同這個工人階級混合成一個了。當然的，我們還要去爬過很高的山峯，但是在向着偉大目的的道路上，我們已經走得很高。

亞歷克西·馬克西謨維支看着已經走過的道路，還看着橫在他前面的道路。他竭力的鎮靜。但是，在他的鐵硬的鬍子底下，看得出抖動的微笑。而在他的藍色眼睛裏面，已經爆出了眼淚，這眼淚表示他心靈上的深刻的激動。他估量着已經達到的成績，就這樣

的低聲說：『一般的很好。』

——一般的很好，——幾百萬人齊聲吶喊着，雖然我們都知道在我們的生活裏還有很多的缺點。然而要知道我們是在路上，我們是在鬥爭，我們是在建設。而且大家都知道，高爾基是同着我們在這路上，同着我們鬥爭，同着我們建設。

高爾基是一個政治家的作家，他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家的作家。這就因為在世界上以前不曾有過這樣巨大的政治。所以這樣的政治一定要產生巨大的文學。而這巨大的文學已經在繁盛起來了……

只要是寶貴我們的政治和我們的文化的人，都是愛護高爾基的。不寶貴我們的政治和文化的人，可以分做兩種：一種是沒有長成到懂得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的，還有一

種是敵人關於他們，亞歷克西·馬克西謨維支說得很好『如果敵人不來投降，就要消滅他們。』

(註一) 一九二三年光景，高爾基離開俄國的時候，曾經有一些謠言和傳聞，說高爾基不滿意十月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等等，這裏的所謂『一些煙霧』大概是指這些謠言說的。

(註二) 按這就是著名的『四十年』——『克里謨·薩謨京』那部長篇小說。

(註三) 高爾基的真姓名是亞歷克西·馬克西莫維支·彼史珂夫 (Alexei Maximovitch Peshkov)

海 燕

白濛濛的海面的上頭，風兒在收集着陰雲。在陰雲和海的_{中間}，得意洋洋地掠過了
海燕，好像深黑色的閃電。

一忽兒，翅膀碰到浪花，一忽兒，像箭似的衝到陰雲，牠在叫着，而——在這鳥兒的勇
猛的叫喊裏，陰雲聽見了歡樂。

這叫喊裏面——有的是對於暴風雨的渴望，憤怒的力量，熱情的火燄和對於勝利
的確信，是陰雲在這叫喊裏所聽見的。

海鷗在暴風雨前頭哼着——哼着，在海面上竄着，願意把自己對於暴風雨的恐懼

藏到海底裏去。

潛水鳥也……哼着——牠們這些潛水鳥，夠不上享受生活的戰鬥的快樂；轟擊的雷聲就把牠們嚇壞了。

蠢笨的企鵝，畏縮地在崖岸底下躲藏着肥胖的身體……只有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這泛着白沫的海上飛掠着。

陰雲越來越昏暗，越來越低地落到海面上來了，波浪在唱着，在衝上去，迎着高處的雷聲。

雷響着。波浪在憤怒的白沫裏吼着，和風兒爭論着。看罷，風兒抓住了一羣波浪緊緊的抱住了，惡狠狠地一摔，扔在崖岸上，把這大塊的翡翠石砸成了塵霧和水沫。

海燕叫喊着，飛掠過去，好像深黑色的閃電，箭似的射穿那陰雲，用翅膀刮起那浪花
的泡沫。

看罷，牠飛舞着，像仙魔似的——高傲的，深黑色的，暴風雨的仙魔，——牠在笑，又在

嚎叫……牠笑那陰雲，牠歡樂得嚎叫！

在雷聲的震怒裏，牠這敏感的仙魔——早就聽見了疲乏；牠確信，陰雲是遮不住太陽的，不的，遮不住的！

風吼着……雷響着……

一堆堆的陰雲，好像深藍的火絨，在這無底的海的頭上浮動。海在抓住閃電的光芒，把牠熄滅在自己的深淵。像是火蛇似的，在海裏游動着，消逝了，這些閃電的影子。

——暴風雨！暴風雨快要爆發了！

那是勇猛的海燕，在閃電中間，在怒吼的海的頭上，得意洋洋地飛掠着，這勝利的預言家叫了：

——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罷！

同志！

(故事)

I

在這個城市裏，一切都是奇怪的，一切都是不明不白的。許許多多教堂，舉起了自己的花花綠綠金光燦爛的頭頂向着天，可是工廠的牆壁和烟囱比鐘樓還要高；而廟宇，被商行房屋的沉重的鋪面壓緊着，消失在石頭牆壁的死氣沉沉的羅網裏，好像一些奇妙的花朵在廢墟的塵埃和垃圾裏面。當教堂裏的鐘聲號召着禱告的時候——牠們的銅的吶喊，在屋頂的鐵皮上爬着，無力地消滅在房屋的擁擠的空隙之間。

房屋是龐大的，時常是很美麗的，而人是畸形的，永久是渺小的，他們從早到晚，忙亂

得像灰色的老鼠似的，在這城裏的狹隘的彎曲的街道上跑着，用貪心的眼睛尋找着，有些是在找麵包，有些是在找消遣，還有一些站在十字路口，敵視的，精明的看守着，要使弱者一點兒也不埋怨地服從強者。富人就叫做强者，大家都相信只有金錢能夠給人權力和自由。大家都想要權力，因為大家是奴隸；富人的奢侈產生窮人的嫉妒和憎恨；誰也不知道比黃金的響聲更好的音樂，因此，每一個人都是另外一個人的仇敵，而大家的主人，是殘忍。

在這城市的上頭，有時候，太陽也照耀着，可是生活永久是黑暗的，而人——都像是影子。晚上，他們點起許多快樂的火，然而那時候，一些飢餓的女人就跑到街上來，爲着幾個錢，出賣自己的親愛；從各處都有各種食物的濃郁的氣味衝到鼻孔裏來，而到處都是飢餓的人的兇惡的眼睛在閃爍着，沉默地，貪心地；在這城市的上頭，輕輕地浮動着「不幸」的被壓住了的呻吟，「不幸」是沒有氣力高聲地叫出自己的名字來的。

大家都生活得很煩悶，很驚心，大家都是仇敵和罪人，只有很少的人覺得自己是有

理的，然而他們像畜生似的粗魯，這是最殘忍的……

大家想要生活，然而誰也不會，誰也不能夠自由的走上自己願意的道路，每一步走向『將來』的路，不由自主地要使人回到『現在』來，而『現在』用那種貪心的怪物的威權的結實的手腕，在這道路上把人抓住，抱到自己的粘住的懷抱裏。

人在愁悶和莫名其妙之中，無力地站住在生活的畸形惡化的面目跟前。生活用幾千隻無能為力的憂愁的眼睛看着人的心，牠在請求着什麼——那時候，心靈裏的『將來』的光明形象就死滅了；『人的』『無力』的呻吟，沉沒在被生活所磨折的，不幸的，可憐的人們的呻吟和叫喊的雜亂的合唱之中。

永久是煩悶的，永久是驚心的，有時候還是可怕的，而在人的周圍像地獄似的一動不動地，反映着太陽的活潑的光線，站着這個憂鬱的，黑暗的城市，這些整齊得討厭的石塊，吞沒着寺廟。

生活的音樂，被疼痛和惡毒的叫喊鎮壓住了，被那隱藏着的憎恨的輕輕的私語，被

那恐嚇着的殘忍的狂吠，被那強姦的淫浪的嘶叫鎮壓住了……

II

在昏沉的忙亂，痛苦和不幸裏面，在貪心和窮困的掙扎裏面，在可憐的利己心的污泥之中，在許多房屋的地窖裏——那裏住着創造這個城市的財富的貧民，——看不見地走着一些孤獨的幻想家，充滿着對於人的信任的，那些和大家都不同的，遠方來的憤怒的宣傳家，這是遙遠的真理的火，叛逆的火星。他們把那簡單而偉大的學說的永久有效果的小小種籽，帶到地窖裏來，他們一忽兒嚴肅的，眼睛裏放着冷酷的光彩，一忽兒又和軟的，親愛的，散佈着這個清楚的灼熱的真理，散布在『奴隸人』的黑暗的心裏，這些『奴隸人』是被貪心的人的力量，因為殘忍的人的主意，變成了發財的盲目和啞吧的工具了。

而這些黑暗的被鞭策的人們，不大信任地聽着新的字句的音樂，這種音樂是他們

的病痛的心早就模糊地等待着的了；他們稍微抬起了些自己的頭，撕破狡猾的說騙的圈套——那是有權力的貪心的強盜套在他們頭上的。

在他們的生活裏面，在這充滿着深沉的被壓住了的惡毒的生活裏面，在許多種侮辱所毒害了的心裏面，在夾雜着強暴者的道理所製造的亂七八糟的說騙的意識裏面——在這困難的，悲哀的，吞嚥着屈辱的苦痛的生活裏面——扔進了一個簡單的光明的字眼：

——同志……

這在他們，並不是新的字眼，他們聽見過的，他們自己也說過的；而在這以前，這個字眼的聲音是那麼空洞，那麼滯鈍，像一切熟悉的用慣了的字眼一樣，這種字眼，儘可以忘記，一點兒也不會丟掉的。

然而現在，這個字眼是清楚的，堅固的，是另外一種聲音，牠裏面唱着另外一個心靈，有什麼堅硬的，閃爍的，多角的，像金鋼石似的東西在裏面呢。

他們接受了這個字眼，開始慎重的說起來，很寶貴的，很和軟的在自己的心裏拍着這一個字眼，好像母親拍着搖籃裏的新生出來的孩子，而鑑賞着他。

他們越是深刻地看着光明的心靈，就越發覺得這個字眼有意義，光明和燦爛。

——同志！——他們說。

而覺得這個字眼是來聯合全世界的，是要把世界上的一切人都抬到自由的高處的，要用新的結扣，互相尊敬的堅固的結扣，尊敬人的自由，爲着人的自由的結扣，把他們聯繫起來。

等到這個字眼生牢在奴隸的心裏的時候，——他們就不再是奴隸了，而有一天對着這城市和他的一切力量，宣佈了偉大的，驚人的字眼：

——我不要！

那時候，生活就停止了，因爲他們是給生活以運動的力量，只有他們，再也沒有別人。水的流動停止了，火熄了，城市沉沒在黑暗裏，強暴者就變成了小孩子。

恐怖抱住了強暴者的心靈，在自己的坍台的氣息裏喘着氣，他們抑制着對於叛逆者的惡毒，在叛逆者的力量面前莫名其妙的恐慌着。

飢餓的幽靈站在他們的面前了，他們的孩子在黑暗裏可憐的啼哭着。

房屋和廟宇，被黑霧包圍着，混合了起來，成了一片石頭和鐵的亂影；惡魔似的沉默，用自己的死氣沉沉的水氣灌注着街道；生活停止了，因為產生生活的力量認識了自己而『奴隸人』找着了表現自己意志的吸鐵石似的不可抵抗的字眼——從壓迫之中解放了，親眼看見了自己的權力——創造者的權力。

這些日子是強暴者愁悶的日子，他們是自以為是生活的主人的；這些夜——每一夜彷彿抵得上一千夜呢，黑霧是那麼濃厚，這死的城市裏的火，是那麼叫化子似的，那麼吝嗇的，那麼膽怯的亮着，那時候，這個幾百年來造成功的城市，吸着人的血的怪物，顯露了自己的渺小的畸形，一堆可憐的石頭和木頭的畸形，站在他們的面前。房屋上的盲目的窗子，飢餓地，幽黯地望着街道，而在街道上，勇敢地走着生活的真正主人。他們也在飢

餓着比別人還要餓得厲害，然而這在他們是熟悉的；他們身體上的受苦沒有達到生活主人受苦的尖端，沒有熄滅他們心靈裏的火。他們的對於自己力量的認識是在燃燒着；勝利的預感在他們眼睛裏閃爍着。

他們在這城市的街道上走着，這城市是他們的黑暗的擁擠的地獄，在這裏他們受着輕蔑，在這裏他們的心靈充塞了侮辱——他們現在看見了自己勞動的偉大意義，這把他們抬到認識自由是生活主人的神聖權利的高處，他們認識自己應當做生活的立法者和創造者。於是用新的力量，用炫眼的清晰，在他們的面前站起了迅速創造的，聯合一切的一個字眼：

——同志！

這字眼，在現在的謊騙的字句之中，像是關於將來的，關於新生活的歡樂的消息，這個新生活對於一切都平等的開闢在前面——遠呢？還是近呢？他們覺得這是由於他們的意志的。他們接近自由，他們也會自己推開自由的來到。

III

娼妓，昨天還是半飢半餓的畜生，愁悶的在齷齪的街道上，等着有什麼人來耍她，而用幾個小錢買她的不自由的親愛——連娼妓也聽見了這個字眼，然而不好意思地微笑着，不敢自己重複這個字。一個人走到她身邊來了，這樣的人，在今天以前她從沒有遇見過，他把一隻手放在她的頭上，而用親人的聲音給她說：

——同志！

她輕輕的害羞的笑了，爲的不要喜歡得哭出來，這是她那受盡唾罵的心第一次嚐着的喜歡。她的眼睛上，昨天還是無恥的飢餓的用那種畜生似的滯鈍的眼光看着世界的眼睛上，第一次閃爍着清淨的歡樂的眼淚。這個聯合被擯棄的人，到全世界勞動者的偉大家庭裏來的歡樂，在城市的街道上到處都在閃爍着；而在城市的房屋上的那些黯淡的眼睛，越來越惡毒的，越來越冷酷的，在觀察着這種歡樂呢。

叫化子，昨天爲着要擺脫他的糾纏，還只要扔一個可憐的銅板，這是吃飽了的人的同情，的價錢——他也聽見了這個字眼，這字眼對於他，是第一次的恩惠，這種恩惠才引起了那被窮困所咬碎了的、可憐的心的感謝的跳動。

馬車夫，可笑的小夥子，坐車的客人可以推他的頸項，爲的要叫他，把這個打整轉交給他，那飢餓的疲乏的馬——這個挨打了許多次的人，因爲受着車輪在街面的石頭上的響動而昏迷了，他也嘻開了一張大嘴的笑着，給過路的人說：

——載你去，好嗎……同志？

說了，又嚇了一跳。整理了一下韁繩，準備趕快的走，可是還看着過路的人，不能夠從自己的通紅的大臉上收起那歡樂的微笑。

過路的人用和善的眼睛看了一回，點點頭回答：

——謝謝，同志！我走去好了，這裏不遠了。

——Eh，你，正直的媽媽！……——馬車夫興奮的叫了，在羊皮墊上旋轉了一頓，喜

歡地大大地眨着眼睛，響動着，叫喊着，不知往什麼地方去了。

許多人擠着一堆的，在人行道上走着，在他們之間，像火星似的，那個應當來聯合全世界的偉大的字眼，越來越時常的爆發出來：

——同志！

一個警察，有鬍子的，很嚴重很憂鬱的，走近了人堆，這一堆人擠得緊緊的在街道角落上，圍住了一個演說的老頭子，而警察也聽了一下演說，不慌不忙的說了：

——集會是不准的……散開罷，先生們……

沉默了一秒鐘，眼睛向着地下，又更輕的加了一句：

——同志們……

而在那些人的臉上，——他們那些人是把這個字眼放在自己的心窩裏了，把血和肉，把銅似的汽笛似的聲響，號召着統一的聲響放進了這個字眼了，——在他們的臉上，閃爍着青年創造者的高傲的情感；看得很清楚的，他們所努力放進這個活潑潑的字眼

裏去的那種力量是不能消滅的，無窮無盡的。

已經不知在什麼地方集合着灰色的盲目的武裝的人羣，沉默的排着整齊的隊伍，——這是強暴者的惡毒準備抵抗正義的浪潮。

而在巨大的城市的狹小的擁擠的街道上，在這城裏的沒有聲息的冷酷的牆壁中間，——這些牆壁都是無名的創造者的手造出來的，——我對於一切人同一切人團結的偉大的信仰，却儘在生長起來，儘在成熟起來。

同志！

一忽兒那裏，一忽兒這裏，爆發着火光，應當來燃燒起一種火燄，要用地球上的一切人的大家族的燦爛的情感，包含這全地球。包含整個的地球，燒起來，把惡毒，憎恨，殘忍，都燒成灰，這些都是惡化我們的，包含着一切心，而把牠們合併成爲一個世界的唯一的心——真實，高貴的人的心，——造成那自由的工人的親密得分不開的家庭。

在死的城市，奴隸所造的城市，的街道上，在這殘忍統治着的城市的街道上，——生

長着，鞏固着對於人的信仰，對於人克服自己，克服世界上的惡毒的信仰。

在驚心的，沒有歡樂的生活的糊塗的混亂裏，——閃爍着一顆燦爛的，快樂的星，那指示着『將來』的火光，這就是那個簡單的，深刻得像心一樣的字眼：

——同志！

大災星

氣悶的夏天的夜裏，在城外的一條荒野的小路上，我看見一個很奇怪的景象：一個女人站在一個大水窪子裏面，用腳踏着，髒的泥水濺了起來，像野小孩子幹的玩意兒似的——踏着而且用鼻音唱着下流的小調，在她的小調裏面“Fonka”的名字同“Yomkaya”押着韻。

白天在城裏打過大雷，很大的雨把胡同裏的髒的泥地弄濕了；水窪子很深的了，水幾乎沒到了女人的腳膝。聽她的聲音，可以知道——這個唱小調的女人是喝醉了。假使她跳乏了躺下去，那就很容易會喝着那髒的泥水。

我把長靴子的靴統，往上拉了一拉，跑到水窪子那裏去，拉住那個跳舞的女人的手，拖到乾燥的地方來。她在最初，似乎害怕的樣子，並不作聲，而很順服的跟着我跑了過來，可是到後來她把全身用力的動了一下，滑出了，她的右手，在我的胸部打了一下，就叫了起來：

——救命呀！

而且又很堅決的爬到水窪子裏面去了，這樣一來，把我也拖了過去。

——惡鬼——她咕哩咕嚕的罵着，——我不去！沒有你，我也會活的。……你過你的活，別管我的事……救命呀！

從黑暗中走出了一位看夜的，他站在離開我們五步的光景，很生氣的問了：

——什麼人在這裏搗亂？

我對他說，我怕這個女人在髒的水窪子裏面會淹死，所以我要拖她出來，看夜的人對酒醉的女人看了一下，很響的咳了一聲嗽，就發命令了：

——馬司卡——爬出來！

——我不要。

——我給你說，要你爬出來！

——那我偏不爬出來。

——我要打呢，你這個賤貨，——看夜的並不生氣的說過了之後，就很和氣的很愛說話的對我講：——這女人是此地做麻繩的一個女工。她姓弗洛里哈，名字叫做馬司卡，你有香煙嗎？

我倆吸煙了。那個女人很勇敢的在水窪子裏面走着，叫着：

——長官！我自己就是長官……我要……我就洗澡……

——我給你洗澡！——看夜的警告她，他是個鬍子很多的強健的老頭子。——算起來，她天天晚上都是這樣搗亂的，在她的家裏還有一個沒有腳的兒子……

——她住得很遠嗎？

——應該打死她，——看夜的說着，他並沒有回答我。

——領她到家裏去罷——我提議。

看夜的悶着鬍子打了一個噴嚏，他的香煙的火照着我的臉；他走開了，用他的長靴很沉重的沿着泥路踏了過去。

——你領她去！不過你先去看一看她的臉兒。

而那個女人坐在水窪子裏，用她的手划着水，帶着鼻音的很粗魯的叫着：

——好像是海呀……

離開她不遠，在濃濃的髒水裏面反映着黑暗的天空裏的一顆大星。水窪子上面起了微波的時候——那影子就不見了。我重新又跑到水窪子那裏去，攙着她的腋下，拖了起來，用我的腳膝推着她，把她扛到籬笆那邊；她很頑強的，揮着兩只手，和我相罵：

——唔——打罷，打好了！不要緊——打罷……嚇！你這個畜生……嚇，你這個惡鬼……唔，打好了！

把她靠着籬笆，我就問她住在什麼地方，她抬起了酒醉的頭，在黑夜中她的兩顆烏黑的眼睛對我看著。我看見了她的鼻樑已經斷了，剩下來的鼻尖像一粒鈕扣似的向上翹着，一條傷痕把她的上嘴唇擰了上去，露出她那微小的牙齒，她的小而帶腫的臉笑着，叫人看了立刻要逃走。

——好的，我們走罷，——她說。

大家走了，沿着籬笆推過去，被水打濕了的裙邊碰着我的腳。

——我們走罷，親愛的，——她叫着，彷彿她已經醉醒了，——我接待你……我給你
安慰……

她領我走進了兩層樓的房子的大門，很小心的像瞎子似的，在貨車，木桶，箱子，散開的木柴中間走過去，在牆腳那裏的一個地窖的門前站住了，她就叫我：

——走進去。

我靠着潮濕的牆壁，抱着那女人的腰，而她的身體滑了下去，幾乎要扯不住她，我沿

着很滑的扶梯走下去，摸着了門上的拉手，開開了門，站到這個黑洞的門檻上，不敢再走下去。

——媽媽——是你？——在黑暗裏有個很小的聲音問着。

——我呀……

一股油膩的腐爛的蒸氣重重的打進了我的頭腦。刮着了一根洋火，一顆小小的火在一秒鐘之內照出了蒼白的小孩子的臉，一忽兒就熄滅了。

——還有誰到這裏來呢？我呀！——那個女人靠在我身上這樣對他說。

重新刮着了洋火，玻璃罩響了，小而活潑的手點着了一盞小的洋鐵燈。

——我的寶貝！——那個女人說着，擺了一下，就倒在牆角裏去了，——在那裏，比磚地高得有限的一塊地方，預備着一個很寬的牀鋪。

當小孩子看見燈上的火點着，開始冒煙的時候，他捲着燈裏的燈芯。他的臉非常正經，他的鼻子尖尖的，他的厚嘴唇像小姑娘似的。他的臉，像用柔軟的毛筆畫出來似的秀

氣。他住在這個黑暗的潮濕的洞裏，十分的不相稱。他弄好了燈以後，眨着眼睫毛對我看着，並且問我：

——她喝醉了嗎？

他的母親橫在被褥上面，已經在那裏打鼾了。

——應該要替她脫掉衣服，——我說。

——給她脫好了，——那男孩子說了，就低着頭。

當我給那個女人脫下濕的裙子的時候，他低低的很正經的問我：

——火吹滅罷？

——爲什麼呢！

他不作聲了。我好像搬着一大袋的麵粉似的料理着他的母親，看了看他：他坐在窗子底下的地板上，在一只厚板箱裏面，那箱子上印着幾個黑色的大字：

小心 N. R. 公司

小孩子的肩膀同四方形的窗台並排着，有幾條狹狹的攔板釘在牆壁上，在攔板上面放着幾疊香煙盒子和洋火匣子，坐着小孩子的那只箱子旁邊，還放着一只木箱，上面蓋着黃色的紙，看上去，是像當作桌子用的。他的一雙可笑的又可憐的小手放在他的頸項背後，他望着上面黑暗的玻璃窗子。

我替女人脫好衣服之後，把濕的衣服丟到爐子那邊，就在壁角落裏的水盆裏洗了手，用布揩着，就對小孩子說：

——唔，再會罷！

他對我看了一看，並且聲音稍微有點兒嘶嘶的問我：

——現在可以吹滅了燈？

——隨便你。

——你要走了，不睡嗎？

他伸出小手指着他的母親：

——同她。

——爲什麼？——我很蠢而且很驚奇的問他。

——你自己知道的，——他很簡單的說而且他把身體伸了一下，添上一句：
——大家都這樣睡的。

我紅着臉看了一看四週圍在我的右邊有一隻奇形的火爐，在底下放着髒的碗盞，在角落裏板箱的後面，幾段油漆過的鏈條，一堆麻屑，碎的柴塊，鉗子和秤桿子。

在我的腳底下，一個黃色的身體伸直着，還打着鼾。

——可不可以同你坐一坐？——我問小孩子。他低着頭對我看，回答說：

——要知道，她不到早上是不會醒的了。

——我又不要她。

我坐到他的箱子的一只角子上，同他說怎樣遇着了他的母親，竭力講得發笑：

——她坐在髒的水窪子裏，她的手像划船的槳一樣，在泥水裏划着，還唱着……

他點着頭，在蒼白的臉上現出微笑——搔着他的很窄的胸部。

——因為她喝醉了。她就是醒着也愛搗亂。像小姑娘似的……

現在我看了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毛茸茸的，他的眼睫毛長得奇怪的長。在他的太陽穴上面，長着很濃的一層毫毛，蜷曲得非常美麗。在他的眼睛底下有淡青的影兒，更加顯出他的蒼白和沒有血色的皮膚，他的額角很高，在鼻樑上帶着縐紋。在他的人參色的蜷曲的頭髮上，蓋着一頂發縐的羅漢帽。他的很鎮靜的眼光簡直描寫不出來——這種奇怪的非人的眼光，使我很難受得住。

——你的腳是怎麼樣的？

他從布裏解出一隻像菜梗子似的乾枯的腳，用手舉了起來，擱在箱子邊上給我看。

——唔，這個樣子的腳。兩隻都是這個樣子。不會走，也不會動，就是這樣的……

——這些匣子裏是什麼東西？

——是裝蟲兒的，——他回答，用手拿着那棍子似的腳，放牠到箱子底裏的布堆裏

去，而且很清爽的親熱的笑了，對我說：

——要看——我拿出來嗎？你坐好，這樣的東西你從來都沒有看見過。

很敏捷的運動着他那細而過長的手，伸直了他的上身，從攔板上拿下匣子來，一個一個地拿給我。

——小心！不要開，不然都要逃跑的！你把匣子放到耳朵邊去，聽聽看，是什麼？

——什麼東西在那裏動呢？……

——啊哈！這是蜘蛛坐在裏面，這個下賤的東西！像那個打鼓的……狡滑得很！……

奇怪的眼睛很可愛的活潑起來了，淡青色的臉現出微笑來，可愛的手動作得很快，他從板上拿下來的匣子，一個個的放到自己的耳邊，然後又拿到我的耳邊，而且很活潑的說：

——那是油蟲，阿尼西謨，吹牛皮的傢伙，像兵一樣。這是蒼蠅，是那一位官太太，再要比這個混蛋的是沒有了！整天的叫着，隨便什麼人，她都要罵的；她甚至於抓我媽的頭髮。

我不是說蒼蠅是那個官太太，她住在我們的窗子後面的街上，不過她像這個蒼蠅就是了。這是個黑油蟲，愛搭架子，是那個老板；他還好，不過是一個酒鬼，不怕羞的傢伙。他喝醉了，脫得精光的在院子裏爬，滿身是毛，像一只黑狗。這裏是個金蟲，像尼可第謨叔叔——我在院子裏捉了來的，——他是個走江湖的騙子，彷彿他要到教堂裏去似的，媽媽叫他——賤貨。他也是她的情夫，她的情夫像蒼蠅一樣，要多少有多少的，沒有鼻子也不要緊。

——她要打你嗎？

——她，她會打她沒有我是活不成的。要知道她的良心很好，只是要喝酒；唔，——在我們這條街上都是醉鬼。她很好看，也很快活……是個愛喝酒的酒鬼！我對她說：傻瓜，不要喝酒，就會發財了。而她就哈哈的笑了。婆娘，唔，笨傢伙！可是就是好人，等她醒過來，你看好了。

他很動人的，這樣誘人的微笑着；這樣笑，使人家對他可憐得要叫起來呢，要叫得滿街都聽見。他的很美麗的頭在細的頸項上搖動着，像一朵奇怪的花一樣，而他的眼光越

閃越活潑了，用一種不能夠克服的力量引誘着我。

我聽得小孩子的非常之多的談話，有一忽兒簡直忘記了我坐在什麼地方，忽然間又重新看見了像牢獄似的小窗子，在外面濺滿了骯髒的泥灰，烏黑的爐門，在壁角落裏的麻屑堆，而在門那邊的破布堆裏，躺着黃色的像牛油似的一個女人的身體。

——這蟲匣子好啊？——那男孩子很驕傲的問着。
——很好。

——我這裏沒有蝴蝶——蝴蝶和小蝴蝶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列尼卡。

——和我同名的。

——唔，你是怎麼樣的人？

——我，沒有什麼樣的，就是這個樣子。

——唔，你說說了！隨便什麼人都有個樣子。我是知道了，你是好人。
——也許是的。

——我看得出的！你還是一個膽小的人。

——爲什麼是膽小的呢？

——我是知道的。

他很狡滑的微笑着，甚至對我眨着眼。

——你究竟爲什麼說我膽小的呢？

——唔，同我坐着，——就是因爲夜裏怕跑出去！

——是呀，已經天亮了呢。

——唔，你去好了。

——我再到你這裏來。

他不信，閉着可愛的眼睫毛，毛茸茸的眼睛，沉默了一忽兒，又問我。

——你來做什麼？

——我來同你坐坐，你很有趣味的。可以來嗎？

——來！大家都到這裏來的……

他嘆了一口氣說：

——你騙我。

——一定來！

——那麼，你來是爲看我的，不是看媽媽的，唔，她管她去！你同我要好，——好嗎？

——好。

——唔，你大了，不要緊的；你幾歲？

——廿一歲。

——我十二歲，我沒有同伴，有一個挑水夫的卡奇卡，爲得她到我這裏來，她的媽媽

還打她呢……你是賊，是嗎？

——不是的，爲什麼是賊？

——你的臉是非常可怕的，很瘦，而且你的鼻子像賊似的。有兩個賊常到我們這裏來，一個叫作沙史卡，是個傻瓜而且兇得很，另外一個叫作凡尼史卡，他很好的，像狗一樣的好。你有匣子沒有？

——我拿來給你，

——你拿來啊！我不告訴媽媽，你還要來……

——爲什麼？

——就這麼樣。男子漢來第二次的時候，她總是很高興，她愛男子漢，醜貨——簡直不得了！我的媽媽，是個好笑的小姑娘。這樣過活過了十五年了，生了我，她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辦！你什麼時候再來？

——明天夜裏。

——夜裏，——她已經要喝醉了。你不是賊，那做什麼呢？

——我做啤酒生意。

——呵？那末你拿一瓶來給我？

——當然的，——我拿來唔，我去了。

——來，再來嗎？

——一定的。

他伸出兩隻長的手給我，我也用兩只手捏緊這細而冷的骨頭，並且搖了幾搖。我像喝醉了似的從地窖裏爬到院子裏去，再也沒有回頭去看他。

天亮了；在濕的一半坍塌了的房屋上面，銀星正在閃動着，漸漸的熄滅下去。地窖那邊的玻璃窗，好像四方形的眼睛——又模糊又醜醜的醉鬼似的眼睛，從牆腳下的骯髒的洞裏面，向我看着。大門跟前的一輛車子上面，睡着一個紅臉的鄉下人，他攤開了兩隻很大的赤着的腿，濃濃的鐵硬的鬍子向天翹着——鬍子裏面的白牙齒還閃着亮光呢，——看起來，彷彿他在閉着眼睛惡毒而兇狠的笑着。一只老狗走到我跟前，牠背上的毛

有一大塊掉了，大概是被開水燙傷的，牠開了一聞我的腳，就輕輕的很飢餓的叫起來，使我的心裏充滿着用不着的對於牠的可憐。

街上，在昨天晚上積起來的水窪子裏面，反映着早晨的天色，——淡藍的粉紅的顏色，——這些影子對於那些骯髒的水窪子，給了冤枉的多餘的美麗，這是使人的心靈墮落的美麗。

第二天，我就請了我的街坊的小孩子捉了金蟲和蝴蝶，到藥房裏買了很美麗的匣子，帶了兩瓶啤酒，水菓糖，和甜麵包，走到列尼卡那裏去了。

列尼卡很驚奇的接受了我的禮物，他的可愛的眼睛張得很大，——在陽光底下那兩只眼睛更顯得奇妙了。

——啾啾，——他那不像小孩子的聲音低低的說，——你拿了多少東西來呀！你難道是有錢的人嗎？這是怎麼樣的——有錢的，那你爲什麼穿得這樣壞，又說並不是賊？

呵，這樣的匣子！哎，我的手沒有洗過，我捨不得去碰牠，那裏是什麼呵？——那是金蟲！像銅的一樣，還是綠顏色的呢。呵，你這個鬼東西……想飛出去，逃出去嗎……

他忽然間高興得叫起來了：

——媽媽！爬起來給我洗手……你來看，老鷄婆，他可拿來的是什麼！這就是昨天晚上拖你回來的他，像是巡查。這都是他拿來的呢！他的名字也叫列尼卡……

——應該對他謝謝！——我在自己的背後聽見了不很響的奇怪的聲音。

小孩子儘點着頭：

——謝謝，謝謝你！

在地窖裏浮動着很濃厚的煙霧，像是頭髮似的灰塵；在這個煙霧裏而我很難辨得出在爐子那邊的蓬蓬鬆鬆的頭，很醜的女人的臉，她不自然的勉強的微笑，顯出她的牙齒的光彩。

——你好！

——你好，——女人也說；她帶着鼻音並不很響的說話，可是她的聲音是很勇敢的，差不多是快樂的。她眯着眼睛對我看着，彷彿是很可笑的。

列尼卡忘記我了，嚼着菓子，很小心地打開匣子，——眼睫毛的影兒落在他的巴掌上，所以他的眼睛底下的青影更加顯得大了。

暗淡的太陽，像老年人的臉似的看着髒的玻璃窗子；溫和的陽光照着小孩的金黃色的頭髮。列尼卡胸口的襯衫是敞開着，我看見在他的細小的骨頭底下，心在那裏跳着，時時刻刻掀動着皮膚，少少看得出他的奶頭。

他的母親從爐子那裏走出來，拿手巾在洗手盆裏弄濕了，走到列尼卡那裏，拿着他的左手。

——逃走了，等一下——逃走了！——他叫起來並且整個身體在箱子裏面轉來轉去，他身子底下有臭氣的爛布散了開來，露出了青色的，不會動腳。那女人笑了起來，在爛布堆裏翻着，而且也叫了起來。

——捉住牠！

她捉着了金蟲，放在自己的手掌上，用她的菊黃色的勇敢的眼睛看着牠，並且像老朋友似的聲調對我說：

——這樣的蟲多得很！

——不要壓着，——他的兒子很嚴厲的警告她。——有一次，她喝醉了，坐在我的蟲

匣子上，不知道壓死了多少！

——我的寶貝，你忘記了這件事好了。

——我把牠們葬了又葬……

——後來，我自己替你捉了來還你的。

——捉了來！你壓死的那些蟲是已經教好了的。你這個小胡同裏的傻瓜。我把死了的蟲葬在爐子底下，我自己爬出去埋葬他們的，在那裏是我的坟地……你知道，我曾經有個蜘蛛，明卡，完完全全像我媽媽從前的一個姘頭，他現在在監獄裏面，那個胖胖的，很

高興的……

——唉！我的可愛的寶貝，——那個女人問着，溫暖的，小的團團的手指摸着兒子頭上的捲髮，然後用臂膀推推我，眼睛笑謎謎的說着：

——這個兒子好嗎？他的眼睛呢！啊？

——你把我的一只眼睛拿去好了，脚却要還給我，——列尼卡說了他笑着，看看那個金蟲，——這個樣子的……像鐵的一樣！胖胖的。媽媽，他像那和尚一樣，——就是要你結繩梯的那個和尚，——你記得嗎？

——怎麼不記得呢！

她笑着，給我講起來：

——你知道，有一天一個那麼大的和尚跑到我們這裏來，他問我：「你，麻繩匠，會不會替我結一個繩子的梯子？」我從出身到現在，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的梯子；我說不會！他又說：「這樣，我來教你。」他敞開了身上穿的法衣：整個肚子綳滿了不很粗的很牢的長

繩子！他教會了我。我結着，我自己想：『他拿去做什麼用呢？要不是，他要去搶教堂嗎？』

她笑了，她抱住了兒子的肩膀儘是摸撫着他。

——呵，小滑頭！他在約定的時候來了，我對他說：『你要拿去偷東西，那我不答應的！』而他很滑頭的笑著說：『不是的，這是要拿去爬牆的，我們那裏的牆壁很高，而我們這些有罪孽的人！我那個罪孽就住在牆的那邊，懂了嗎？』唔，我懂了：這是他在晚上爬過去偷婆娘用的。我們同他笑了又笑……

——你總是這樣喜歡笑，——那孩子像哥哥似的聲調說着——唔，你還是把茶爐子燒起來罷……

——我們這裏糖已經沒有了。

——去買好了……

——錢沒有了。

——呵，你這個酒鬼！給你喝完了。問他拿罷……

他對我說：

——你有錢嗎？

我把錢給了女人，她很活潑的站了起來，拿下那個已經癟了的很髒的小茶爐，她鼻子裏哼着小調走出門去了。

——媽媽！——她的兒子在她的後面叫着。——把窗子洗一下，我一點都看不見了！活潑的婆娘，我給你說！——他繼續說着，很整齊的把許多蟲匣子放在硬報紙做成的擱板上去，那灰色的磚石牆縫裏釘着釘子，這些擱板就掛在釘上吊下來的繩子上面，——她是做工的……她把麻屑攪起來的時候，灰塵飛開來，氣都透不得！我叫媽媽：把我抱到院子裏去，在這裏要悶死了！而她說：你耐一下罷，沒有你在這裏，我要冷靜的。她是這樣的愛我！她攪着麻屑，唱着歌兒，她知道的小調總有上千個呢！

他的奇怪的眼睛很活潑而美麗的發着亮光，抬起了他的濃濃的眉毛，他唱着不高不低的啞聲的音調：

——沃里娜躺在蒲團上呀……

我聽了一點兒，就說：

——非常之下流的小調。

——這些小調都是這個樣子。——列尼卡很自信的解釋着。他忽然間忙亂起來了，
——唔，音樂來了！唔，快一點，抱我起來……

我就把他抱了起來，他的骨頭很輕的，灰白的，薄的皮像一只口袋似的包着這些骨頭。他很性急的把頭伸到了開着的窗子裏去，就不動了，而他的兩只乾枯的腳沿着牆壁盪着。在院子裏手風琴的聲音響着，散着亂七八糟的音調，一個小小的孩子很快活的低聲的叫着，一隻狗也在叫，——列尼卡聽了這種音樂，靜悄悄的湊着外邊的音節，也在嘴裏哼着。

地窖裏的灰塵沉了下去，比較得亮些了。他母親的床的上面，掛着一塊錢一只的鐘，像五分銅元那樣大的鐘錘，沿着灰色的牆壁，歪歪斜斜的盪着。

沒有洗過的碗盞放在爐櫃上；灰塵已經舖得很厚的一層，特別在那壁角裏的蜘蛛網上而有很多的灰塵，像破爛的碎布，一條條的掛着。列尼卡所住的地窖，簡直是一個垃圾桶，非常之畸形的窮困，在這桶裏的每一尺地方，觸目都是殘酷得不堪的侮辱。

很慘淡的，茶爐裏的水響起來了；彷彿那個手風琴的音樂被水的響聲嚇住了似的，突然間打斷了，忽然有個人高聲的叫着：

——窮光蛋！

——抱我下來，他們已經被趕走了……——列尼卡嘆了口氣說。

我抱了他下來，把他坐在箱子裏，他皺着眉毛，用手摸着胸部，很小心的帶着咳嗽說：

——我的胸口發痛，很久的吸着新鮮空氣我就要難過的。你看見過鬼沒有？

——沒有。

——我也沒有見過，我在夜裏看着爐子底下有沒有鬼出來？總是沒有出來，難道在

墳地裏才有鬼走動嗎？真的嗎？

——你要問鬼幹什麼？

——有趣，鬼裏面也許會有好鬼呢？那個挑水夫的卡奇卡在地洞裏看見過鬼的，她很怕！我一點也不怕。

他包好了脚，很勇敢的繼續說：

——我喜歡，我還喜歡惡夢。呵，有一次，我夢見了一棵顛倒的樹，牠的根生在上面，葉子碰着地面，樹根長得碰着天。有一次，我夢見媽媽脫得精光的躺着，狗在吃着她的肚子，咬一塊又吐一塊，咬一塊又吐一塊。又一次，我們的房子動了一下，就跑到街上去，跑得窗門乒乒乓乓的一開一關，而且在房子的後面，那個官太太的一只貓追了來。

他冷得縮着兩個瘦削的肩膀，手裏拿了糖，解開了包糖的花紙，把它很整齊的攤平了，放在窗台上面。

——我把這花紙做各種各樣的好東西，要送給卡奇卡。她也很愛許多好東西：小塊的玻璃，碎片，花紙。聽呀！如果把蜚螞儘儘喂，他可以長得像馬一樣的大嗎？

我看他的樣子很相信這個事情，我就回答他：

——如果好好的喂牠，是會長大起來的！

——呵，是的！——他很高興的叫了起來。

——媽媽是傻瓜，她總是笑我！

而他還添了些罵人的字眼，對於女人很侮辱的字眼。

——她是笨貨！貓可以很快的喂得像馬那樣大的，真的嗎？

——爲什麼不呢？可以的！

——啊呀，我沒有喂牠們的東西呀！如果有，那多好！

他緊張得全身抖動着，用手捏緊了胸部。

——蒼蠅飛起來像狗那樣大！那個蜚螋，如果像馬那樣大，就可以搬運磚瓦，牠的氣

力就很大呢！真的呀？

——不過牠有鬍子……

——鬍子沒有什麼要緊的，可以當繩子拉！那個大蜘蛛像什麼呢？也許不要牠比貓再大了，不然太怕了。可惜我沒有腳，如果有的話，那我可以去做工，賺了錢來喂養我的蟲匣子裏的蟲兒。我還可以做生意，以後好在清爽的田地裏買所房子給媽媽。你到過清爽的田地裏嗎？

——到過，當然的！

——那你講給我聽聽，是個什麼樣的？

我開始講田地和草地，他聽得非常注意，不來打斷我的話，他的眼睛上的眼睫毛向下垂了，而他的口慢慢的張大來，似乎這孩子要睡着去了。看見了這個樣子，我就開始講得低些。但是，他的母親手裏拿了已經燒熱了的茶爐走來了，在她的臂膀底下挾着一個紙包，而她的胸口插着一瓶啤酒。

——唔，酒來了，我——

——那倒很好，一點也沒有別的，只有草和花，——那孩子張開了很大的眼睛嘆了

一口氣說：——媽媽，你給我一輛車子，送我到清爽的田裏去！不然，我死了再沒有時候可以看見的了。媽媽，你這個醜女人，真的呢！——他很受氣的很憂愁的說完了。

母親很親熱的勸他：

——你，別罵人，用不着罵！你還小得很呢……

——別罵人！你倒很好呵，要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像狗一樣的。你是有福氣……

……聽一聽，——他又對着我說：

——田地是上帝做的嗎？

——當然是的。

——那爲什麼呢？

——做了給人家去逛的。

——呵，清爽的田地——那孩子帶着微笑，想得出神似的歎了一口氣說：——我拿

蟲匣子到那裏去，把我養的蟲兒都放出去！『去罷，逛一逛！』聽呀！上帝是在什麼地方做

出來的是在「做上帝的地方」嗎？（註）

（註）俄文的「教養院」像是兩個字拚起來的，所以字面的意思，彷彿是「做上帝的地方」（Bogatel'nia）。

他的母親叫了起來，簡直笑得倒了下去——倒在床舖上，划着兩只腳，叫着：

——哈哈！——爲什麼這……呵，上帝我的寶貝是呀，那上帝是畫神像的人……

啊，真正笑死我了，傻瓜……

列尼卡帶着微笑很親熱的對她看着，但是，又很髒的罵了出來：

——兩腳張開着，像小姑娘似的！喜歡這樣的笑。

而且重複的罵着。

——讓她笑罷，這並不是欺侮你的——我說。

——是的，沒有欺侮我——列尼卡自己承認了——不過她不給我洗窗子，我就要生她的氣，請求她又請求她洗——洗窗子，我看不見陽光了，而她總是忘記的……

那個女人笑完了之後，洗着茶碗，她的發着亮光的淡藍色的眼睛對我眨着，她對我

說：

——我的小寶貝很好嗎？假使沒有了他，我早就投了河，真的！也許是上了吊……

她說着這些話，還是笑着。

那個列尼卡忽然又來問我：

——你是個傻瓜？

——不知道，爲什麼呢？

——媽媽說你是傻瓜！

——要知道我爲什麼說的呢？——那女人一點兒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就叫了起

來。——從街上引了一個酒醉的女人，把她放在這裏睡覺，而自己就走了，有這樣的人！

知道我說這個話並沒有什麼壞心的。而你現在來說我壞話了……

她說話起來也像小孩子一樣，她的說話的結構，簡直是小姑娘的口氣。她的眼睛像小孩子似的清白，因此，更加顯出了她的醜的沒有鼻子的臉，翹起的嘴唇和露出的牙齒。

她的可笑好像是個夢魔會走路來了，可是這種訕笑是快樂的。

——唔，我們來喝茶罷，——她很神氣的提議着。△

那個茶爐放在列尼卡附近的一只箱子上面，頑皮的，一股股的熱氣從癟了的蓋子底下衝出來，衝過列尼卡的肩膀。他把手放在熱汽上面，等手心被蒸汽弄濕了的時候，他就皺着眉頭，幻想似的，用手摸着自己的頭髮。

——我長大了，媽媽替我做一輛車子，我沿着街去爬，去做討飯的，討飯之後就爬到清爽的田地裏去——他說。

——呵呵，——母親嘆了一口氣，一忽兒又靜悄悄的笑了起來，——那田地，你簡直當牠是天堂了，好孩子！要知道那裏是營盤，有混蛋的兵，有酒醉的鄉下人。

——說謊，——列尼卡皺着眉毛打斷了她的話，——問問他，他看見過那地方是怎麼樣的。

——難道我沒有看見過嗎？

——你那喝醉了的時侯！

他們爭論得完全像小孩子一樣的熱烈，沒有理性的。從院子那裏吹進了暖和的風，在紅色的天上，浮着不動的濃厚的深藍色的雲，在地窖裏黑暗起來了。

那孩子喝了一杯茶，出了汗，看看我，又看看母親，他說：

——吃過了，喝過了，甚至要睡覺了。真的要睡了……

——就睡罷。——母親勸他。

——那他要走的！你走嗎？

——別怕，我不放他走的，——那個女人碰着我的腳膝，那樣的說。

——別走，——列尼卡閉着眼睛很甜蜜的伸了一伸腰，躺到箱子裏去。然後，突然間

抬起了頭，而且帶着責備的對母親說：

——唔，你嫁給他好了，和大家一樣的去結婚，——儘跟亂七八糟的人逛來逛去，有

什麼好處，只有給他們打……他是一個好人呢……

——你睡罷，知道了，——那個女人低低的說着，把她的頭低到在茶碟上去。

——他是有錢的……

那個女人坐着有一分鐘的樣子不作聲。不靈便的嘴唇碰着茶碟子，喝着茶，然後好像對着老朋友那樣的對我說：

——我們很清靜的這樣生活着，我同他，沒有別的人。這裏院子裏的人都罵我放浪那有什麼呢？我對於隨便什麼人都沒有什麼怕羞的。並且你要知道，我在外表上是怎麼樣的糟誰都看得出的：我有什麼用處。我的寶貝兒子睡着了，我這個孩子很好？

——很好！

——我並不是說的好玩。真的聰明？

——很靈巧。

——嚇！他的父親是一個老爺，是一個老頭子；啊呀，他做什麼的，那叫做……有事務所，寫文契的？

——是律師？

——真的！那個老頭子是很好的……很親愛的。他很愛我，我是在他那裏當丫頭的。她拿着布替兒子蓋好了裸着的腳，又把她兒子頭底下的發黑的枕頭放放好，她又那樣很輕鬆的說起來了：

——突然間，死了。那是在晚上，我剛剛離開了他，而他就很響的倒在地板上了。他的生命就這樣完了！你是做酒生意的嗎？

——是做酒商的。

——是自己做的呢？還是替東家做的？

——有東家的。

她坐近到我這邊來說：

——你這個年青人，不要討厭我，現在我已經沒有傳染病的了，你去問問這街上的人，都知道的。

——我並不討厭你。

她的一隻小手放到我的腳膝上，手指上的皮發了皺，指甲是碎了的，她親親熱熱的繼續着：

——我替列尼卡感謝你今天的日子對於他是一個好節日，你這樣做得非常之好

……

——我應該要走了，——我說。

——到什麼地方去？——她很奇怪的問我。

——有事去。

——留在這裏罷！

——我不能夠……

她看看她的兒子，又看看窗子，看看天，就不很響的對我說：

——不然，你就留在這裏罷。我把手巾蓋着了臉……我要替兒子來謝謝你……我

蓋好來罷，呀？

她的話是形容不出的普通，是這樣親熱，帶着這樣好的情感。她的眼睛微笑了，——她那很醜的臉上長着兩隻小孩子似的眼睛，——她的笑不是叫化子的笑，而正是富裕的人的笑，彷彿真該着用什麼東西可以拿來表示感謝呢。

——媽媽，——那孩子突然間叫了起來，動了一動，身子抬起來了一下，——爬了！媽……你去……

——他在做夢呢——她對我說着，把身體低到兒子身上去。

我走到院子裏停留了一下，——從地窖的開着的窗子裏面送出了帶着鼻音的很高興的歌聲，母親在哄着兒子，很清楚的唱出奇怪的字句：

「大災星呀要來了，

帶來的呀是磨難；

磨難是要帶來了，

要炸碎我的心肝！

哎唷，不得了！

往那兒躲才好？」

我很快的從院子裏跑出去，咬緊了牙齒，爲的是不要狂叫出來。

坟場

在這曠野的城市裏，我住着很煩悶，這裏最好的最美麗的要算那坟場了——我時常在那裏逛，有一天就在兩個坟墩中間的窪地裏睡着了，像在搖籃裏似的，躺在那濃厚的，潤濕的，放着甜蜜蜜的香氣的草上。

我頭的附近的地上，一聲聲的敲打把我驚醒了；軟茸茸的推開着我，那地像在抖動着，叫喊着，——我跳了起來，坐了；睡得很結實，眼睛似乎被睡夢的無底洞似的黑暗弄瞎了，一下子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在六月的太陽的金黃的火光裏，搖動着一個可怕的烏黑的黑點，貼到灰色的十字架上去，而十字架輕輕的發着響聲。

後來——快得那麼難受——這閃爍着的黑點顯出了人的形象：一隻手抓住了十字架的橫槓子，是個不怎麼大的老頭子，尖尖的面龐，下嘴唇底下濃濃的一簇銀光色的毛，還有武士式的往上捲着的粗粗的白鬍子。

一隻手伸在空中搖擺着，他專心致志地，用腳後跟在地上踏着，那深黑的眼睛，乾枯的眼光斜過來望着我。

——什麼？

——蛇，——他回答，聲音是老爺式的低音，他伸出一只帶着戒指的長指頭，指着自己的腳底下，在那狹狹的，蓋滿了草的小路上，一條小雄蛇在抖動着，痙攣地揮着尾巴。

——這是雄蛇——我生氣的說。

老頭子用長靴的脚尖踢開了那放着灰黯的光彩的帶子，舉起了草帽，脚步很堅定的走開了。

——謝謝你——我說；他並不回過頭來，回答了一聲：

——如果是雄蛇，那就不危險的。

很快的，在墓碑之間消滅了。

我看了看天——大概是五點鐘光景。

曠野的風在坟上吹着。輕輕的搖動着草梗；在溫暖的空氣裏，白樺，菩提，赤楊和濃密的矮樹林，扇動着絲絹似的窸綽聲。這坟場上的夏天的瑣屑的聲響裏，聽得見一種馴服的憂愁，——這聲音引起一種特別直接，特別忠實的，關於人和生活的想頭。

土墩上沉重的綠蔭的天幕，遮蓋着白的和灰色的墓碑，遮蓋着那些被雪磨光了的，被雨洗淨了的十字架和園地的柵欄，——這豐富的植物隱蔽了塵俗的城市，就在附近，那裏是散佈着非常之多的灰塵，濃得像煤灰一樣；而且這還擋住了城市裏的模糊的喧鬧，灰塵和惡毒的氣味。

我在無數的坟墩中間，在那亂七八糟的小路上走着；在綠蔭的空隙裏，看見那鐘樓

上的鍍金的十字架，高高的，很認真的，在一切坟墓的十字架的上面，向天舉起着。在墓碑的腳邊，在墳場的懷抱裏，花花綠綠地開着些謙虛的花朵——花朵上面很忙亂地嗡嗡的叫着一些蜜蜂，胡蜂；草的禱告似的悉綽聲中間，勝利地插進了這生活的歌曲，並不妨礙人家思量着死。沒有聲音地飛過一些暗黑的鳥兒，牠們的飛過總使你要抖擻一下，不信任地看一看——是不是鳥呢？……

到處閃動着太陽的金黃的火光，擠得密密的墳場似乎在搖盪着，那麼些墳墩好像暴風雨之後的海面，那時候風已經小了，而海的碧綠的平面蓋上了一層光滑的，沒有泡沫的波浪。

從園地再過去，在蔚藍的空間，豎立着榨油廠和肥皂廠的冒着煙的煙囪；許多屋頂，在那一片粗布衣似的城市中間，像是花花綠綠的補綻；什麼都看見的眼睛向太陽皺着——這是欄樓的側窗。園地的那一邊立刻就是一片荒涼的綠色的草原，那裏搖盪着些可憐的乾枯的草梗。再過去——是火燒場，一片焦黑的土地，上面堆着一大堆一大堆的

熏黑的垃圾，拆散了的爐竈，灰黯的灰堆，煤灰。放着臭氣的黑洞，燒壞了的地窖，張開着大口向着天；每天晚上市僧的管家婆——爲着節省起見——把泔水桶裏的東西倒在這些洞裏。野草堆裏歪歪斜斜地露着些龐大的燒剩的東西；打碎的玻璃在太陽底下花花綠綠地閃着光，彷彿在笑着。這焦黑的曠場，像半個圓圈似的環抱着坟場，而在那曠場的兩個地方有兩排新造的黃色房屋，好像兩個牙齒似的插了進來——這是些矮小的，可憐的房屋，在這些垃圾和叢雜的牛蒡草，馬蹄草，苦蓬草的中間。

花花綠綠的鷄婆在懶洋洋地徘徊着，好像販賣什麼的女人；而結實的，紅黃色的公鷄，像是救火隊員。在地窖的洞裏，躲着些沒有家的狗，牠們帶着悲哀的眼睛；野草的亂叢裏，有些萎靡的老貓在追尋着麻雀。小孩子們在玩着——看着也可憐，他們在這醜惡的土地上跳着，突然的又在那些骯髒的地的皺紋裏不見了。

而在火燒場後面，拖長着一排惡劣的擁擠的小房屋，這些房屋裏塞滿了無聊的人，蠢笨的，馴服的凸出着四方形的眼睛，望着坟場園地的瑣碎的紅磚牆和那上面的一

堆烏黑的樹林，我就住在這些小房屋之中的一間——我那個小到極點的屋子充滿着燈油的氣味，而每天晚上我總要聽見房東的良善的歎氣和聲音；房東伊拉克利·威魯白夫是個國庫司的小官。我從窗子裏，經過那一片燒焦了的土地，望見墳場的時候，這墳場顯得很美麗，而且很親熱的引誘着我。

許多墳墩中間，那驚醒我的老頭子的黑影閃來閃去，彷彿在追逐着我——他的草帽，強烈的反映着太陽光，在十字架中間浮動着，像一朵向日葵的花。我也注意着他，而想着伊拉克利·威魯白夫：一禮拜以前，他的老婆——一個胖女人，兇惡的，長鼻子，貓似的綠眼睛——步行的走到基耶輔去禱告了；他就立刻從什麼地方同了一位胖胖的姑娘回來，對我說是他的表姪女。

——神聖的名字：葉夫朵吉亞，而我叫慣了『狄坎卡』。請愛罷，但是我預先警告你：這姑娘是不准……

龐大的，彎背的，剃得光光的，像個廚司務似的威魯白夫，總是很擔心地扯着褲子，他的褲子要從肚子上滑下去了，而肚子塞得滿滿的，大概裏面是塞滿了西瓜。他的厚厚的嘴唇貪吃似的張開着，在那沒有顏色的眼睛裏面凝結了一副吃不飽的飢餓的神氣。

每天晚上我聽見

——狄坎卡，來呀，給我搔搔背看……在肩膀骨的中間……○。對了！你這個……長了這麼大了……

狄坎卡尖聲兒的哈哈的笑着；我推動幾下椅子，或是把書扔在地板上——尖利的叫喊和貪心的噉噉的聲音停止了，聽見一聲沉重的歎息：

——○。……像神父尼古拉一樣，替我們向上帝禱告罷……晚上喝的酸酒，你預備了嗎？……

他們輕輕的走到廚房裏去了，在那裏叫着，咕咕着，像豬獾似的。

灰白鬚子的老頭子，像青年人似的很輕鬆的一跳，跳過一條小路，站在一塊灰色石頭的大墓碑前面，很注意的讀着題記。他的臉不像俄國人的，穿着一件深藍色的上衣，敞開着領口，一條黑領帶打着蓬蓬鬆鬆的領結，很緊貼的托住了銀灰色的平服得像鑄就了的鬚鬚。倔強的鬚子之間——一個長長的脊梁很高的鼻子，而頰的皮膚上面——是細小的紅色血脈的網。他舉起了一只手遮在帽子旁邊，彷彿在給死人行敬禮，讀着題記的黑字，而一只眼睛看着我。這使我不舒服，我皺着眉頭往前走過去，繼續的想着自己那條街。

總是那麼樣，在墳墩中間那個毘馬沙晃來晃去，這是個悄悄地喝得醉醺醺的破產商人，毘孟·克洛泊託夫；跌跌撞撞的，時常跌倒去，他尋找着自己老婆的墳。彎着背，小小的鳥似的臉上滿是灰色的毫毛，眼睛像是有病的兔子，他整個身體似乎被尖利的牙齒嚼爛了的。他在這墳場上走了三年了，衰弱的腿幾乎要支持不住他的不這麼大的破壞

了的身體——當他絆了一下跌倒下去的時候，他很久不能夠站起來，吼着，在草上用手抓着，扯着，尖尖的鼻子在嗅着，他那鼻子紅得像是剝掉了一層皮。老婆死了葬在差不多一千俄里以外，在諾沃柴爾卡斯克，然而昆孟不相信這個，時常眨着潤濕的黯淡了的眼睛，喘着氣，咕嚕着：

——納塔沙……是呀，納塔沙呀……

赫里斯託福洛娃夫人差不多每天都要來的，她是個高個子的老太婆，戴着黑眼鏡，穿着灰色的簡單的，像神幕似的衣服，上面鑲着黑絨的邊緣，她那滿是骨頭的手撐着一根手杖，——而手指頭是畸形的長。她的萎縮的臉上，巴掌上的臉皮已經掛下來了，像是布條似的，用繡着花邊的三角巾紮着灰黯得發綠的頭髮，擱在太陽穴上，遮住了耳朵；——她很慢的走着，很確信地，無論什麼時候，無論對於誰都不讓路的。她有一個兒子在齣酒的時候打死了的，躺在這裏的什麼地方呢。

每逢禮拜天，吃過中飯，那個瘦腿的近視眼的七品官普拉沃特切夫，以前的教員，總

是穿着帆布的上衣，口袋裏裝着一本書，通紅的手裏拿着手網，肩膀上用皮帶掛着一隻洋鐵盒子，走到墳場裏來；鼓起着的尖尖的耳朵，像野兔子似的，他嘻開着嘴，笑得連耳朵都張開了，在墳墩中間跳着，用他的手網在墳頭上揮着，像是一面白旗子似的，——他彷彿在死的面前請求着和平。

將近晚上的時候，他就回家去，——走過園地，就有孩子們在等着他，他們跳着，像小狗仔圍着一只鸞鸞似的，用各種各樣的聲音快樂的叫着：

——七品官兒，七品官兒！愛上了蘇希尼娜，摔進了水窪子呀，七品官兒呀！

他先是不好意思地張開一張大嘴，像白嘴鴉似的咳了幾聲，蹬着腳，彷彿要在這些叫喊中間跳舞起來了，而後來——生氣起來了，彎着背，抓着那手網往前衝，追着那些小孩子叫：

——給父親們……母親們……

蘇希尼娜——是個叫化子；她終年到頭，不論什麼天氣，總坐在墳場的側門旁邊的

小橈子上，像一塊石頭似的癱在上面。她那磚頭似的大臉，帶着多年的醉態，全都是灰黯的斑點，這是凍壞了的，風吹酒醉得發腫了的，被太陽晒焦了的臉；她的眼睛浮動着，腐爛着。有人走過她的時候，她就伸出短短的手，拿出一只木碗，像罵人似的，用低音宣唱着：

——爲着基督……記念着父母……

有一天曠野裏來的風突然吹來了暗藍色的陰雲，沖下來了一陣暴雨，剛巧這老太婆在走回家的路上，她瞎着眼睛跌在水窪子裏；那普拉沃特切夫想要幫她爬起來，可是，也在她旁邊摔了下去；從那時候起，全城的小孩子就給他搗亂。

還有些黑黢黢的，不做聲的，坟場上的老客人的影子，總在閃來閃去；這些人，大概一生一世就因爲些不會發鏽的回憶，像一條鎖鏈似的，把他們同這個坟場結合了起來；他們走着，彷彿沒有埋葬的死人在找着方便的坟地，生活推開了他們，而死亡却沒有接受。

有時候，從長得很高的草堆中間，伸出一個沒有家的狗的憂鬱的凸出着眼睛的嘴臉，牠那聰明的眼光來得嚇人，——在這眼光裏，覺得到別離的悲哀，你等着罷，這畜生似

乎立刻會用人的聲音，說出什麼真實的責備的話來。

有時候，這樣的一只狗站在墳墩上，垂着尾巴，輕輕的轉動着毛茸茸的淒涼的頭——牠那麼長久的站着，似乎在想着什麼。難得叫的，如果叫起來——那也叫得不這麼響，儘是拖長着聲音……在叢密的老菩提樹中間，白嘴鴉和烏鴉在忙亂着，還聽得見輕輕的小鳥兒的飢餓的叫聲，勸告似的呀呀聲。

秋天，風吹掉了葉子，露出樹枝來——那些黑色的鳥窠會像一些腐爛了的戴着毛茸茸的帽子的頭——誰把這些頭斫下來了，掛在樹上，圍繞着那白得像糖做的教堂，紀念偉大的殉難烈女娃爾娃拉。秋天，在這墳場上什麼都在哭，都在痙攣地竄着——風在哼着，像瘋狂了的，被死所掠奪了的情人……

了：
那老頭子突然站在我的道路上，舉起了手，很嚴厲的指着白石頭的墓碑，高聲的唸

——「此十字架下葬着上帝的奴隸，尊敬的公民狄沃米德·彼特洛維支·烏索夫的身體。」完了！

他整理一下帽子，把手伸在褲子袋裏而用烏黑的清爽得不像老頭子的眼睛的嚴厲的眼光估量着我。

——關於人再也不會說什麼了，「上帝的奴隸。」就完了！然而爲什麼奴隸又配得上受公民的尊敬呢？

——大概是一個什麼捐款的人罷……

老頭子用脚在地上蹬了一下，很有意思的說：

——那你就寫上呀！

——寫什麼？

——一切越詳細越好……

像兵似的邁着闊步，他走到前面去了，走到坟場的深處；我和他並排着。他只有我的

肩膀那麼高，帽子簡直把他的臉全部遮住了，我低着頭走，想要看看他的眼睛，像看一個女人的眼睛一樣。

——這樣是不行的！——他不這麼高聲的，溫和的說，彷彿在抱怨似的。——這是暴露了野蠻，對於人，對於生活的不注意……

他從口袋裏拿出手來，在空氣裏畫了一個圓圈：

——這些是什麼意思？

——死，——我回答，莫名其妙的聳聳我的肩膀。

他搖了搖頭，向我露出了他那磨得很細膩的，尖尖的，難受的臉色，他的鬍子在抖着，當他講着清清楚楚的斯拉夫文的時候：

——『死者爲死所完全滅亡者也，』你知道這一句聖母的格言是哪是哪！

他沉默的走了十步，很快的在撒紐的小路上轉來轉去，然後，突然的，站住了。舉起了帽子，伸手給我。

——我們認識認識罷，青年人，我是陸軍中尉薩瓦·雅珂夫列夫·霍爾瓦特，以前在國立馬廠當過差，還在內務府機關當過差。沒有受過審判和檢舉。現在一切職務都乾乾淨淨的辭退了。是個房主。鰥居着。性格是不和氣的。

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

——湯薄夫省的副省長霍爾瓦特是我的兄弟。他比我小。他五十五歲，我六十一。六十和一是了。

他說得很快，然而很清楚，彷彿心上在安排着每一個標點符號。

——看罷，陸軍中尉霍爾瓦特什麼都見過的了，我很不滿意坟場！無論什麼地方，到處都不滿意！

他又很倔強的把手在空氣裏揮洒了一下，拗彎着十字架上的一根粗闊的曲棍。

——坐下來罷。我給你講……

我們在一個人的坟上的白塔的旁邊坐了下來，——陸軍中尉霍爾瓦特脫了帽子，

用一塊藍手帕擦了擦額角和濃密的頭髮，在那疙里疙瘩的腦殼上，頭髮像銀針似的豎立着。

——聽着坟——場A？

他用肩膀推了推我，放低了聲音給我解釋：

——這裏應當來掘窖才好！理智的窖，寶貴的教訓的窖。而我找到的是什麼呢？侮辱和可恥，侮辱了大家！『人人背負十字架，如負車輓，』都被我們侮辱了，你也要被侮辱，我也要被侮辱。你要懂得：『十字架，如車輓，』a？可見得，大家都承認了，生活是困難的，沉重的好好的尊敬一下活過的人罷，他們在生前爲着你們措了重擔子和車輓，是爲着你們呀！而那邊，那些人是不懂得的！

他用帽子揮了一下，而在小路上，在十字架上，在坟墩上面，閃動着一個小小的影子，像鳥兒似的，飛到城裏去了。

鼓起着通紅的巴掌，抖動着鬍子，用一只年青的眼睛斜着看我，這陸軍中尉繼續的

說：

——你以為這是個半癡半癩的老頭子，再也沒有什麼了？不對，青年人，不是的！在你面前的人，是估量了生活的價值的。你看罷，難道這是墓碑嗎？這些墓碑給你說了什麼？什麼也沒有。這不是墓碑，而是人的蠢笨自己發給自己的護照、證書。在這個十字架底下是馬里亞，在那個底下是達里亞，亞列克謝伊，葉夫謝伊，大家都是上帝的奴隸，什麼特別的標誌也沒有！這真是混賬，在這裡，一些經過了困難生活的人被剝奪了生前的形狀，而這形狀是一定要保存的，為着要教訓我和你。任何一個人的生活形狀，都是有教訓的；坟墓時常比小說還有趣，是的！你懂得我的話罷？

——不完全……

他很響的歎了一口氣。

——這是很容易懂的。首先，我不是上帝的奴隸，而是個人，理智地儘我的力量執行着他的良善的教訓。誰也不能夠，甚至於上帝自己也沒有權利要求我做什麼超過我所

能做的事情。這樣？

我同意的點了點頭。

——啊哈？——陸軍中尉跳了起來，——這個樣，這個樣！

他很劇烈的一個動作，把帽子一直掀到耳朵邊，更加倔強了，然後，揮着兩只手，用輕鬆的低音說：

——這是什麼墳場呢？這只是火燒場！

——我不懂你要怎麼樣，——我小心的說了。

他很活潑的回答：

——我要使，青年人，凡是值得注意的一切，都不要在人記憶裏消滅。而在生活裏，一切都值得你注意的。也值得我注意！生活沒有充分的密切，我們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沒有依靠，正因為我們對於人不大注意，先生……

神經質地從褲子袋裏摸出一個沉重的銀煙盒，上面有個金黃的細扣，還有許許多多

多的題字，他把牠塞在我手裏，命令着：

——抽煙罷！

我拿了一支很粗的香煙，心上想着這個陸軍中尉：

——大概別人同你在一起總是不安寧的……

我們抽煙起來。煙非常之兇，然而老頭子深深的貪心的吸着，很響的從嘴裏和鼻孔裏噴出長條的煙霧來，釘住的注意着那輕輕的風怎樣把這淡青的煙雲在坟墩上吹過去。他的眼睛黯淡了，深沉了。巴掌上的紅色血脈不見了，而臉成了灰色的了。

——煙怎麼樣？——他輕輕的，半睡半醒的問。

——很兇！

——是的。這可以救我。我的人……是興奮得很，需要……

沒有講完，他就沉默了，很有味的吞着煙，看着那很大的琥珀烟咀。寺院的鐘樓上不大願意似的打着晚禱的鐘，——殷殷的鐘聲懶洋洋地，很疲乏地在空氣裏浮動着，而周

圍的一切都變得更認真了，更憂愁了。

……不知爲什麼，我解脫不開的記起了伊拉克利·威魯白夫，他那氈呢的拖鞋套在笨重的腳掌上，嘴唇厚厚的，一張貪吃的嘴，說騙的眼睛——整齊的陸軍中尉，簡直可以完全跑進這個龐大的空洞的身體，像跑進一只保險箱裏一樣。

……禮拜天，晚上。在火燒場上面紅的閃爍着打碎的玻璃，燒剩的東西歪歪斜斜的躺着，小孩子們吵鬧的玩着，狗在跑着，誰也不妨礙誰，一切都被這城邊的吞沒着的寂靜聯結了起來，被這廣闊的展開了的曠野的空虛聯結了起來，一切都被沉悶的藍得糊裏糊塗的天幕蓋住了。墳場在這荒野中間彷彿海裏的一個島。

威魯白夫在大門口和我並排着坐在長櫬上，斜着淫慾的眼睛望着左邊。那邊，肥胖的，眼睛像牛似的花邊女工葉若娃，正在自己房屋的窗子底下，在那洋台上，替她的彼替卡·科史科達夫的八歲的兒子，在烏黑的捲頭髮裏捉着虱子。慣於很快的動作的手指

正在起勁的揀着，她向着在窗子那邊的看不見的丈夫——一個市場上的舊貨商——用潤濕的喉嚨譏笑似的說：

——是呀是呀，禿頭鬼，怎麼啦……拿到了自己的價錢，是呀……你這個傢伙，該用這個蠟台照準你的卡爾美克（註一）的鼻子打幾下，蠢才！自己的價錢……

威魯白夫，歎着氣，懶洋洋地教訓我：

——自由是給錯了的，雖然我對於我的祖國只是小小的僕役，而這對於我是清楚的，明白的！應當是把一切地主的田地都作為國家的財產，這才是應當做的事體！那時候，一切老百姓，小市民——總而言之——全體的平民就有了唯一的主人。平民不能夠好好的過活的，要是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的平民是愛威權的，他們總要在自己之上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權力。隨便什麼人總在找着統治自己的權力……

於是提高了嗓子，在每一個字眼裏都塞滿了甜蜜蜜的說騙，向着那隔壁的女人說：

（註一）卡爾美克是俄國一種民族，屬於蒙古種的。

——譬如，舉一個例子罷，做工的，一切都自由的女人！

——這是說我在那裏自由了？——葉若娃接應着，極端的準備着相罵。

——我這又不是責備你，而是敬重你，帕務斯卡……

——去給自己的小牛兒親熱親熱罷！

不知從那裏，在籬笆外面，響亮的飛出了狄坎卡的惡毒的問題：

——這又是誰是牛了？

威魯白夫沉重地站了起來，往院子裏走，接着說：

——一切人都需要獨一無二的權力來監督着……

他的表姪女和那隔壁的女人，互相挑選着響亮的辱罵，在叫罵着。威魯白夫站在一
個側門裏，像裝在鏡框子裏似的，很注意的聽着，嘴裏咕嚕着，向葉若娃那邊側着一隻耳
朵。而狄坎卡在叫着：

——照我的……照我的……

——不要你請我吃醃醃水(註二)——那露着牙齒的帕夫拉(註三)叫得滿街都聽見。

……那陸軍中尉霍爾瓦特，從烟咀裏吹出了烟屁股，斜着眼睛看了我一下，而有點兒不懷好意似的，我是這麼覺得，抖動着粗粗的鬚鬚說：

——我請問你，在幻想些什麼呢？

——想要懂得你……

——這是不難的，——他說着，脫了帽子，用牠搥着自己的臉。——這是兩句話就完了。事情就只在於我們對於自己，對於別人，都不尊敬，你覺得嗎？啊哈！這個樣這個樣……

(註二)俄文「照我的」就是「照我的意思」聲音和「醃醃水」相同，都是“po-moyemu”，這裏是譯不出來的雙關話。

(註三)帕夫拉，就是帕務斯卡，都是葉若娃的名字。

他的眼睛重新又年輕了，清朗了，他那堅強的，熱得舒服的手指抓住了我的手。

——因為什麼呢？很簡單：我怎麼會尊敬自己呢；那沒有的東西，我到那裏去學呢，你要懂得沒有！

他移過來，離我更近了，壓低了聲音祕密的通知我：

——在我們俄國，誰也不知道他是爲着什麼生出來了，過活了，死了，同大家一樣！然而，爲着什麼呢？

這陸軍中尉又興奮起來了：臉發紅了，手的神經質的動作不必要地那麼迅速起來了。

——所有這些，我的先生，都是因爲人的工作一部分是被我們忘掉了，一部分是沒有了了解，而主要的是隱蔽了，這個樣子！我有這麼一個意見……就是一個草案，是的，一個草案……這只要兩句話！

——Значит……значит, ——在墳墩上面，這小鐘的冷淡的歌聲沉悶地流過去。

——你想，每一個城，每一個鎮，每一個人所聚集的地方，都把自己的事件記錄下來，所謂『生活的書籍』不是枯燥的記載工作結果的條目，而是關於每一個人的生平事業的活潑的敘述，^a然而，不要官僚。寫是要城市議會，鄉區公事局，專門的『生活管理局』來寫，我不知道要誰寫，只要不是官僚！什麼都要寫！一切，凡是關於一個同我們一塊兒生活過的，而已經離開了我們的人，凡是關於他所必須知道的！

他伸出手去指着坎墩：

——我應當知道這些人爲着什麼化費了自己的一生，我靠着他們的勞動和智識生活的，我是生活在他們的骨骼上的，你同意嗎？

我不做聲的點了點頭；而他得意的叫着：

——啊哈，你看罷？一定要把一切都記錄下來！凡是人做的好事，或是很有教訓的壞事，譬如誰裝好了一個爐子，特別來得和暖，記下來！誰打死了一只瘋狗，記下來！造了一個學校，鋪好了一條齷齪的街，第一個學會了好好的釘馬蹄鐵，一生一世用言論和行動反

對虛偽，都記下來！一個女人生了十五個強壯的孩子，這是很應當記下來的！這是一件大事，把強壯的孩子給這個世界！

用指頭點着那題記已經磨滅的墓碑的灰色石頭，他差不多叫起來了：

——在這一塊石頭底下，葬着這麼一個人的身體，一生一世他只愛了一個女人，一個這應當記下來！我用不着姓名，我只要事實。我要，我應當知道人的生活和工作。一個人過去了之後，就在他坟上的十字架上寫罷，——「十字架如車軌」這是要記住的！——寫罷，給我寫，爲着生活寫，把他所有的事實都詳細細清清楚楚的寫上！他爲着什麼生活的？大大的寫一頓，懂罷，這樣？

——是的。

陸軍中尉吞沒着字句，向遠處，向城那邊揮着手，熱烈的接着說：

——他們在那邊都是說謊的，他們故意把工作隱蔽起來，爲的要使人沒有價值，給我們看看死人的渺小，也就要暗示活人覺得自己的渺小，渺小的人就容易管理些，這想

得魔鬼似的聰明！是呀，自然容易些！然而譬如我罷：試一試看叫我做一做我不要做的事
看！

輕蔑地皺着臉，他簡直像放了一槍似的說：

——機關！

很奇怪！一看着，這老頭子的倔強，聽見他的結實的低音，勇敢地破壞這墳場的寂靜。
高高的在墳墩上面，沉悶地，懶洋洋地融化着那平凡的鐘聲：

——*Mh-o-u, mh-o-u, ...*

潤濕的草上的油汪汪的光彩不見了熄滅了，一切都黯淡了；空氣裏充滿了墳墓上的野水仙，西洋葵，紫羅蘭花的香氣。

——不行，你們是說謊，我們之中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價錢，這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在這世界上活過了六十年！不行，你們不要掩蓋：每一個生活都是可以而且應當宣布的；人是全世界的工作者，他在好的方面，壞的方面都是我的先生。全部的生活，整個的，

都是注意不到的小人物的大事業，你們不要掩蓋他們的工作，把這工作拿出來看看罷！在死人坟墓的十字架上，把他的一切事實和一切功績都寫上罷；就算他們是渺小的，然而你們也要給人看看：你們會在渺小之中找到好的。現在你懂得我了罷？

——是的，——我說。——是的！

——這個樣子！

鐘聲慌忙的叫了兩聲，沉默了，只在墳場之上的空氣裏留下些悲哀的波動的聲音；而我的談話的客人又拿出煙盒子來，沉默着把牠遞給我，於是認真的抽起煙來。他的手，小小的烏黑的，像是鳥的腳爪，稍微有點兒發抖了，頭低了下去，好像一個復活節的天鵝絨做的雞蛋的樣子。

抽着烟，咕嚕着，不信任似的，皺着眉頭看我的眼睛：

——土地因為人的勞動才有力量……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在土地裏找到自己的依靠……只要好好的知道和記得過去……

城市上面的蜷曲的煙霧發紅了，許多側窗反映着鮮紅的光彩，使我記起威魯白夫的表姪女的通紅的巴掌，——這個姑娘，像她的表叔一樣，簡直「不准」人家關於她想到什麼好的，親熱的念頭。

在墳場的園地裏，烏黑的破破爛爛的叫化子的影子，一個一個地爬進去；那些十字架的影子，也像叫化子似的謹慎，躺到地上來了。

不知什麼地方，遠遠的，在昏暗了的綠蔭裏面，教堂裏的侍者懶洋洋地，不關心地，拖長着聲音唱：

——永永久久的紀伊……

——爲着什麼？——生氣地聳聳肩膀，那陸軍中尉霍爾瓦特問，——爲着什麼要永久的紀念？也許，她在這城裏醜的王瓜最好，浸的菌最好……也許，他是個最好的皮匠，或是，有一天說了這麼一句話，直到今天他住的那條街上還記得。給我解釋一下「人」罷！

他的臉上繚繞着那濃厚氣味的煙霧，叫人頭暈得很厲害的煙霧。

風輕輕的喘了一下，把草梗吹得向落下去的太陽那邊低頭，靜悄悄的了，而在寂靜之中一個發脾氣的女人的聲音很激烈的說了：

——而我說是左邊！

——塔涅池卡，唔，怎麼啦……

——忘記了！——吹出了一股拖長的像煙斗似的煙，那老頭子咕嚕着說，——忘記了自己的親人或是朋友躺在什麼地方……

在鐘樓的紅十字架的上頭，一隻老鷹在盤旋着，而在我們對面的墓碑石頭上，那鳥兒的灰黯的影子在爬着，一忽兒滑到石頭角落外而去，一忽兒又發現在石頭上。注意着這個影子是奇怪的舒暢。

——墳場，我給你說，墳場所應當紀念的不是死的力量，而是生活的勝利，智識和勞動的凱旋，這個樣子！你想想看罷，照我的意見，墳場要成個什麼樣子！這是這個城市的整個生活的歷史，這可以引起對於人的尊敬心……或者，墳場是歷史，或者，用不着墳場用

不着過去，如果過去並不能夠給什麼歷史是在寫着唔？那是事變的歷史……而我要知道『上帝的奴隸』怎樣在創造事變。

他就很寬闊的揮了一下手，彷彿他的手都扯長了，指着那些坟墩。

——你是個好人，——我說，——大概你生活得很好，很有趣……

他並不看我，輕輕的，沉思的回答：

——人應當做人們的朋友，他一切都是靠他們的，他所有的一切，他內部的一切。而我活得……

眯着眼睛，他在周圍看了一下，彷彿在尋找適當的字眼。沒有找着，鄭重的重複了他已經說過的話：

——要把人擠緊些，使得生活密切起來！不要忘記已經走了的一切都是有教訓的，在『上帝的奴隸』的生活裏面，一切都充滿着深刻的意義……這個樣子……

在墓碑的白色的側面上，反映着紫紅的熱烈的夕陽，那些石頭裏面彷彿充塞了溫

暖的鮮血；周圍的一切，奇怪的發腫了，擴大了，變得和軟些了，溫暖些了，雖然一切都是不動的，然而像是充滿了鮮紅的活潑的水氣，甚至於在草的葉尖和花鬚上都有紫紅的塵霧在放着光抖擻着。影子更濃厚了，更拖長了。在園地那邊，喝醉了似的聲音，一隻牛在滯重的呼吼着，鷄在那裏咕咕唧唧的，大概是罵那隻牛。不知什麼地方，像是教堂附近，很慌忙的，鋸子聲音在嘎着嗓子尖聲兒的叫喊。

突然間，陸軍中尉笑了起來，笑聲像天鵝絨似的毛茸茸的；他抖擻着肩膀，推推我，好漢似的把帽子移到耳朵邊。

——要知道，我自己承認，——他含着笑說，——很悲哀的料想了你……我想你……
 ……一看，一個人躺着，哼？我想，這是爲什麼，a再則，一個青年人在墳場上走着，臉是皺着的，褲子裏凸起着，哎，哎，我想！

——這是書，在袋子裏的……

——唔，是呀，我懂得，我想錯了！這是舒服的錯誤……然而有一天我看見了：在墳墩

旁邊躺着一個人，而在太陽穴上一顆子彈，就是一個傷痕。自然是……唔，你知道罷……

他向我眨了眨眼睛，又不大高聲的很和藹的笑。

——我自然沒有什麼草案，這不過是這麼的……幻想很想要人活得好些……

歎了口氣，他沉思着，不做聲了。

——可惜我想要這個太遲了……十五年以前，我當着烏斯芒監獄的看守人……

老頭子忽然站了起來，看了一看，皺着眉頭，很厲害的抖動着鐵鑄的鬍鬚，正經地，乾燥地說了：

——唔，我是走的時候了！

我跟着他走，很想要他再講，再講，用他那舒暢的堅固的低音講，然而他沉默着，很結實的，很準確的，像在閱兵時候似的，從坟墩旁邊走過去。

當我們走過教堂的時候，在那晚上的通紅的寂靜裏面，透過窗子上的鐵欄柵，並不破壞那個寂靜，一種憂鬱的抱怨和發恨的叫喊在流動過去；似乎是兩個人在爭論，其中

一個用很快的口音搶着：

——你這是幹了什麼，你這是，你這是，你這是？

而另外一個，遠遠的，疲乏的 answering：

——不要你，你管，不要你管……

莫爾多姑娘

禮拜六，城裏的七個鐘樓都在開始號召人家去舉行「通夜祭」(註)——從山那邊，又聽得見工廠裏的啞聲的汽笛，很憂鬱的回答着響亮的鐘聲；這兩種聲音，有幾分鐘同時浮動在空氣裏面，互相的鬥爭着，這是兩種很奇怪的不相同的聲音：第一種，很親熱的叫人去；而第二聲，却很不耐煩的趕人走。

巴渭爾·馬珂夫，是個銅匠，他每一個禮拜六從工廠的大門裏走出來，心上總覺得一種煩悶的猶豫和羞恥。他不慌不忙的走着，讓同志們趕上前去，他走着，手抓着自己的

(註)「通夜祭」是希臘教的一種儀式。

尖尖的鬚鬚，而用那種賠罪似的眼光看着山上——那裏是一片青綠的菜園，一楞一楞的菜和瓜菓。那黑黢黢的菓樹林的後面，看得見灰色的三角形的屋頂和側面的窗子，煙囪，高高的鳥窠兒，再高些，就是電火燒焦了的烏黑的松樹的樹尖；而在這松樹底下的，是皮匠瓦謝京的房屋。巴渭爾的老婆，女兒和丈人住在那裏。

——噙，噙，恩……——在上而是這麼暗示着的聲音。

而在底下，山脚下，很生氣的吼着：

——鳴，鳴，鳴……

巴渭爾兩只手插在褲袋裏，頭向前低着，不上勁的走上山去，沿着那個堆滿了大石子的山路；——而同志們抄着近路，像黑山羊似的，穿過那些菜園，跳跳蹦蹦的走着小路。

一個鐵匠，美沙·謝爾白珂夫從上面叫着：

——巴渭爾，你來麼？

——不知道，好兄弟，也許……——巴渭爾回答着，他站住了，看着那些工人跳跳蹦蹦

蹦蹦的爬過那個險峻的山坡。笑聲，吹哨的聲音，大家都很高興的得着了放假日子的休息，油膩的手發着光彩，雪白的牙齒很頑皮似的閃爍着。

籬笆響動了，那個菜園的女主人伊凡尼哈很粗魯的迎着工人罵，——向來總是這樣的；而太陽，遠遠的落到了河那邊的克聶熱伊樹林的背後，照耀着那個兇惡的老太婆的襤褸的衣服，蓬蓬茸茸的；而她的灰白的頭髮，也反映着黃金的顏色。

下面是一股烏焦的油膩的氣味，還有池塘裏的潮濕氣味，而山上，是新鮮的嫩王瓜，茴香，黑葡萄的香味；教堂裏的鐘聲已經很快樂的唱着，老太婆的罵聲都沉沒在鐘聲裏面。

——是了！——馬珂夫很難受的想着，——很難為情呢，沒有勇氣是很難為情的……他走上了山，看着下面：那裏豎着五個煙囪，好像一個什麼怪物，沉在河那邊的池塘裏面，伸開了他的沾着泥土的手指頭。

那一條很淘氣的狹狹的河，裏面夾看一些彎彎曲曲的小島，——全都是紅的了，而

在一些疏疏朗朗的杉樹之間，好些池塘也變成了鮮紅的斑點；晚上的太陽，穿過了山峯，反映在水裏面，好像水上生了一層鐵鏽似的。

太陽的光線也很可憐，——池塘並不因為太陽光就好看些；這些光線，無影無踪的沉沒在發酸的醜醜的水窪子裏。

——要走才好！——馬珂夫自己命令着自己。

但是，他思索着，又站了一二分鐘……

在大門口迎着他的，是瓦謝京——這個人滿身都是骨頭，禿頭，瞎了一只眼睛。爲着要遮蓋右眼的一個極難看的窟窿，他上街的時候，總戴着一付黑眼鏡，因此，當地的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空眼睛瓦爾克。」他的彎鼻子底下，亂七八糟的長着一些鐵硬的灰白鬍鬚，在過節的日子，他把牠們刷得像個鬍子的樣子，不知道用什麼東西粘住了，因此，瓦爾克的嘴唇扒緊着，成了這麼一個樣子，好像他在不斷的吹着熱湯似的。

然而現在他的嘴嚙開着，很親熱的笑着；這瓦爾克噉噉給女婿說：

——請，請給一點兒「禮拜六」！

巴渭爾給了他二十戈比，走進一個小院子，滿院子都長着草；院子的角落裏，在槐樹底下，放着吃晚飯的桌子，桌子底下躺着一隻老狗楚爾京，在舐着尾巴上的草屑；老婆坐在階沿上，伸開着兩隻腳；三歲的女兒沃里亞在踏扁了的草地上滾着，——她看見了父親，就伸出兩只醜醜的「腳爪」，稀開着指頭，唱着：

——爸爸爸爸來啦！

——爲什麼這樣晚？——他老婆問，很懷疑似的看着他，——大家早就回來了……他不知不覺的歎了一口氣——一切都永久是這個樣子。他用手指頭摸着女兒的鼻子，賠罪似的斜着身子看着他老婆的凸出着的肚皮。

——快些去洗臉！——她說。

他走過去，而後面一大套埋怨的話就跟着來了：

——又給老爹買燒酒的錢了？給你說過了一千遍，「不要給」！哼，自然哪，我的話你會聽嗎……我不是「同志」，整夜的在外面開會，像你們那些爛污貨……

巴渭爾洗着臉，竭力的多抹些肥皂水在耳朵裏，爲的是不要聽這些聽慣了的話；可是，這些話在他的耳朵旁邊繞着，咕哩咕嚕的，像鋸着木頭的聲音。他覺得他的老婆彷彿用一個什麼很鈍的鉤子在鉤着他的心。

他記起了最初認識他老婆的幾天；晚上，同着她在城裏的街道上逛着，冬天冰凍的夜裏，很好的月亮，乘着滑車從山上滑下來，到戲院子去看戲，以及影戲院裏的甜蜜的時間，——坐在黑暗裏，兩個人緊緊的抱着，那是多麼好，而眼睛前面奔走着沒有聲音的影子的生活，感動得人要流眼淚，發笑得要瘋狂。

那也是困苦的日子；他剛剛從監獄裏出來，看見一切都破壞了，一切都糟蹋了；很得意的拍着手的，正是那些兇狠的傢伙，他們蹂躪着他所熱烈擁護的……

捲頭髮，灰色眼睛的沃里衰卡（註）沃里衰卡是沃里亞的「小名」。在他的腳底下盤旋着，

嘴裏唱着：

——爸愛我，爸買囡囡我，買馬兒，明天，明天……

他把手指頭上的水洒在女兒的小臉兒上，——那女孩子笑着，跑開去了；他很親愛的給老婆說：

——算了罷，不要咕嚕了！

沃里衰卡很吃力的把那老狗楚爾京的頭抬起來，命令牠：

——看！開，看！

那狗很不願意的搖着頭——牠已經是夠了！張大了很大的嘴，短短的叫了幾聲。

——丈夫是這樣的聰明脚色，看着同志比自己的家還貴重！——他的老婆又這麼飽着他的心。巴渭爾站在房門的中間，從那個敞開着的側門裏面看得見無窮無盡的遠處的樹林。以前，他曾經同着達沙（註）坐在門口的槐子上，望着這個遠景，說：

（註）達沙就是他老婆的名字。

——唉嘿！我們倆來過活罷……

——這是因為她現在懷着身孕，——他自己安慰着自己，把女兒抱到手裏。

馬珂夫不做聲的坐到桌子旁邊去；女兒爬在他的腳膝上，伸開着指頭扒着父親的
鬍毛的潮濕的鬍鬚，咕嚕着。

——沃里亞，明明天去，爸爸，媽媽去，遠遠的去坐馬兒車，啣！

——沃里亞，不要吵！你一天到晚的……討厭死了！——母親很嚴厲的給她說。

巴渭爾很想用他那大鑿匙的頭子打他老婆的額角，打這麼一下，使得滿院子都聽
得見響聲，甚至於街上也聽得到這個很清脆的響聲。但是他熬住了，皺着眉頭，良心上很
過意不去的提醒自己：

——覺悟份子……

丈人回來了，坐在桌子旁邊，他的滿是骨頭的臉上，很有味的翹起了薄薄的嘴唇，就

從口袋裏拿出半瓶燒酒。

——開頭了！——達沙說着，像貓似的拖着鼻涕。

馬珂夫低下頭去，爲得要掩藏自己的微笑。他知道瓦爾克的回答一定是：

——不開頭呢，也不會完結！

果然說了。老頭子的獨眼很可笑的盤旋着，看着那燒酒怎樣的吹泡。他喝了一口，很響的唾着嘴，而那隻老狗楚爾很忙亂的看着他；老皮匠還對狗說：

——不給你。你要是喝燒酒，人家就要罵你呢。

這句話也是巴渭爾聽慣了的。這裏，一切都是老套。

老婆咕咕着：

——忙呀，忙呀，天天的忙着，纔這樣，洗那樣；而那個倒雜東西，在籬笆外面叫着，偷王

瓜……

她的身體很大，很豐滿，面孔圓滾滾的，雪白的光滑的很好的額角。耳朵是小的，尖尖

的，很討厭的動着。

然而她現在不很漂亮了：頭髮也不梳，因此，她的頭顯得非常之大；亂七八糟的，屢次粘着汗和灰塵的頭髮蓋着額角和耳朵；鼻子總在鼓着氣，喘着；而很大的鮮紅的嘴唇，表示着那種惡狠狠的樣子，彷彿是發腫了。如果一股頭髮掉在她的嘴邊去了，她就用羹匙的柄把他撥過去。油膩的上衣，在肩膀底下已經破了，胸口的鈕扣也扣得不整齊。圓滾滾的粉紅的手，一直露到手臂灣，上面蓋着一條條的烏黑的醜醜。而在下巴頰的尖頭上，掛着一滴紅褐色的麥酒。

——梳梳頭，洗洗手，其實要不了多少時候，——巴渭爾偶然的想着。

她要明天吃過中飯才梳頭了，穿一件黃綠條紋的上衣，淡紫色的裙子。裙子掀在她的肚子上，可以看得見長統鞋子上的扣子，甚至於一段襪子——黑顏色黃星星的，這是她最喜歡的襪子，她買着這雙襪子的時候，很快樂了一陣。

晚上，她同着他，挺出着肚子到大街上去，她的嘴唇很嚴厲的閉緊着，眉毛很有意思

的皺着所有這些神氣，使得她很像一個小店舖的老板娘；遇到同志和工友們的時候，巴渭爾就要覺得他們的眼光裏含着譏笑和侮辱他的火星。

他就覺得發熱，彷彿有一個看不見的人，很笨重的，一把抱住了他，抱得他氣悶，發脹；他很想想別的事情——自言自語的想着。

——今天吃中飯的時候，那個打圖樣的工友講起法國的電氣技術。

老婆吃得慌忙起來了；而丈人吃得便慢了。他的嘴唇發抖着，而臉和禿頭都反映着暗暗的笑容。

——這是組織——巴渭爾幻想的說着。

——唔，德國怎麼樣？——瓦爾克用一種甜蜜的聲音問着，抬起眼睛看着天。

——那邊很好；那邊的黨的機關像機器似的工作着……

——謝謝上帝——老頭子說——我已經不放心起來了：德國人的事情難道完全都好嗎？

瓦爾克的聲音很尖利的叫着，而巴渭爾很不好意思他已經知道這老頭子的烏黑的動搖的牙齒縫裏，又要透出些什麼話來。你看他鼓起着嘴巴，歪着頭，像只烏鴉似的，一只眼睛釘住了女婿的臉，用那種挖苦的聲調唱着：

——可見得在德國什麼都好？而在口袋裏怎麼樣呢？（註）

他就在椅子上跳動着，哈哈的笑着。沃里袞卡也快樂得很，她拍着手，把羹匙落到椅子底下去；母親打着她的後腦，叫着：

——揀起來，倒霉東西！

女孩子哭了，低低的，很可憐的；父親把她抱得緊緊的，四面看了一看：已經黃昏了，是時候了，暗的和亮的到這時候都混合起來，變成了糝糊的灰色的景象。不知道什麼地方，有些青年在唱着歌，聽得見很起勁的手風琴的聲音；而巴渭爾的周圍，只聽見丈人的說話，像蝙蝠似的在糾纏着：

（註）這在原文是「言語的遊戲」，因為「德國」原文是Germania，而「口袋」原文是Karmann。

——不行，你不要管德國，你要想想你的口袋，我請求你討了老婆，就應當想想口袋，啊！假使小孩子已經一個個的生出來了，那就要替他們做一個安穩的家庭，這是要口袋裏有錢的，啊！

馬珂夫拍着睡着去的女兒，心上想起他的丈人，四年以前的瓦爾克，據他所知道的，不是這個樣子，簡直是另外一個人；他還記得有一次，在一個廠房裏的羣衆大會上，這個老皮匠，揩着眼睛上的小淚珠叫着：

——孩子們！你們真可憐，唔，反正是一樣的！一直往前走！勇敢的往前走！我們自己可憐自己，照着人家的命令過活；我們是爲着你們受了這些苦，你們現在又要爲着自己的孩子們受苦了……

有一次這老皮匠和巴渭爾說：

——我看看你，好兄弟，聽着你，可惜我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唉，我要有你這麼樣的一個兒子……

着：

然而，自從城裏那些「愛國派」挖掉了瓦爾克的右眼，這老頭子就陡然的退化了。
——退化的也不止他一個人——巴渭爾很憂愁的想着。
他老婆很氣憤似的收拾着桌子上骯髒的碗盞，碟子響着，羹匙掉下來，而她還要叫

——揀起來！你知道我很難彎下身體去。

——不行，你把那些「政治」讓外國去管好了，而自己管管家裏的事情！

叫着：
馬珂夫抱了睡着了的女兒到屋子裏去，階沿上的木板叫着，老婆也跟着這種聲音

——要不是這些蠢事情……

——是啦，是啦，是啦！——女人的木頭似的聲音啦啦啦的敲着。

從烏黑的樹林背後，升上了淡紅色的月球；巴渭爾坐在階沿上，他老婆就在他的旁

邊，他摸着她的頭髮，差不多是噉噉的對她說：

——假使把我捉到了監獄裏去，同志們會來幫助的……

——怎麼啦，你等着罷！——達沙拖着鼻涕。

——我們大家一定要組織起來……

——你去組織好了。幹什麼又討老婆呢？

他心上，他的腦經裏閃動着他所貴重的思想，他不聽見達沙的煩悶的反駁的話；而她也不聽他。

——不要給我講那些廢話！你以前一個月拿回來一百盧布呢，現在呢？

——這又不是我不好，這是一般的條件……

——你不要管那些條件……離開你的那些同志，工作好了……

她也願意很親熱的，很有理由的講，然而一天到晚忙着，已經累了，要睡覺了。這些話已經這麼講了四年，一點兒也沒有什麼改變，她可憐丈夫，替他害怕，他是那麼慈善，那麼

蠢，像向來一樣，總是那麼倔強。她知道自己不能夠克服他的倔強；她心上替自己害怕，替女兒害怕，這種恐懼一天天的大起來。可憐丈夫的心也在一天天的增長起來，簡直是在壓迫着她，然而她找不着表示這種心思的字句，反而變成了惡意了。

而他看着：院子裏的槐樹的影子爬到他的腳跟前來，那影子的無數的尖尖的指頭很貪心似的抖動着，伸張過去；他儘想着將來的事情，很神祕的對他的老婆說：

——你看，在法國已經……

——不要說了！——她很憂愁的攔住他的話，昂着頭對着天，差不多像是喉嚨裏塞緊了什麼似的叫着：——要知道活不到那種時候，要知道我們的孩子……

他不做聲，他彷彿是從遙遠的光明的高處被人家扔進了這個小院子，被一些歪歪斜斜的小籠子擠得緊緊的。

她呢，心上要想哭出來，然而憤怒使她的眼淚乾枯了，不過喉嚨裏哽咽着她很沉重的站起來的時候就說：

——我去睡覺了。你又要到同志們那裏去了……

——是的。——他停了一忽兒才回答。

她走的時候，又很響的囉囉着：

——把你們都捉光了就好了，你們這些天殺的，也算是個結局！也許，倒可以變得聰

明些……

月亮已經很高了，影子都短了些。狗叫着。

那個游蕩的婆娘芬卡·魯柯維察，在什麼菜園那邊，用喝醉了的哭聲唱着：

我的親愛的，逛着沃爾加……

啊呀呀，淹死了，我的冤家……

100

有時候，這種談話的結果就要大吵大鬧：達沙叫着，惡狠狠的興奮着，喘着氣，揮着手，她的很大的胸部在那骯髒的上衣裏面很不好的抖動着；巴渭爾看着她這種時候的樣

子真要噁心，他不做聲的丟開許多侮辱的粗蠢的字句，自己很奇怪的想着：

——怎麼我會沒有看見她是個這樣的人呢？

有一次，經過了這樣的吵鬧之後，出了一件事情——使得他的心分裂了，有一年多的時間他感覺到虛偽的痛苦，自己覺得羞恥，然而不能夠消滅這種虛偽。

那一天禮拜六，他帶回去的錢很少，這使得他的老婆暴躁起來：她把錢都扔在地板上，對着他大叫大鬧。他也生氣了，很嚴厲的很堅決的對她說：

——不准做聲！——她就把他往門那邊推過去，發狂似的叫：

——滾出去，叫化子！房屋是你丈人的，是我的！你是來閒住的，你只好到監獄裏去，滾罷！

他知道這一次吵鬧的原因，那時候正要醃白菜了，而沒有錢買菜。他受了這樣的侮辱，自己也不記得怎麼樣，就走到了街上，很久的坐在一個什麼人家的菜園裏，竭力的要想抑制住自己的氣忿和痛苦，後來，跑到城裏去，在一個很骯髒的酒館子裏喝了些燒酒，

不知不覺的走到了「教堂花園」裏——這是靠近那個矮小的五個屋頂的教堂的一個可憐的小花園。

風吹着，一根什麼繩子撞在銅鐘上，發出一些低低的嘆氣似的聲音。教堂的周圍，掛着一圈燈籠，燈籠裏的火抖動着；而屋頂十字架的上面，一片片的灰色的雲飛動着，露出一些寒冷的青天，像些青隱隱的窟窿似的；彷彿一陣陣的風是從這些窟窿裏的呼哨着溜出來的，是從這些天窗裏溜到空間來的。

有時候，在黑雲的中間露出那個受了驚嚇的月亮；黑雲又在擁到月亮上去，好像一羣灰色的叫化子擁到一個銀角子上去；這是人家扔給他們的；沉重的灰色的雲，在天上抹着月亮，把牠變成一個可憐的昏暗的斑點。風在搖動着地球，像兇惡的奶娘搖着她所不喜歡的小孩子的搖籃。

馬珂夫坐在板櫬上，用手撐着醉昏昏的頭，無頭無緒的想着生活裏的惡意的玩弄；人越是要好呢，他所得到的越是不好。

有一個什麼人坐在他的旁邊來了，他抬起頭來——自然這是一位姑娘，他覺得，正應當有這麼一回事：深更半夜一個人坐在這種荒僻的地方，除掉賊或是娼妓，還有誰會跑到他跟前來呢？

他和她講了一陣，後來，很久的在街上走着，一路上，巴渭爾醉昏昏的給她講些自己的不幸的結婚，說他的老婆不是他的知心人，也不能夠對着她表白自己的整個的心。

那姑娘說：

——這是常常有的……

——常常——巴渭爾問了——你怎麼知道呢？

——常常抱怨呢……

巴渭爾看看她的臉——一點兒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很普通的這一類游蕩的姑娘們的臉。

他記起了自己的老婆，他惡意的想着：

——給你受用罷！我就同這個姑娘去……

到了她的家裏，他又講起生活，講自己的思想，後來就躺下去睡了，她還沒有上床來就他，他已經睡着了。

早晨，他很不好意思的，同着她喝茶，竭力避開那姑娘的眼光；走的時候，他要給她三十五個戈比，這是他身上所有的錢了。

然而她很平心靜氣的推開他的手，很過意不去的說：

——爲着什麼呢？不要的。

他不喜歡她的姿勢，她的話也像是很討厭似的。

——不要這樣，你拿着罷！

——好！——她同意了，拿了那兩個小銀角子。然而，她聳聳肩膀又重複的說：

——不過一點也不爲什麼，要知道……

——她馬上要請我再來了，——巴渭爾穿着大衣，一面想着，——一定要說她叫什

麼名字，什麼時候在家……

而她，眼睛看着地板，看着他的腳底下，思索着似的說：

——你昨天談的話很好……說我們姊妹們，說我們女人……

這幾句話，真的恭維了他，暫時把他那種看輕她的感覺打消了。他賠罪似的笑着，就說：——要是這樣，我就很高興……我喝醉了，要知道我平常是不喝酒的……再見罷！她不做聲的伸出手來。

他到了街上又想：

——沒有請我再去。錢也想不拿，——爲什麼？

他不能夠記起自己說的話，甚至於她的話也記不清楚了。

他又是滿意又是可惜似的，奇怪的感覺着，跑到了家門口，心上還想着：

——再碰見她，還認不得她呢……

雨浙瀝酒啦的，他的大衣都打濕了，壓在肩膀上，頭痛着，只想要躺下去睡。

他的老婆不做聲，甚至於看也沒有看他他在角落裏坐了很久很久，看着她用了很大的氣力拌着麵粉，她手臂灣上的幾個小渦兒，很美麗的，很迷人的，一忽兒發現，一忽兒消滅。整個的她都是那麼肥滿，那麼結實。

爲着要開始談話，他就問：

——沃里亞在那裏？

——那裏！今天是好人過節的日子，她同着外公到教堂裏去了……

巴渭爾很和平的說：

——這我却不懂得了：爲什麼三歲的小孩子，要同她到那種悶氣的地方去，天還在下着雨。

他說了，就停止了，記起了他已經不止一次說過這幾句話，回答他老婆的報告。

她手底下的麵粉響得更厲害了，桌子都在發着響聲。

——給她說：你看你把我逼到了什麼地步，看見嗎？你把我往什麼地方推，給她說穿

了罷？

他心裏有點兒什麼樣的感覺跳動了起來，他就走到她跟前，把手放在她的圓滾滾的肩膀上。

——不要爬上來！——她叫了一聲，推開他的手，臉脹得通紅，甚至於脖子上都充滿了血影。

——滾你的蛋，不然，我就這麼打你一個巴掌！

她伸直了腰，用手理一理頭髮；而她的手上沾着許多麵粉，所以她的頭髮都變了灰白的了。

瓦爾克抱着沃里亞走進門來，脫掉了眼鏡，一隻眼睛閃爍着，說了：

——上帝送了仁愛來……

——爸爸！——那女孩子叫着。

巴渭爾想去抱她，但是說起來昨天晚上是在那種地方過的夜，就很憂鬱的彎着背，走

出去洗手了。

老婆整天的拖着鼻涕，而丈人不斷的譏笑他。

——怎麼啦，『社會政治家』先生，你怎麼不吃肉餡餅呢？你吃罷，現在離着工人等級的勝利，離着一切叫化子都有肉餡餅吃的時候，還遠得很呢！

——你還是不要惹我罷！——巴渭爾很不願意的回答他。——要知道這是沒有什麼結果的……

——這樣對了！——瓦爾克表示同意。——沒有什麼結果的……

過了幾分鐘，他又開始了：

——你們的幾雙鞋子，我修好了，你看見沒有？

——看見了。

——滿意罷？

——謝謝。

——達里亞(註)，他還感謝呢；到沒有吃的時候，我就把這個感謝當麵包吃……

雨打着窗子，擱樓上呼啦呼啦的刮着風，有個什麼東西敲着似的。屋頂上的松樹響着，沒有關上的側門撲通的一撞，門門碰着發響，而水流到木桶裏去，又像是唱，又像是哭的吵鬧着。屋子裏是昏暗的，一些烤焦的葱，還有皮革和樹膠的氣味。

馬珂夫看見那小女孩子都覺得到大人的情緒；她很害怕的，看着大家，眼睛裏表示着懷疑的神氣，皺着眉頭，要想哭出來。

——她的將來怎麼辦呢？——他看着那孩子，心上這樣想，自己覺得對她不起。

——到我這裏來，好孩子！——他叫着，擦擦自己的手；然而沃里亞跑到他跟前的時候，母親就抓住了她叫：

——你敢去！

(註)就是達沙的名字

沃里亞哭了，把臉悶在她母親的膝蓋上，然而她母親站了起來，把她推到角落裏去：

——去睡罷，躺死罷！我不要看見你……

——巴渭爾也站了起來。他臉上覺得發熱，而背上一陣寒冷很尖利的刺着他。

——你要是再——他跑到老婆跟前說，——再敢……

他老婆把臉湊過來，噉噉喳喳的，充滿着痛苦和恨毒的聲音，請求他：

——唔，打罷！唔，打下來！

而丈人手裏抓着一個檀子，跳起來叫喊着：

——哎唷，哪！這樣的團……團結精神……！

巴渭爾推開了老婆，拿了帽子，就衝了出來。

他在雨地裏跑着，絕望的想着：

——要不是他叫起來，我簡直要把她……

迎着他的是一陣陣的齷齪的水，澆在他的腳上，而風把秋天的冷雨吹在他的臉上，

許多刺痛着的雨點。

他又在這個姑娘家裏，坐在桌子旁邊，把一件淋濕的上衣丟在地板上，一隻手揮着，別一隻手擦着喉嚨，很慌忙的講：

——我不是畜生！我也懂得並不是她的不好……

那姑娘很擔心的在房間裏轉着，像個陀螺似的，彷彿有什麼看不見的力量在趕着她；她生着自暖壺，在自己的膝蓋上折斷那些小柴片，撥動着煤炭；她的赤裸裸的肩膀上披着一條大圍巾，那圍巾的角落，像翅膀似的，跟着她的旋轉到處飛舞着。

——我到你這裏來了，我還有同志，可是對他們說起這種事情，實在太難爲情了，雖然他們也一定經過這種日子，在家庭裏面大家互相的磨難着，爲着什麼呢？你說罷，爲着什麼呢？

——我又不知道，——他聽見這麼一聲低低的回答。

——這種腐爛的生活一直爛到大家的骨髓裏，爛到大家的心裏，這樣，忽然間有一天心痛起來了，痛得那麼兇狠，惡狠狠的……

那姑娘走到他跟前，很小心的摸摸他的襯衫，眨着眼睛的說：

——你打濕了，我這裏什麼也沒有……怎麼辦呢？

——不管牠！——他請求她，抓起她的一隻手。

她輕輕的拔出手指頭去，很擔心的接着說：

——你要傷風的，要生病的！這對於工人真是倒楣了！

她洒脫了手，走到堆草的那間屋子裏去，可是，立刻就回來了，拿來了一塊什麼花布，

把她在自暖壺的煙囪上烘着，不關心似的勸着她的客人：

——你換了衣服罷……這雖然是女人的，可是乾的。

她把花布衣服丟在桌子上，又到那草屋裏去了，而馬珂夫看着她的背影，彷彿在夢

裏似的想着：

——命運這是什麼蠢話，命運簡單的一個問題是你往那裏去而對於命運反正是
一樣。

不知道從那一方面爬出來了一些譏刺的想頭，漸漸的發展着，彷彿是他的丈人在
用那兩片薄薄的嘴唇給他噉噉的說着：

——怎麼啦，逼住了同志們，啊？你在這種困難的時候，爲什麼不跑到同志那裏去，你
應當到他們那裏去呀！啊哈，難爲情哪？

他緊緊的撫摸着自已刺蝟似的剪短了的頭髮，很怨苦的笑了。

——你怎麼啦？——那女主人從門那邊看着他，很認真的問他。

潮濕的衣服沾在他身上，引起一陣難受的寒冷。巴渭爾很快把衣服脫了，就用那一
件很長的女人衣服裹着身體。

——這樣好了，——那姑娘走進來，說着。

——好笑罷——他問。

——好笑——那姑娘表示同意，但是她臉上連笑容的影子也沒有。

巴渭爾第一次才釘住了她，很沒有禮貌似的看她：小個兒，矮矮的身段，高高的顴骨，狹長的不大明顯的眼睛。

——「好笑」，你却「不笑」——他說着，四周圍看了一看。

房間裏面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兩張椅子，一個櫃子，這就擠滿了；門那邊還有一個大爐子。前面的角落裏，供着一個小神像，神像的上面插着些楊柳和紙花，黑色的牆壁上掛着花花綠綠的圖畫，有些蜚蠊在上面爬着，發着響聲。牆壁的罅隙裏嵌着蔴布織。窗子很小，四方形的，上面的玻璃陳舊得模糊了。

那姑娘低着頭在看自暖壺，沒有回答巴渭爾的話；他覺得自己很不好意思，很不痛快，自己想着：

——蠢傢伙，大概是。

他就問：

——這是廚房？

——是的。

她把水滾着的自暖壺放在桌子上，切了一大塊麵包，倒着茶，低低的，像窗子外面的雨一樣單調的講了：

——兩個老太婆住在這裏，老處女。不過她們差不多從不在家裏燒飯，總在找着有錢的熟人，吃飯就在他們那邊吃。也不常常住在家裏。我這裏除掉麵包，什麼也沒有了，對不起！

——我不要吃——巴渭爾說着，覺得更加不自在起來：唔，幹什麼跑到這地方來呢？忽然間，出於他自己的意料之外，很嚴厲很大聲的問她：

——你登記了？

——在什麼地方？

——在警察局裏？

她很平心靜氣的回答：

——怎麼啦，自然登記了的！我是她們的廚娘，又算是丫頭。白天裏，可沒有什麼事情做……

巴渭爾覺得不對，覺得有了誤會……

——我問的不是那個……

她猜着了。她那顴骨很高的臉暗淡了，眼睛完全閉上了。

——啊嘿——她禱告着似的說——這……這是說我昨天在馬路上。我並不幹那樣的

事情。
他不相信。他伸直了身子，靠到椅背上去，笑着，看着她——他覺得好笑，笑她隱瞞自己的職業，真好笑，而且可憐她。

那姑娘的歪斜着的眼睛忽然張開了，——眼睛是藍的，溫暖的，很有趣的照耀着她的顴骨很高的臉，稍微顯得美麗些。

——我那是隨隨便便的，昨天那個樣子，——她說，手裏抓着麵包屑，把牠們搓成一些小球兒，——我也覺得氣悶，就出去了。也許，我那時候簡直想跳到河裏去呢，而你剛好坐在那裏。我想，一個男人，他也覺得難受呢！我就走到你跟前，而你立刻就講起話來了。我看得出，你是在不好過。像是也在想那種罪過的事情……這差不多天天有的事情，自己用手鎗打死呀，上吊呀……

他聽着，也不知道相信她呢，還是不相信，只在自己想着：

——「就出去了。走到你跟前。」講得多麼無味。沒有意思的姑娘。

而那姑娘，仍歸用那樣平靜的聲調，簡單的字句，講着：她是個莫爾多人，家裏也是有錢的，自己還認得幾個字，在教堂辦的初等學校讀過書。一場火燒，把她的家燬了，父親到西伯利亞去找田地，後來就沒有消息了。她就到一個車站上去當丫頭，在那裏住了三年。站長有一個兄弟，是電報生。

——你講話的時候，簡直很像他。

她又用那光亮的眼睫毛遮住了眼睛，很自信的重複着：

——簡直，簡直……

——他在什麼地方？——巴渭爾問。

那姑娘沒有馬上就回答。

——捉去了。

她的字句裏，聽不出什麼愁悶的意思；然而她很奇怪的旋了一下頸子，她的額骨更加尖銳的聳起着，她的臉忽然間變得像狗的嘴巴似的，正要叫起來呢。

巴渭爾已經不想是不是應當相信她；不要想這種問題了。

她突然間很大聲的說：

——我有過一個小孩子……

——電報生的？

——是的。生出來就是死的。

——電報生那個小夥子，很好嗎？

——是，是的。只他一個人他自己說，大家都笑他。就這麼把他一個人抓去了。把我就趕掉了。

煙囪裏，風在吼着，簡直像一隻沒有人管的老狗。

生活完全成了虛偽的了，而這種虛偽，好像鐵鏽似的。在馬珂夫心裏啃着自己對於自己的尊重。

他愛他的老婆——愛抱她的溫暖的強壯的大身體，她那很烏黑的眼睛有一種很貪心的叫着他的眼光，這眼光對於他是個不能抵抗的權力。

有時候，在心緒好的時候，她很沉着的，不知道為什麼帶着一點兒鼻音的說：

——喂，你來罷，抱一抱你的老婆，親一個嘴，啊，你這個淘氣東西。

然而，曾經有過那種日子，好幾個禮拜，他差不多忘記了地球上還有這麼一所烏黑的

屋子，在那城外的地方。這所屋子，像一個地洞，只有兩個半明不暗的窗子，屋頂上蓋着青泥苔，而烏黑的房間，像個地坑；那裏面住的女人只是個不做聲的馴服的畜生。所有這些，都在他記憶之中，漸漸的溶化下去，變成了用不着的東西。假使有時候，這些東西偶然像個無味的夢境似的，出現在他的腦筋裏，巴渭爾也很滿意的想着：

——那是過去的了！

最初，他非常之想把所有這些事情都講給老婆聽，要講得她覺得自己對他不起，要她懂得這心裏的矛盾對於他和她是有多麼樣的危險。

然而，開始這種談話是有些害怕的；她和氣的時候，可以和她講話的時候，很快的就過去了，快得捉摸不定的；他要是遠遠的開始談起什麼事情，和家裏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的事情，她却已經吃飽了，很疲倦的打着呵欠，用那種睡夢裏的聲音攔住他的說話：

——唔，你又來那一套空話了……

而請求着，命令着：

——就這麼愛我好了，不用你那一套話……

如果他還要繼續的說下去，他老婆的眉毛中間就要發現憂鬱的皺紋，她的眼睛發亮了，乾燥了，她就開始很生氣的教訓他：

——你，算了罷，我給你說，你想想，你有孩子！書總是有的一書架的書……書呀，同志呀，所有這些東西，對於討了老婆的人，是用不着的……你看看，所有有家眷的人都離開了你們，自己做着自己的工作，乖乖的，爲着老婆，爲着孩子。只有一個謝爾白珂夫同着他的馬史卡，混在你們堆裏，可是，你怎麼比得上他？他上一個月總共只拿着了三十六個盧布，罰了兩次……

她很起勁的很細緻的在當地打聽着一切「消息」與「謠言」，所以她知道許多人的壞處，她從不講什麼人的好話的，而總是咄着嘴很得意似的講許多幸災樂禍的話，時常都是些不正確的消息，就這麼一大堆一大堆的堆到他丈夫頭上去。

——沒有這麼一回事，達理亞！——他想停止她的說話。

她哭着似的反駁他：

——唔，自然哪！我知道，你只相信同志的話，不相信老婆的話……

巴渭爾的好意，受着她這種說話的壓迫，彷彿是在擠出血水來；這種好意，受着壓迫，失掉了一切力量，就這麼在他的心裏無影無蹤的死滅了；他的心就一天天的更加沉默了，在老婆跟前他的心是沉默慣了。

他不回答她的話，只是聽着，輕輕的吹着口哨，很模糊的想着：

——不會了解的。難道就這麼永久不了解了嗎……

很想要一種特別深刻的充實的女人的親愛，這樣的親愛，要能夠燃燒着肉體，能夠幫助心靈的發揚，使得牠更加光明些，更加熱烈些。然而爲着這種親愛，一定要走到城的那一頭去，到那個不美麗的莫爾多姑娘黎沙那裏去；她倒會聽他關於生活的敘說和對於將來的幻想，而且愛聽。很有趣的看見這樣的人，他能夠對着你坐着，彷彿昏暈之後醒過來，很貪心的吞着你的每一個字眼，像吞着空氣似的。

她的心胸裏也有些異樣的東西，巴渭爾所不大了解的東西——有時候，彷彿是一只小小的灰色的鳥兒在那裏唱着。

——你到教堂去嗎？——有一天她靠在他身上，問他。

——不。你知道……

巴渭爾很長久很熱烈的解釋給她聽，爲什麼他不到教堂裏去；然而，等他講完之後，

莫爾多姑娘低低的說了：

——一樣的你說要有地球上的和平，而教堂裏也在禱告着『全世界的和平』……

——不對，你等一等！我是講鬥爭……

——你要的鬥爭，就是爲着要大家和平……

他又反駁她，興奮起來，揮着手，拳頭在桌子上打着，自己覺得越說越好，越說越容易

表示自己的思想，因此更加高興，更加起勁的說下去。

而莫爾多姑娘靜悄悄的，倔强的反駁他。

——不，我喜歡祭司用那種低音的聲調說着：「把和平賞賜給你的世界。」對於我是一樣的，不管是誰說的，只要人家聽見需要和平！

她很近的站在他跟前，看着他的眼睛，很害怕的，靜悄悄的說：

——你看，大家都是兇惡的，到處都要打架！在酒店裏，在市場上，到處玩罷，也要打起來；尋快樂罷，也要打起來。在教堂裏，也還要發狠。爭奪着坐位。小小的孩子，也要挨打。要捉人，要絞死人。多少人被殺着！在警察廳裏打得多麼厲害！自己還要打自己，這也是發狠，自己打自己！我那一次發狠要想殺自己，恨着自己：活牠幹嗎，倒霉東西！好人簡直沒有，所以這麼可怕。這樣，好人是很少的，這裏一個，那裏一個，簡直不覺得……

他笑了她，然而她的話說得很簡單，沒有一點兒煩難，沒有一點兒勉強人家接受的意思；這種說話使得巴渭爾心上很原諒她，彷彿在她的簡單的信仰和他的嚴厲的智識之間放下了一根線索，使他們互相接近起來。

他許多次回到這個談話來，有時候說正經話，有時候說笑話，然而他總是碰見她的

巧妙的抵抗：莫爾多姑娘不反駁他，但是不相信他的理由。

——你看得那麼遠，要得那麼多！——他笑着說，——我和你還看不見和平呢，我們的生活在鬥爭裏面……

她想了想，就回答說：

——只要知道明天將要很好，那麼，今天就是壞些，也就不那麼嚇人了，而且也不覺得壞得那麼厲害了。

巴渭爾有時候坐在黎沙那裏，想起老婆來：他的手就萎靡了，心上一陣痛苦的滋味，身上發冷，很羞恥的，發狠的罵着自己：

——有知識的人，等等！而自己傳染了資產階級的腐化，而自己，還要那樣的……

然而，從這種難受的思想出去，還有各方面的，生活的深處的念頭；那些念頭是不清楚的，可是，很想要把牠們說出來。他又在黎沙跟前，展開他的受盡了痛苦的心，說着自己的老婆，說還是愛他的老婆，但是沒有她——沒有黎沙，他是很困難的。

——像和你這樣的談話，我不能夠和別人去說。男人大概總有一些心事，只能夠和女人去談，然而和我的老婆，我可不能夠談！和同志們，也不能夠……不好意思，很難為情講自己的私人的事情，不做聲呢，又不行！

她那粗糙的手掌，很瘦的手，很長的手指頭摸着他的頭髮，——聽着。

——我試過的，我和他們講，他們就照着書本上的話回答我。那些書，我自己也會讀的！大家都怕羞，不肯公開的說一說自己……也許有許多人和我一樣的痛苦，這痛苦是隨便什麼書上也沒有寫過的，只有心上寫着，要講出來又怕羞；然而應當講出來呀，這實在是痛苦！

他面前，碧藍的眼睛發着亮光，他也就忘記了這狹長的眼睛是歪斜的。黎沙的手在他的頭上或者肩膀上抖動着，彷彿回答着他心上的震動。

他抱着她，叫她坐在自己的懷裏，煩悶着，突然爆發的情慾燃燒着，在她的粗糙的發熱的巴掌上，嘴唇上親嘴。

——不要緊的，好人，——她低低的說着，眼睛漸漸的張開來，——過一些時候，自然就好了……

有時候，他把頭枕在她的膝蓋上就睡着了，而那姑娘一動不動的坐着，一直等到應當叫醒他的時候；她坐着，簡直像個奶娘似的，輕輕的摸着他的剪了短的頭髮。

……巴渭爾拿着些報紙來，把這個花花綠綠的紙張攤在桌子上，低着頭伏在上面，帶着一點兒鄭重的態度讀着關於歐洲的以及全世界的同志，關於他們的不斷的鬥爭和工作，關於黨的領袖，關於每天的戰鬥裏的不屈服的戰士。

她坐着不動，低低的偶然問他一些什麼；然而巴渭爾相信莫爾多姑娘全都懂得。

他發見：只要讀到關於英雄，首領……她的臉就很奇怪的扯長着，而她那碧藍的眼睛閃爍着，簡直像個小孩子在聽着神話裏的故事似的。有時候，這種呆呆的眼光甚至於叫人不舒服，好比一隻聰明的忠心的狗，牠在深沉的想着什麼——只有牠自己的不會做聲的畜生的心靈能夠懂得。在這種時候，他就覺得這個矮小的姑娘，平心靜氣的，什麼

事情都做得出來……

她常常問：

——那個名字，你怎麼說的？

停了一忽兒，她很清楚的唸着那個名字，又問：

——俄國話是什麼呢？

——不知道。我們俄國沒有這樣的名字。

——難道我們沒有這樣的聖人？——她不信任的不快樂的問着。

巴渭爾哈哈的笑了。

——聖人，好姑娘，不干我們的事！我們住在地獄裏，聖人是沒有的……

——要有的……——她有一次這樣的說。

這短短的一句話的聲音來得奇怪，彷彿半夜裏的第一次的鐘聲，在烏黑的夜裏，預先報告新的白日的產生。巴渭爾看着他女朋友的臉，然而沒有發見什麼特別現象。他想

她想問她：

——你問那些人名字幹什麼？

她低了頭不回答。他就很親熱的抬起她的臉，笑着問她：

——也許你想替他們禱告呢？

——那又怎麼呢？——她說，——我就在禱告哪。不過我不叫名字，而只是簡單的：

「上帝幫助幫助那些做好事的人！」你笑罷，我是反正沒有什麼的。

——這是沒有用處的，黎沙！

——誰能夠怎麼樣，就應當怎麼樣幫助那些好人。

——算了罷，黎沙！不對，你應當學得用另外的方法去幫助。

——等我學會了，我就用另外的方法……

她靠緊了他的身子說：

——這是不不要緊的：這又不會得罪他們……

巴渭爾抱着她，不做聲，想着一些不清楚的痛苦的事情。

同志們看見他有時候躲避着他們，躲避老婆，不知道他把那部份時間用到什麼地方去的；但是，他們不做聲，假裝着相信他的解釋。

只有那個快樂的鐵匠美海洛·謝爾白珂夫（註）有一次問他：

——巴沙（註）你怎麼也軋上了姘頭了？

（註）美海洛就是美沙的大名，而巴沙是巴渭爾的小名。

巴渭爾被他出其不意的問住了，就很不好意思的問了一句：

——還有什麼人也……？

那美海洛是個麻子，他像旋風似的忙亂着，揮着兩隻火燙了的手，哈哈的大笑起來：

——我這一次幹得你好！怎麼啦，好弟弟，啊唔，現在我去告訴你的老婆……

——不要，你不要說！——巴渭爾很認真的請求他。

——你給我什麼？把聶克拉莎夫詩集給我，啊？

——不給。我自己會給她說的。

謝爾白珂夫很奇怪的看着他：

——你說給老婆說？

——唔，是了。

——幹什麼？

——應當要說呢！

美海洛皺着他那凹下去的額角，斜着眼，眼看着旁邊，歎了口氣說：

——你這大概是很認真的事情了？那又怎麼呢，這是好的！大家看得出她不是你的

配對。她是個市儈，生來就是個市儈，骨髓裏都是市儈。黑馬總是洗不白的，何必去枉費時
候……

——他不了解的——巴渭爾心上想。

——你不喜歡她，——他低低的說。

——對了！——謝爾白珂夫譏笑似的表示同意，——這是對的：我喜歡別一個，不喜

歡她……

於是巴渭爾就問他：

——你也是這樣麼？

——什麼也是這樣？是了……

那鐵匠很不快樂的笑着，簡單的說：

——是呀，好兄弟，我也是這樣。

巴渭爾很奇怪的看着他，很小心地問：

——這又爲什麼呢？你們不是很好的……你的老婆是同志……

——就是這麼一回事了，就因爲她是同志！——謝爾白珂夫很愁悶的叫着，——這

才真是個問題，她拼命的咳嗽，乾枯下去了，她這個同志……

他們兩個人是在工廠的院子裏談話的，在那牆腳下，牆壁上滿是煤灰，在他們的頭上，機器上的出汽筒不斷的很生氣似的喘着：

——嗚嘿，嗚嘿……

含着許多煤灰的空氣裏，充滿着呼吼，喘氣，叫喊，火的搥動和鐵的響聲。

——三年生了兩個小孩子——謝爾白珂夫抽着香煙，很悲傷的咕嚕着——這是我們這等人受不了的。醫生說，熬住點兒罷。唔，我就開始避免那個……我也實在可憐她！真是流眼淚的滑稽戲，我的好兄弟。我避開了，避開了，哼，結果跑到……跑到那種不應當去的地方去了！也許，我要鬧出個大亂子呢。回頭走罷，也是沒有路……而且，回頭走是個什麼意思？老婆應當回到鄉下去，可不是生孩子。孩子，好兄弟，不是我們養得起的。一般的說，什麼是我們的呢？

他說着，看看週圍的一堆堆的舊鐵，因為堆過了煤弄得烏黑的泥地，以及那些屋頂，都在噴着煤烟和蒸汽的屋頂。

——我們這些人被人家作弄的苦哪！一點兒彩頭也沒有得拿的，不行，巴沙！

他把香煙頭往背後一扔，就回到自己的工房裏去了。他走路的樣子，是巴渭爾向來沒有見過的：低着頭，時時刻刻回頭看着，彷彿怕有什麼人追他似的。等到他走進了鐵匠間之後，巴渭爾才記起他向來是個快樂的淘氣傢伙，從不唉聲嘆氣的，總是那麼做戲似的，愛唱歌……記起了這些，巴渭爾就很深沉的思索起來了。彷彿剛才和他談話的不是以前的謝爾白珂夫，而是另外一個人，更加親近的人。他第一次聽見同志的簡單的說話，說起自己有些什麼痛苦；巴渭爾這樣站在機器旁邊想着：

——他現在能夠了解我的了，我要和他更親近些了，自然！我的生活是不好……

這可沒有辦到：還沒有過一個禮拜，人家在磚瓦工廠的附近找着了謝爾白珂夫，把他攙起來一看，原來他不知道被誰打傷了，他從此就進了醫院，很久還沒有出來。

——這是生活！——巴渭爾在家裏的屋子裏走來走去的想着，——唉，他真可憐，達沙，你真不知道他是多麼可憐！他的人是那麼好……

他坐在老婆旁邊，放低了聲音接着說：

——你知道，他不久以前還對我說起他的老婆……

——他那個混蛋東西，不說起老婆也就罷了——達沙很憂鬱的答應了一聲——
我可知道，人家爲什麼打他的……

——達沙，你等一等！

——你，自然隨便什麼下流東西都要替他辯護的，只要他是你的同志……
她很嚴厲的說：

——達里亞！我的同志裏面，沒有下流東西的！

——不要叫！

雖然他老婆用手臂推開他，他還是抱着她，和她講了謝爾白珂夫的事情。起初，她聽得很出神，然而，後來很生氣的推開丈夫，就罵起來了：

——啊嘿，這種餓鬼！難道馬里亞知道他的這些把戲的？

——你不要想去告訴她啊！——巴渭爾嚇得叫了出來。

——我一定要去告訴！一定，一定要告訴！——達沙狡猾的笑着說——嘿，看書看出了什麼把戲來了，混賬東西！嘿，可憐老婆孩子生得太多呢，聽見嗎！

她生氣的時候，總是挺直着身體，頭昂起着，嗓子裏喘着氣，鼻孔那麼鼓着，像馬似的。所有這些使得她更加有那種誘惑的力量，然而同時也在推開巴渭爾，使得他心上很願意她倒霉。他要看見她是病的，可憐的，恐懼得不會做聲的，或者是叫化子；在街上走着，穿着醜醜的破破爛爛的衣服，很委曲的鞠躬着，請求謝爾白珂夫的老婆給她些東西；而那一個——謝爾白珂夫的老婆是瘦瘦的很伶俐的聰明的女人；或者，他老婆要去請求那些她所懂不到的人，她的心是那麼沉重的黑暗的圓滾滾得像個鐵球似的，她是不能夠了解那些人的。

禮拜六的晚上，巴渭爾坐在黎沙那裏，低低的說着：

——人弄得了什麼地步了，甚至於一切好的「人道的」，反而當做是醜醜的東西。

我的心套住了一個圈套，不知道怎麼樣才解得開！我愛這個婆娘和女兒，自然是愛的，而她能夠給女兒什麼呢？我沒有你，黎沙，也是不行。唉，莫爾多姑娘，你的心真好，你是我的知己朋友……

她低了頭聽着他，而很認真的，聲音放低了，插進幾句簡單的話：

——不知道你要怎麼樣。想不出怎麼樣來幫助你……

然而，她想出來了。

有一天，巴渭爾又和老婆丈人吵了嘴，心上受着許多壓迫，很疲倦的在城裏的街道上走着，走過一些柵欄，關得緊緊的大門和烏黑的窗子，春天的夜晚躲避着月亮的冷淡的光線，藏在人家的屋子裏面。

——一方面是這樣，別方面反是那樣！——他一忽兒走在亮光底下，一忽兒又隱藏在樹木和房屋的影子裏面，心上這麼想着，——不行，一切這些東西都要丟開！或者，像我

所要的生活，或者，像她所要的愛情。我可要生活……夠受的了！

走起路來也是這麼困難，彷彿兩隻腳被影子細住了，像是陷在泥沙裏面或是骯髒的灰土裏面。他走到街道的另外一邊去，滿照着灰白色的月光的那一邊。

整個城市漸漸的睡着去，很不願意似的做着春天的不安甯的夢；然而在街上，還逛着一些黑黢黢的人影子，像是在找尋着什麼，又並不要找到似的。一個黑影過去了，這是個騎馬的人在鞍子上顛簸着——而馬蹄打着石頭碰出兩星青色的火星。

一個胖胖的警察牽着一個長頭髮的工人，用皮帶套着他的頭。那工人搖搖擺擺的走着，揚着手在威嚇着什麼人，嘴裏咕哩咕嚕的吵着，像個大蜜蜂似的：

——你等着罷，我還給你顏色看……

郵政局的小官攙着一位瘦瘦的小姐走過去，留下一兩句奇怪的話的聲音：

——那是開着的，不過只開那麼一點兒，誰也走不過去……

狗也像在睡夢裏似的叫着，把嘴臉伸出大門來；教堂裏的看門的不慌不忙的打着

報時鐘，打了一下，等一等，等着那響聲沉沒到淡青色的空氣裏去，彷彿眼淚滴到一大杯半凍不凍的水裏面去似的。

——十點鐘——巴渭爾數着。

他心上設想着莫爾多姑娘的形象：小小的個兒，穿着灰色的裙子，黃色的上衣，胸口帶着花邊。她有三件上衣，都是黃的，深淺不同，而且都太短：他舉起手來的時候，腰部就要露出來，彎下身子去的時候，背後看得見一段襯衫——鄉下人手織的杜布做的，裙子也是不趁身的，歪斜着的。

——她的頭髮很好，——他自己提醒自己，想要找出黎沙和他老婆同樣美麗的地方。

——很好的頭髮，軟軟的。眼睛也好。很可愛的……

然而像是有人在反駁他似的：

——而膝蓋是那麼尖尖的。肩膀也是那樣。

……黎沙的窗子裏烏黑的，他把臉貼在玻璃上，和向來一樣，用手指頭急促的打鼓似的敲着那窗洞上的洋鐵煙囪，窗洞裏的風車早已壞了。很久很久沒有回答，後來，一個別人的聲音低低的在煙囪口問：

——找誰？

——黎沙在家嗎？

很沉悶的回答着：

——她不住在這裏。

——這是怎麼的呢？

——她走了。

——什麼時候？

——四天以前。你請走罷。

——等一會兒！——巴渭爾大聲的說着，把胸口緊緊的貼着牆壁，——也許她留下

什麼話要給我說呢？

——你是誰？

——馬珂夫，巴渭爾·德美忒里支……

——有一個字條是給你的，我把牠從窗洞裏塞出來……

——火亮了一下，又熄滅了。

火又亮了起來，而窗子好像是一個很大的黃面孔，上面畫了一個十字形，這是黑色的窗格子。

從窗洞裏，瑣碎的響着，露出了一角白紙。巴渭爾抓住了牠，攤開來，貼在玻璃上，讀了上面的很大的不整齊的字母：

『巴渭爾德美忒里支，我敬重的人我很愛上了你這很不好要和你老婆一樣。因為我已經妒忌她起來了我恨她這於你一樣不好所以我走了到不知道的地方去（註）原文的標點就是這樣不齊全的。黎沙維他。』

他把字條抓在拳頭裏，然而立刻又攤開來，再看了看上面的爬着似的字，就把牠撕得粉碎，發狠的笑着：

——想出了這個把戲，狗東西……

他慢慢的把那些紙屑散在地上，看着田地裏，那裏一切都是死的，空洞的，像心裏一樣，這心是被驟然的恐懼擠空了。

——傻瓜……

後來，他輕輕的，肩頭磕碰着柵欄，往城外那邊走，走着，很憂愁抱怨着：

——唉，黎沙，唔，你到那裏去了……

——完——

笑話

一個醫生，紅頭髮，大鼻子，他那冰冷的手指頭摸着耶歌爾·白珂夫的身體，就用一點兒不含糊的低音說：病是錯過了時候的了，是危險的了；當這個時候——白珂夫覺得自己受了侮辱，這正像他年輕的時候，當着新兵，在土耳其戰爭那一年，打傷了一隻腿，在耶尼·薩格洛伊地方的一個小樹林子裏，樹上盤着許多籐蘿，烏黑的晚上，雨把他淋濕了，他腿上的疼痛不慌不忙地把他的身體從骨頭上剝下來似的。

——這是怎麼的呢？難道我就要死了？

那醫生坐在桌子跟前，預備寫藥方，他在試着發鏽了的鋼筆尖，說了幾句聽不懂的

話；而白珂夫心上難受得很，也就沒有聽他，只望着窗子——街上的風吹着雞毛，木屑和灰塵。

——你酒喝得那麼多……

病人心上罵着那個醫生，就反駁他說：

——這不是原因，喝酒的人還少嗎，可並不是個個都不到時候就死的！

而他的理智却暗示着他：

——哪——那個雞，雞還要活呢；牠還要生雞蛋，孵出小雞來；而你——可要死了！你那些困苦艱難的勞動就算是白費的了。

白珂夫不做聲的把醫生送到了門口；他赤着腳，拖着拖鞋，穿着一身單布衫褲，披着灰色的睡衣，看了看鏡子，那裏面非常清楚的反映着他的狹長的滿是骨頭的面孔，兩隻憂鬱的淡綠色的眼睛，筆直的鬍鬚——從巴掌上和下巴頰上一直拖到胸口。不好的面孔。

白珂夫歎了一口氣，輕輕的哼了幾聲，就在靠窗的皮椅子上坐下來，抹了抹鼻子，覺得右邊肋骨底下病又在動起來了，不斷的刺痛着肝部，全身像喝醉了似的軟弱，受了欺侮似的苦痛。

——喝得多了！而你用什麼安慰自己呢，傻瓜？——他還在問着那個醫生，看着他坐到馬車裏去。

——把自暖壺拿來？

胖胖的一個蠢婆娘——廚娘亞加菲亞站在門口問着。

——你這個紅臉婆娘，我給你說過好幾次了，叫你不要把椅子放在窗口太陽底下！你看，這椅子晒得成個什麼樣子！怎麼啦，你以為太陽亮着是專為糟蹋傢具的啊？

——那是你自己搬過去的——亞加菲亞一點兒不動氣的回答了。

白珂夫記了起來，的確是他自己很痛的搬過了這張沉重的椅子，這使得他看着那婆娘的不動氣的態度，更加發火了。

——滾你的蛋！

亞加菲亞不見了，白珂夫看着她的背影想着：

——這婆娘還要活四十年呢，而我可要死了！財產怎麼辦呢？老婆也沒有來得及討，事情忙得緊。應當一打完仗就討老婆的，現在兒女也可以有的了。太小心了。醫病也醫得太遲了。怎麼會知道我的生命這樣短呢？

他低了頭，自言自語的訴苦了：

——唉，你呀，上帝，上帝……

最糟的最討厭的事情，是沒有人可以承繼財產，二十年來費了這些氣力和心計積聚起來的財產。捐給寺院或者什麼別的慈善事業？理智不能夠同意。白珂夫知道得很清楚：牧師，神甫，一切管理『上帝的地上產業』的人——都是靠不住的，他們也都是黑暗的。有罪孽的人和他自己一樣。就是上帝也不行。白珂夫對於上帝是很小心的，不信任的。他總覺得，上帝很知道他的事情和想頭，上帝很精明的追究着他；正是上帝——而不是別

人——屢次妨礙他，屢次反對他的貪心，而貪心對於生活其實是必需的，是人的天性。常常有這樣的情形：一切都布置好了，準備好了，忽然間心靈裏彷彿燃着了一根火柴，小小的火燄搖蕩着，驚醒了一些灰色的雲霧似的思想，害怕起罪過來了，害怕起懲罰來了，有時候，還引起一些似乎是可憐別人的感覺。白珂夫總會趕走這些情感，抑制這些情感的。他很明白，這並不是鬼給他開玩笑，而正是上帝在耍他，上帝強迫他違背着自己的理智，對別人讓步；他受着了這種可笑的恥辱，就給契卿談——契卿是他所很喜歡的一個吃閒飯的人，是個駝背，眼睛像鳥似的，很膽小的。

——爲什麼「可憐別人」是我的責任呢？人家沒有可憐過我。誰也沒有給我什麼慈善。

——自然，那是蠢事，——契卿表示同意。

耶歌爾·白珂夫記起了他，就拿起手杖來，——其實是一根掃地刷帚的柄，——在地板上敲了幾下；過了兩三分鐘，一點兒沒有聲響的從門口鑽進了一個小小的駝背；他

的兩條腿是彎曲的，夾纏在一起，他的人就像個開瓶塞的螺旋機似的往上衝着。

——唔，怎麼樣了？——他眨着大母雞似的眼睛，很膽小的問着。

——我應當死了，聽見沒有？

契卿用手掌在自己的沒有鬍鬚的黃臉上摸了一轉。

——也許是瞎說的罷？

——不是的，我自己知道。

——這樣太早了。

——正是這句話了。哼，算了罷，死嗎，就死好了，這也沒有辦法的了。我是個兵。不過，這些財產怎麼辦呢？

那駝背倒着茶，兩隻腳在地板上擦着，嘆了口氣說：

——照法律，財產要歸你的外甥亞珂夫·莎莫夫。

——可是他是我的從堂姊妹的兒子！——白珂夫很氣忿的吼着，因為氣忿，他肋骨

底下的刺痛更加厲害了——我還不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總共也沒有看見過他五次。

——但是，照法律……

——法律！——白珂夫咬着牙齒，很粗蠢的罵了幾句。

——那麼，捐給慈善事業罷，——契卿很不願意似的勸他。

——那可不；我不把我的種籽種在石頭地裏。

——這當然不是好玩的。

白珂夫想了一想，又很生氣的說了一陣，始終託那個駝背明天就去請外甥來。

——我要看看，究竟是怎麼樣的傢伙。

亞珂夫·莎莫夫就在那天晚上來了，很恭敬的鞠躬着，並不伸過手去，只說：

——給你問好！

他的聲音不大響亮，可是很高的很有力量的，字眼裏面含蓄着一定的意思；很明顯

的——這並不是空洞的字眼，而是充滿着好意的。他的身量不大高，很有骨格的；他那風吹日晒的臉上，閃爍着兩隻柔和的平靜的淡藍色的眼睛；左邊耳朵的上面，很倔強的豎起着一簇淡顏色的頭髮，像是哥薩克式鬚腳；一個大鼻子的下面有些光亮的鬍鬚。他這個人的神氣的確有點兒堅強，清潔和動人的地方；白珂夫立刻就覺到了這一點，但是，他向來的習慣對於人總是不信任的，他心上就想着：

——那張臉是個蠢相。大概還是個愛玩女人的。

這位青年穿得很寒酸，一件藍布襯衫，帆布外衣，同樣的褲子，穿着長統的皮靴；白珂夫很仔細的看他，一面自己痛着儘是咳嗽，一面很正經的問他這個外甥——究竟怎麼一個人原來亞珂夫還只十九歲，是個木材商的店員，在教堂的合唱隊裏唱着『第一個次中音』，喜歡釣魚，喜歡讀書。白珂夫聽着他的很安靜的敘述，很不舒服的想着：

——他講話的神氣，彷彿在對着牧師懺悔。哼，講鬼話，他一定猜着了爲什麼叫他來的，所以裝着好人的樣子。

忽然間違背着自己的意志，他趕緊的說了出來——他的黑黯的臉上還表現了一種譏笑的神氣：

——我要死了，

他聽見的回答是：

——唔，幹什麼呢？

——怎麼「幹什麼」？——白珂夫很奇怪很生氣的問他。——我是有病！

白珂夫很堅決的對自己說：

——這小子是個蠢材！

然而亞珂夫·莎莫夫很堅定的很親愛的說了一篇話，從來也沒有見過他這種堅定的信仰：

——隨便什麼病都有法子治的，譬如用胡蘿蔔汁。一年以前，我開始得了肺癆；我那乾爹的母親，一個很慈善很聰明的老太太，就給我說，每天早晨喝一碗胡蘿蔔汁，空着肚

子喝。就這麼治好了。

莎莫夫很好的笑了一笑，用手摸摸頸子和胸口；而白珂夫覺得外甥的平靜的說話彷彿減少了他的疼痛。

——那是肺癆，我這是另外的病。

——肺癆也是病。不，你一定要試一試胡蘿蔔汁，或者酒精浸過的薑汁。薑汁還要厲害；牠裏面有硝石，而硝石是抵制腐爛的第一樣好東西；醃魚的時候，總在裏面加些硝石，防牠腐爛。一切病都是腐爛。

亞珂夫·莎莫夫說得非常之有意思，他的話一句一句的滑過去，很輕鬆，彷彿像唱歌，這就把白珂夫對他這個年輕外甥的不信任的態度打消了。

——你怎麼知道的呢？

亞珂夫很高興的，像對着老朋友似的，把他怎麼認識了一個有教育的人，而且是個釣魚的好手，可惜去年秋天自殺了。——都講給白珂夫聽。

——這是爲什麼？

——爲的失戀……

——唔，自殺總是蠢的！

——太倔強了。

——這是什麼意思？

——他自己的感情倔強得很……

——唔唔，——白珂夫哼了一聲，自己想着：

「這小子很好。愛講話。自然，還年輕……」

這樣很輕鬆的說着，又過了不久時候，沙莫夫才看了看牆壁上掛鐘的懶洋洋的時針，說他有要緊的事去，很恭敬的辭別了，就走了。

耶歌爾·白珂夫躺在沙發上，思想起來。長久的給人家談話總使得他很疲倦——談什麼呢？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出的人家要你給他什麼你自己也永久都知道：你要人家

給你什麼，而這一個——却有點特別，雖然還是小孩子。很謙虛的，並不來攀親眷，一次也沒有叫我舅舅，他而且一定知道我這位舅舅是很孤獨的。也許——他故意這樣狡猾？又不像。

契卿在棧房裏看着搬柴，柴搬完了，他很疲倦的，滿頭是汗。才走上來，坐在桌子旁邊。

——來過了？

——來過了。

——唔，怎麼樣？

——一下子就猜得透嗎？不過，他很親熱，這是看得出的。

契卿倒着茶，很餓的很起勁的嚼着麵包和香腸，注意的聽着主人的深沉的思索着的談話。

——他愛安慰人。安慰的人就是欺騙的人，我不相信他們。親熱也是一樣，這不是我所要的性格。人已經這樣慣了，彷彿上帝專門叫他們來互相譏笑的。

——這是對的——那駝背贊成着，他自己因為殘廢了，給人家無情的譏笑了一世。——就是這句話了！鬼作弄我們，彷彿作弄着鬥雞似的。「人犯罪，鬼好笑；上帝的意思，誰也不知道。」上帝呢，彷彿警察廳長進了戲院，儘看着，並不做聲……

白珂夫很長久的講着一些受了欺侮的話，後來，很疲倦的閉上了眼睛說：

——你沒有聽見過他的什麼，那個亞珂夫？

契卿把蜂蜜塗着麵包，連椅子轉過來，對主人說：

——他的東家個託夫說這小夥子很勤快的，可是有時候會存許多幻想。

——這是什麼？

——個託夫也不會解釋，而我以為大概是亞珂夫愛做些多餘的事情，不應當做的事情。我也問過教堂裏的副牧師；他可稱讚得不得了，自然，他的說話是相信不得的，他們是好朋友，一塊兒釣魚的。那女房東說，亞珂夫只有同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才喝酒，而他的朋友都是平平常常的人，孔諾諾夫那邊的鐵匠，銅匠，剃頭師父……

——他也找不到省長給他做朋友呀。

——他從不帶着女人到自己家裏的，很愛乾淨，清爽，慈善得很。

——慈善的？

——是的。

——這樣年輕就這麼樣！……這樣……可見得你去打聽，他知道了，他大概也猜着了爲什麼我去叫他？

——不見得會知道；我是很小心的。

白珂夫不做聲了，想着。

——唔，怎麼辦呢？只有這樣了。你始終再去打聽打聽。而且，再叫他到我這裏來，我似乎忘記了叫他。

白珂夫很憂鬱的發恨似的叫着：

——不行，你想想——我這是幹什麼？幹着，幹着，心上犯着多少罪，到臨了，爲着誰呢？

爲着外人，爲着個奶臭還沒乾的小夥子，啊？

——這個笑話是不大好，——那個膽小的駝背，眨着圓滾滾的眼睛，很堅定的說了。

病彷彿專等着醫生的判決似的，醫生來過之後，牠特別起勁的往前趕了；肋骨底下的刺痛更加厲害了，理智都模糊起來了，白珂夫覺得他身上的每一個地方都有一些愁悶和氣惱的小蟲兒在那裏不斷的工作着，蠕動着。

——怎麼樣了？——契卿問着。

白珂夫很生氣的吼着：

——難得很，第一次死，沒有經驗。

他喜歡開玩笑，也真的會說笑；這種本領，在人家受了他的欺侮而抱怨他罵他的時候，很能夠幫他的忙。

——這是上帝命令我來克服你的，——他往往這樣對人家說。

然而現在的玩笑可沒有用了，他不過照着向來的習慣和契卿開玩笑，其實契卿已經受不了玩笑的了。白珂夫整天的躺在沙發上，頭向着壁角落裏，在神像底下，覺得頭腦裏的思想漸漸的空虛起來了，空空洞洞的，像個鈴鐺似的，只有一個想頭在裏面敲着，響着：

——我要死了。這是爲什麼：

有時候，爲着要逃避這個問題，他又想起一些忘記了一半的禱告文的字句：

——敬請造物天主，萬能上帝……欽賜洪福，免墮地獄，暨一切兇殘……奸猾魔鬼，日鬼，夜鬼……

而覺得這些字句，並不能夠緩和上帝的意志——他的不可避免的早死，所以愁悶和氣惱的兇狠就更加厲害了。

他站了起來，把灰色的呢睡衣披在肩頭上，經過鏡子旁邊走到青隱隱的無底洞似的窗口去，——鏡子裏面就反映出一個囚犯似的長影子，黑暗的面孔，模糊的眼睛，亂糟

精的鬚鬚。他在鏡台上拿了一把木梳，坐到椅子上去，梳了梳頭髮和鬚鬚，看看街上，看看房屋——那些房屋之間都有濃密的花園隔開着，建築得很結實，很鞏固，都是準備過幾百年的。

街上很冷靜，沒有人，很熱。房主人都到鄉下的別墅裏去了，在許多人家的大門口，只有看門的懶洋洋的獸着。很靜，只有小鳥兒在花園裏忙忙碌碌的吵着，牠們倒也不妨害人家想着上帝的「不公」道。——看罷，這些房屋都在地底下打着深深的牆腳，這些磚瓦砌的「人的窠兒」，還不知道可以支持多少年呢；而人呢，那建築房屋的人呢，用自己的手的勞動裝飾着這個地面，却註定了過一個短短的時期就要死的——這是爲着什麼？爲着什麼要罰我——葛沃爾吉勳章的騎兵，第二行會的商人，耶歌爾·伊凡諾夫·白珂夫還沒有活夠，還沒有活到五十歲的人——這樣早就死呢？難道他的罪過比別人多些，難道犯了罪過就要叫人去死嗎？

晚上，亞珂夫·莎莫夫來的時候，病人覺得輕鬆些，外甥的談話趕開些憂愁的思想，

引起他對這個小夥子的很厲害的好奇心，要想了解這個青年，又非常之羨慕這個青年，——他倒還要活好久呢，可以生活得很安靜，很富裕，而且都只靠別人的力量；可以不犯什麼罪過的過活。這真是不公道的，甚至於是開玩笑的蠢事！

亞珂夫的談話很有趣；白珂夫常常很適意的覺得這些談話的新奇，然而他發見了外甥的字句裏面聰明和蠢笨很奇特的糾纏在一起，這妨害他決定一個對付莎莫夫的確定的態度，而他很急急乎的要決定這個態度。

——他因為年輕，還是因為天性這樣蠢的呢？——白珂夫自己問着自己，一面聽着亞珂夫·莎莫夫，而亞珂夫出神似的微笑着說：

——像大家一樣的過活，沒有意思；而不像大家一樣，又不容易。

——這是不錯——白珂夫表示同意——但是，人也有各種各樣的！

而這一位很美麗的小夥子，並不反駁他，可始終很倔強的說：

——主要的地方，大家是一樣的，如果仔細的看一看。

這使他覺得討厭。

——什麼是主要的？

——總想靠別人的力量。

白珂夫摸了摸鬍子，沒有做聲，很注意的看了幾眼。外甥說的是不錯的。然而他自己將要靠別人的力量，就是他白珂夫的力量過活——他懂不懂得這件事呢？如果懂得，那麼，他說的話是反對自己的利益的，可見得他的蠢；如果不懂得——也是蠢。

白珂夫竭力想要找着亞珂夫性格之中的最主要的一點，他就說：

——生活，好孩子，好比打仗，道理是很簡單的：不要錯過了好機會！

——非常之對。所以就有一切的不痛快的事情。

——沒有這個是不行的，沒有不痛快的事情！

亞珂夫笑着，不做聲。

白珂夫覺得外甥那樣姑娘似的臉上的微笑，來得個不湊巧，沒有理由，用不着的，有

點兒欺侮他『原諒』他的神氣。

——看罷，他自以為是個聰明脚色呢，——他心上想着，眯瞇着眼睛看了看亞珂夫。更不痛快的是看見亞珂夫·莎莫夫在談話的中間忽然不做聲了，眼皮垂了下去，不做聲，彷彿他知道什麼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不願意說，只在耍着茶杯裏的調羹，或者衣服上的骨頭紐扣。

這種沉默，有一次簡直使白珂夫生氣了，他吼着叫了起來：

——你怎麼啦，懂得人家給你說的話，還是不懂？

亞珂夫很恭敬的，甚至於很抱歉似的回答：

——懂得，不過我不同意！

——這又爲什麼呢？

——我是另外一種想法。

——什麼樣的？你說出來！你說——你反駁好了！你爲什麼原因要不做聲呢？

亞珂夫仍舊是那麽恭敬的說：

——爭論，我是不喜歡的，也不會。我想，爭論只會更加固定大家的不同意。

——這樣說起來，大家應當不說話，還是怎麼樣？

然而外甥並不回答他，而只顧繼續他自己的意思說：

——要知道大家爭論着，並不是要找着真理，而是要把真理隱瞞起來。真理對於人是很簡單的：大家都像小孩子似的，愛自己的親人，像愛自己一樣，那就好了。要反對這種道理，其實是難爲情的。

——好孩子！——白珂夫很討厭的想着，並且生氣似的笑了，雖然笑使他的刺痛更加厲害。

——你怎麼啦，能夠像小孩子似的過活嗎？會那麼樣愛親人嗎？唔，你呀！自己剛才同意過的，說生活就是打仗，而現在說……嘿，好兄弟，這太不行了！

亞珂夫不怕他的譏笑，仍舊輕輕的很倔強的說：

——可是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去避開生活裏的那些不幸。所以應當往這方面去想。

——往什麼地方？那一方面？

——生活簡單些，像小孩子一樣。

——唔，你這個人真蠢！小孩子是世界上最淘氣的人，你難道不知道？你看他們，像畜生似的，你抓我，我打你。

外甥微笑着，不做聲。

白珂夫很想罵他一頓，可是熬住了；他痛得發吼，很憂鬱的說了：

——唔，好罷，你去罷！我累了。

白珂夫坐在窗口，看着花園那邊的天上淡紅色的雲在漸漸的散開去，他很深沉的思索着糊塗的小夥子！他的頭腦裏盡是些酸果漿。這小夥子真糊塗，捉摸不住他，沒有辦法。

——唉，上帝到處是題目，謎子……

亞珂夫吃東西吃得很慢，這是壞脾氣，懶惰的人才那麼慢慢的吃。而且吃得很少，像老爺們似的一塊一塊的細細的嚼，嚼得長久久，彷彿是個老頭子，雖然他的牙齒是很好的，很堅固的。他還總在思索着，而在他那樣年齡，有什麼想的？走起路來也是不勇敢的，也在思索着似的，彷彿走在別人的地皮上。他臉上有一點兒「紅姑娘似的」什麼神氣，假使不是那一簇頭髮，那簡直是個女人的臉。

——像小孩子似的過活……傻瓜！你這麼試一試看，也許他倒還不是傻瓜，不過是個簡單的——心腸軟的小夥子，苦頭吃得太少，心腸還沒有硬呢？而且因為年輕，這小夥子希望不要欺侮別人，也不要欺侮自己，就這麼沒有罪過的過活？這還不壞，不過隨便怎麼樣也是不可能的！

白珂夫想起他自己的艱難的生活，他覺得他自己真可憐，而且，也有一點兒苦惱的可憐他的外甥。

——他也知道，不跟大家一樣生活是不容易的，他就應當懂得：沒有罪過，像「沒有牛油」的稀飯，是乾燥的，工作是壞的！人總想睡在柔軟的床上。亞珂夫始終還不討厭的，他裏面總應當有些白珂夫家的血統。

然而契卿來的時候，白珂夫譏笑似的說起來了：

——唔，好兄弟，我的承繼人不這麼勇敢，不好好先生生活，他說，要像小孩子似的，你聽見過沒有？

——這是福音聖經上的話，——那駝背很膽小的說了。

——這是什麼意思？

——福音聖經。基督，那裏……

白珂夫很生氣的咳了一聲嗽，摸摸發熱的肋骨，咬着牙齒的說：

——基督是上帝的兒子，而我是伊凡·白珂夫的兒子，鄉下人的兒子，這要有個分

別！基督沒有販過柴，也沒有在我們這班人中間過活。

他發狠起來了，用拳頭在皮椅子的臂膀上敲着。

——你要是想爲着基督生活，那就要脫掉你的衣服，丟掉你的靴子，赤着腳在刀尖上去走！頭髮也都剃掉，頭髮！

這樣的興奮使他疲倦了，他皺着眉頭，不做聲了，後來，又很憂鬱的罵契卿：

——你也不要胡說：基督，基督！基督和駝背是不配對的，你聽——聽見嗎？沒有益處的小鳥兒在唱歌，而人在死下去。基督是不知道這些的。

契卿很小心地插了一句話：

——在赫夫西曼園子裏，基督也抱怨過自己的命運的。

這使白珂夫非常的高興，他又興奮起來很快的說：

——怎麼樣？我記得的就是這句話了！早死對於他都是很苦惱的。而我還是個人……他病態的嘆了口氣，深深的坐到椅子裏去，伸直了腳，抱怨着說：

——怎麼辦，契卿，啊？我的財產要落到什麼人手裏去呢？這簡直是糟蹋我；收集着，積

聚着，犯着罪過，忽然間都往地洞裏一丟啊？

他很可憐的很生氣的說了長長久久，伸直了手，用手指頭戳着窗台上的花盆；而契
| 卿垂着頭聽他說，用手指頭在自己的彎曲的腿的尖尖的膝蓋上打鼓似的敲着。

——別方面說起來——他歎了口氣又說——如果不要亞珂夫，也不捐給慈善機
關，那麼，財產都要白送掉，拿去充公……

白珂夫露出着牙齒，笑笑：

——彷彿我是剝奪了一切權利的，判決了要我做這個終身的苦工？

——正是。笑話就在這裏！

——巧妙得很，啊？

——沒有出路……

他們兩個人很長久的沉默着，始終還在找出路，後來，那駝背勸他請亞珂夫·莎莫
夫住到家裏來，可以仔細些看看他，教教他生活的道理，——也許那小夥子會更加正經

些，那時候他要覺得財產加在人身上的責任了。

就這麼決定了。

雨像鞭子似的打着窗子上的玻璃，風呼啦呼啦的吼着；電閃的閃光照耀着街上的玻璃色的昏暗的天色，而青灰色的光線闖進半明不暗的屋子裏來，——那時候，窗台上的花彷彿在掉下來，一切東西都在顫動着，沿着地板滑到那個一張白紙似的門洞那邊去。

琉璃瓦砌的壁爐裏面很熱的燒着木柴，耶歌爾·白珂夫對着牠的火門坐着，烘着他的冷脚；在他的灰色睡衣上，在膝蓋和胸口，閃動着溫暖的淡紅的斑點，照耀着一部分的鬍鬚，而面孔留在陰影裏面，——閉着眼睛像瞎子似的面孔。

契卿畸形的蜷着身子，坐在一張矮矮的脚榻上，兩隻手藏在駝背底下的胸口，用他那隻奇怪的眼睛，閃動着火燄似的，從下往上看着亞珂夫的臉；而亞珂夫的肩膀靠在壁

爐的邊上，低低的，彷彿講故事似的說着：

——要知道財產越是積聚得多，人家的恨毒和妒忌也就越是來得多。窮人看見極多的財產……

——嗚嘿嗚，——白珂夫哼了一聲，張開眼睛來，而契唧歎了口氣，把鐵叉伸到爐子裏去。撥動着柴火，柴炭猛烈的爆着，濺出一些火星，落在爐子後面的銅盤裏。

白珂夫的脚划動着，踏着銅盤裏的火星，低了頭看着：一切都不好，都那麼不舒服！契唧的臉彷彿牛皮的似的，像個扯破了的皮球，——玩得太久了！而在他的腦袋上豎着一些呢絨似的灰色頭髮；田雞似的嘴很奇怪的張開着，而駝背的耳朵——也像畜生似的。像鬼似的。亞珂夫彷彿像一張圖畫，畫在那白色的琉璃瓦上的，雖然他穿得很漂亮，一切都是新的，可是並不見就好看些。

——怎麼啦？——白珂夫譏笑似的問，——照你說起來，這些窮人就想來搶劫富人麼，還是怎麼樣？

——一定應當要公平分配財產的……

——這樣，——白珂夫說——這樣好兄弟，你的想頭不行的！

——幾百萬人都是這樣想。

——你數過了嗎？

——民衆真正氣憤得很，——契卿很小心地插了一句話，眼睛看着火爐，——大家都不滿意。

白珂夫很不自然的抬起了眉毛，吼着：

——你，不要做聲！看見嗎——我也不做聲！

外甥搬到他家裏來之後還沒有滿兩個月，白珂夫就漸漸的聽見那個駝背很小心
的贊成亞珂夫的說話。契卿已經很諂媚的奉承這個小夥子，——他這個狗東西，居然覺
得有了新的主人了。

——唉，這些人……

外甥是特別的蠢笨，或者是個狡猾的傢伙。簡直不懂得他要的是什麼？他說話呢，說得很溫和，很親熱，顯然是要不知不覺的叫人和他同意——說生活裏的一切不幸，一切混亂，來源都是財富。這種思想是畸形的，古怪的，不是他亞珂夫的思想，這是他的虛偽。爲着什麼？他已經知道舅父死了之後，他就是富人，他也不像是個喜歡叫化子的人，會把財產分給窮人。他的確有些做主人的好脾氣，對於一切東西都很敬重，很愛惜，很喜歡秩序，清潔。他立刻就把看門的管束好了，自己幫他把弄得亂七八糟的院子整理好了，到處都看過，家裏事情都照料得到，有一個夥計偷東西也被他捉住了。叫化子呢，——他很明顯的是不喜歡的……

然而，他始終是模糊的小夥子，隨便怎麼也捉摸不定他：究竟真正的他在那裏？那一簇頭髮。他腦袋裏面，他的腦筋裏，大概也有這麼一簇倔強的頭髮。

忽然間，他故意講些討厭的異乎尋常的邪說，故意要來嚇嚇病人，惹我病人動氣，這樣要早些叫我進棺材嗎？這種猜想非常的驚動了白珂夫，他有一次簡直的問亞珂夫：

——你幹什麼說這些廢話？

——爲着要清楚——那外甥回答着，凸出着兩隻羊子似的眼睛。他的眼睛也是矛盾的：有時候看起來，這小子的確是個親人，好人，然而更多的時候却睜着兩隻呆呆的眼睛，一動不動的，彷彿看不見似的。——他講那些邪說的時候，他的眼睛總是這個樣子。

——必須要清楚。要叫大家一致的講好了，互相的幫助……

——互相的幫助，去反對誰呢？——白珂夫很生氣的問。——仇恨在什麼地方？你要懂着：仇恨就在人心裏！

——大家分離着是不能夠過活的。——那青年很倔強的堅持他的意見。——一句老話：『不要搗風，結果要變成大風暴的！』必須要擠出民衆大家的良心來，不然，就要發生全體民衆的暴動的……

——哼，你胡說！——白珂夫發怒的叫了起來。

他日裏夜裏的想着：亞珂夫能不能做承繼人呢？這些思想佔據了他，使他想不到死。

了，有時候甚至於覺得病痛也好些了。

——糊塗的小夥子，糊塗東西！每一個叫化子都知道，生活的真正保障，人的靠山，是財富，是財產。甚至於地底下的土老鼠都懂得……

夜裏，地球上的一切都沉悶的不做聲了，彷彿都在想着過去的一天，而人的思想似乎更加滯重了，差不多可以看得見，這所謂理智的形象，像一股煙氣似的，慢慢的拂拭着，到處散出那些黑暗的線索；白珂夫很驚心的聽着，猜想到樓上的人還沒有睡覺；他甚至於覺得他聽得見亞珂夫的倔強的說話，看得見他的眼睛，以及那駝背的驚奇的發皺的面孔。一定是亞珂夫在講着要變更國家的法律，要限制皇帝的權力——他甚至於在這些問題上都敢撒野的，小孩子！

關於這些事情，以前土耳其戰爭的時期大家曾經噦噦喳喳的講過，現在大家又想起來了，因為又有戰爭了。這是些「文人」的胡鬧，因為他們自己不願意去打仗，怕人家叫他們去扛鎗。那一次，他們甚至於想殺掉皇帝，可是遲了一些，打完了仗才殺掉的。

——所有這些把戲多麼蠢笨！耶穌納文（註：耶穌·納文——Jehus Navin，英文拼法是Joshua，

這是個希伯來字。這裏，他想的都是些古舊歷史的傳說和聖經上的古典。）也打過仗；達威德皇帝很仁愛的，還寫了祈禱詩，也沒有能夠避掉戰爭，牧師神甫都打過仗。高貴的王侯和韃靼人打過。聖·亞列山大·聶夫斯基也無情的打了瑞典人。可是，他們之中誰也沒有被人殺掉，多麼糊塗和蠢笨！

白珂夫躺得疲倦了，就坐到窗口去，看着星，看着那月亮的臃腫的女人似的臉，許多星很榮耀的裝飾着那個天，而從天上流下來的却只是愁悶。

大教會裏的神甫，阜多爾老爹總是這樣說：

——人對於天上的奇妙景象，賞識得太少了。——然而這位老爹玩紙牌却要作弊的，至於『普萊飛朗斯』（註：『普萊飛朗斯』(Pleasant)是一種很複雜的門牌方法。）那簡直不能夠同他玩。

白珂夫記起來了，他有一次和這個神甫相罵起來，他因為對神甫說，天上並沒有什

麼奇妙，只不過教人想到自己的無聊，遠不如白天太陽照着的赤裸裸的天。夜裏，天上不過蒙着一些雲，比較的不討厭，那時候你看見牠，彷彿沒有似的。人生出來就是在地上的，一些神甫想從地上把人引誘到天上去，那好像徵兵的官吏，在結婚的時候，把新郎官叫去當兵。那個神甫非常的生氣……

花園裏的樹木這樣濃密的被一層黑霧蓋着，彷彿有人用桐油把牠們浸過似的。城裏那麼清靜，簡直叫人忍不住，而要叫起來：

——火着了！我們燒罷！

——唉，上帝，上帝！——白珂夫心上抱怨着，——這是怎麼的呢？爲什麼你這樣欺侮我？我難道比別人更加有罪過些嗎，還是怎麼樣？

他就想起自己的一些熟人的事情來：他們還都比他壞，還要貪心，還要妒忌。他是有良心的，所以沒有知心的朋友，很孤獨的過了一生，不慌不忙的，準備着鞏固的巢穴，爲的要想同一個美麗的慈善的老婆，平平靜靜的過活。在自己旁邊有一個慈善的美麗的女

人使他穿得像洋囡囡似的漂亮，過節的時候，同着她去游玩游玩，坐着雙馬車，稱讚稱讚她的打扮，她的柔軟的身體上的寶貴的裝飾，叫別的女人都來羨慕這些——那是多麼好。好……

他眯着眼睛，在昏暗裏看看那些笨重的傢具，想起來他買這些東西的時候是抱着什麼樣的希望的。東西是有很大的意義的，人在這些東西當中住着，彷彿像在砲台裏似的。假使從這房間裏把一切東西都搬了出去，這間房子簡直像一口大棺材了。

——唉，上帝爲着什麼？

他覺得欄樓上，駝背住的地力，亞珂夫還在吵鬧着，像一部縫紉機器似的，輕輕的用好些字句縫着自己的邪說。

——他的思想是很倔強的。這倒不壞，雖然是些孩子氣的思想。就是我年輕的時候，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麼。

白珂夫的思想，不知不覺的，轉變了一種色彩。反正都是一樣的——除出亞珂夫也

沒有別的承繼人，這是他的福氣！白珂夫心上這樣決定了，不過覺得這是違背他自己的理智的；他想要自己給自己辯護，可是，又想不出什麼理由來，除非是這小夥子還謙虛，很清醒的，有了錢之後——還會聰明起來的。

然而有些時候，他暫時忘記了莎莫夫是他的承繼人的時候，他覺得非常的喜歡這個亞珂夫·莎莫夫。他很奇怪的感覺到外甥的那些倔強古怪的思想裏而有一種特別的理智，不是他耶歌爾·白珂夫所有的理智，對於他是異樣的，然而這倒是從心裏面發出來的理智，沒有受着生活的蒙蔽，爲的是堅決的信仰着什麼。白珂夫往往聽着外甥的巧妙的字句，有時候簡直是不懂得的字句，很輕鬆的表演出一些意思，他差不多羨慕他，所以故意的皺着眉頭，爲的是要遮蓋自己的不由自主的微笑，他想：

——巧妙得很。小鳥兒雖然是灰色的，唱起來倒是甜蜜的。我這種人就唱不出。他這小鬼頭却輕鬆得很……

白珂夫尤其喜歡的，是亞珂夫講他以前的東家倜託夫的生活，講倜託夫的奇怪的

酒醉，他聽着這些故事，甚至於大笑起來，張開了露着牙齒的嘴，吼着，擠着眼睛，很快樂的。看見自己的仇敵的可笑和可憐，自然是有趣的；而且發見自己的承繼人的精明的尖利的眼光能夠看得見人的弱點和畸形，也是有趣的。

——你說得巧妙！這是有益處的，看得見一個人的蹺了的脚是那一隻，總是有益處的。他左脚蹺了，再打他的右脚；他右脚蹺了，再打他的左脚！

而亞珂夫用他的清爽的口音描寫着：

——個託夫要是想大喝酒的時候，他就叫了工程師巴勒禮斯基來，他們兩個人總要變着許多花樣，喝這麼十幾天。花樣是這麼樣的：叫那個當差的赫里斯託福爾晚上到花園裏去，把二十幾瓶酒埋在地底裏，到處都埋幾瓶，而且要地面上看不見瓶口。而一清早，兩個人拿着鏟子到花園裏去找「鮮菌」，一面找着，一面用鏟子掘。找着一瓶燒酒，就很高興的叫起來：「白的！他們兩個就在亭子裏把燒酒喝完了，再去找「菌」；「紅菌」就是紅酒，「香檳菌」就是香檳酒，「黃毛菌」就是白蘭地酒，「暗灰菌」就是麗客兒酒。這

樣整天的找着，喝着，找到什麼就喝什麼。有時候先喝麗客兒酒，喝了一瓶再去找別一瓶。喝得來，佩託夫在草地裏跑着，裝着納吳虎東諾莎爾皇帝，爬在地下，唱着歌劇『仙人』裏的詞句：

——我是誰都不愛的人；

——一切活着的傢伙都要咒罵……

而巴勒體斯基躺在地下，哀哀的哭着，因為不能夠用牙齒把酒瓶從地裏面拔出來，他哭着，埋怨着：

——我的力量到那裏去了？

白珂夫笑着，雖然笑使他痛得更加厲害；而莎莫夫講着，却表示出很明顯的可憐的意思。

——自然，這是很可笑的，可是我很可憐這種人，——這種人的力量非常之大，其實他們可以搬運幾座高山，而他們只用幾隻手指頭做事情。說人是貪心，這句話完全不對；

不，對於工作的貪心，我却沒有見過！

——你還年輕，所以見得太少，——白珂夫說，他說這句話不過是要反駁一下，其實他心上却想着：

——這小夥子，真不懂得他。說起事情來，他的確像個做主人的，說得對：人對於工作沒有貪心，都是些懶鬼！然而這又來得奇怪，沒有見過的職員，工人倒反抱怨主人家工作得不好！還說：工作要認真。然而假使他要這樣說法，要大家認真的工作，拿出全部的力量來，那麼，他那小孩子似的思想就應當肅清。

——亞珂夫，你是個糊塗蟲，——他很憂鬱的厭煩似的給外甥說，——你總有什麼地方沒有想透呢，輕狂的……

莎莫夫不做聲，垂下了眼皮，想要摸平那一簇頭髮，而那簇頭髮反而更加翹得起了。

忽然間，商人們都驚慌起來了，整天的滿街都是馬車跑來跑去，他們像魔鬼似的坐

在馬車裏；白珂夫從窗子裏看看這些向來不會慌亂的人這樣不安靜的騷動着，就問契

卿：——他們鬧着些什麼？

他看見那駝背的憂愁的臉變了樣子，彷彿一朵花似的開開了，烏鷄似的眼睛已經失掉了那種病態的模糊；這種受人譏笑的小人兒，甚至於走起路來都堅定些了，不像他向來似的那麼膽小的轉動着兩隻彎曲的腿；現在他走動起來，彷彿他的身體裏面，他的駝背裏面，有什麼東西在那裏很得勁的跳動着。他很活潑的眨着眼睛，揮着手，扯動着吊褲帶，講了些完全懂不了的——向來沒有的，城裏面的大亂子，這裏面參加的有市議會，有同業公會，有商人，有貴族，甚至於牧師神甫。

——這裏，耶歌爾·伊凡納支，這樣的笑話鬧了出來……

——等一等。省長在城裏嗎？

——怎麼不……

——皇帝好嗎？

——很好的……

——唔？

契卿笑了一笑，那樣的笑法是他所不會有的，很不好的微笑：

——你問什麼？

——傻瓜！

亞珂夫一定能夠講得清楚些，一定說得出城裏而究竟出了什麼事情，然而他到莫斯科去了，已經去了兩個禮拜，還在參觀京城呢，而城裏面，越來越厲害的充滿着向來沒有的忙亂和吵鬧，像是耶穌復活節似的，或者，又像是平常日子的大火災裏的吵鬧。

——究竟在幹着什麼呢？——白珂夫很生氣的責問着。

——你知道，耶歌爾·伊凡納支，民衆要求……

——等一等，不要嘩啦嘩啦的什麼民衆鄉下人？

——鄉下人也……

——也什麼？

——也要求土地。

——要誰的？

——你知道……

他再說下去，就說得個亂七八糟；這個駝背在椅子上轉來轉去，好像螃蟹在滾湯裏似的，很不好意思的笑着，咕嚕着：

——大家都要算賬了……

他擦擦手，眼睛裏閃爍酒醉似的快樂的眼光，這是和他的驚慌的說話相反的，而他那兩隻彎曲的腿很討厭的在椅子底下亂划亂動。

——生活的一般的侮辱現在說起話來了，理智開始清算了，大家都同意，再也不能夠忍耐這樣的生活了……

——什麼樣的，你這個兩個背的魔鬼？

——這就是這個生活了！大家很膽大的講着一切，有些人簡直說這幾天以前差不多是睡着的，過去的日子只是做夢，真的！堅決，倔強……

駝背是坐在白珂夫的側面的，他旋過身子去，把他那個老頭子似的赤裸裸的臉向着白珂夫，他身上那件紅褐色的衣服就聳了上去，堆在他的尖尖的駝背上，露出一段白襯衫出來，皺得像一個大布包，還有吊褲帶，他的褲腳管上濺了許多泥，差不多一直濺到膝蓋上。

——我同這麼討厭的人住在一起，——白珂夫想着。

——真正的笑話，耶歌爾·伊凡納支，大家都跑到街上來了，在市議會附近擁擠着——滾你的蛋！

白珂夫刺了自己一個人之後，很煩悶的想起來了：

——這樣無聊的小蟲兒，他還要來驚動呢！我給他幾個錢，叫他不要住在我這裏了。

現在有了亞珂夫，我用不着他了……

亞珂夫在一天下雨天的晚上回來了，他在喝酒的時候就下樓來，很神氣的，彷彿從教堂裏受過了洗禮回來。他似乎有點兒什麼東西在他身體裏脹緊了似的，那一簇頭髮翹得更得勁了，眉毛很擔心似的壓在眼睛上，聲音放低了，啞了。就是坐在椅子上，亞珂夫也沒有向來那麼客氣了，而用腳把椅子勾到桌子那邊去。這更加使白珂夫覺得驚慌，預先感覺到什麼不幸的事情。

——唔，莫斯科怎麼樣？

他外甥很不痛快的一句一句的咬着字句。開始思索着的講，然而他講得非常的響，彷彿在審判廳裏做證人似的。——已經宣了誓，一定講真話。他講了很久，不回答白珂夫的生氣的問話，而常常停頓着，記憶着，或者想着什麼字句。

——講鬼話故意來嚇我的，——白珂夫這樣想着；亞珂夫不理他的問題使他覺得受了欺侮，他很生氣的看着那個駝背怎麼不安靜的在椅子上旋轉着，而且張開着那田

難似的嘴，似乎想要插進幾句自己的話。

——串通了，這兩個鬼……

亞珂夫講了些異乎尋常的事情：一切等級的人，不知道爲什麼，忽然間都憤激起來了，要求改良生活，各人要求各人的利益，大家都喝醉了似的，互相打起來了。

——唔，將來要怎麼樣呢？——白珂夫不信任似的很生氣的問。

亞珂夫·莎莫夫想了一想，大聲的嘆了一口氣，就說：

——將來很不好呢，假使不能夠達到全體民衆的良心的發現和互相的幫助；可是，我也不能夠瞞你：也許會有真正的武裝的革命。

——胡說！——白珂夫很堅定的很堅決的說，——那裏來的武裝，什麼樣的武裝？

胡說。你不過利用我是個病人，自己不能夠上街去……你是在恐嚇我，要嚇死我。——他用拳頭在桌子上敲着，茶碗都被他敲得跳起來，他凸出着眼睛，吼着：

——我不是老太婆，什麼神奇古怪的事情，我是不信的！我不怕！什麼也不怕！我還活

着，財產的主人還是我……

他停止了，看見他外甥的臉脹得通紅，連椅子往他那邊靠過來，並且還氣喘似的咳嗽着……

——既然這樣，我們倒要說明白，他那外甥彷彿是在釘着釘子似的說——

——你懷疑我要想你的財產，孔斯堂廷·德美特里耶維支（註：這就是那駝背的名

字）也給我說過的，你可想錯了，這對於我是很大的侮辱。你的財富，我是不需要的，我拒

絕接受這些財產，我甚至於可以寫一張申明書，說明不接受遺產，今天我就寫好了給你。我搬到你這裏來住，不過因為你一個人冷靜，有病，很煩悶。我還知道你的性情是直爽的，還有些好脾氣，比許多別人都要好些。譬如那個中學堂的教員白克爾，你很可以照着法律逼迫他，叫他破產，叫他變成叫化子，嘉季美爾斯基家的姑娘們也是這樣，可是，你沒有這麼幹。所以我敬重你，所以我住在你這裏。現在，我可不能夠了！再見罷！

亞珂夫的喉嚨完全啞了，最後幾句話簡直是噁噁喳喳的說完了的，他咳嗽着，站了

起來，往門那邊走去一面還說：

——自然，我很感謝，然而我也後悔……

——等一等！——白珂夫叫了起來，緊緊的抓住了睡衣的腰帶，不知道爲什麼，把那腰帶的鬚子抬得高高的，一直齊到肩膀。——等一等，不要發火！——然而亞珂夫·莎莫夫已經走出了房門。於是白珂夫就站了起來，伸長着手，手裏還抓着腰帶的盡頭，像拉着繩子似的，對契卿叫着：

——去叫他回來！

駝背跳了起來，旋了一個轉身，出去了。

——請說罷，哼？——白珂夫自言自語的說着，很奇怪的看着房門，靜靜的聽着樓梯上的低低的說話聲音。使他奇怪的並不是亞珂夫拒絕接受他的財產，而是亞珂夫知道那個蠢貨白克爾的事情，那白克爾是落到了高利貸的手裏的，還有嘉季美爾斯基家的美人似的姊妹們，幾乎被她們的游蕩的父親破產了的。

——「我敬重，」他居然說這樣話！委屈了。簡直是個小孩子。

——「傻孩子！」——他很不好意思的迎着沙莫夫說，——「你爲什麼這樣發氣，啊？唔，坐下來！遺產要歸你接受，並不單是我的意思，而且也是照着法律……」

亞珂夫·沙莫夫抓着椅背，低低的，可是很堅定的說：

——關於遺產的話，我不願意談。

——「啊，唔？你就這麼不願意麼？」

——「不願意。也許很快一切遺產都要取消呢。」

——「這又是什麼呢？」——白珂夫搖動着睡衣腰帶的鬚子，問着，——「你坐罷！」

他覺得了非常的事情：好比餓着肚子的叫化子，突然的得到了很好吃的東西，應該有這樣的感覺。

——「你不要生病人的氣，誰也不能夠剝奪你的遺產，這是有法律的！」

亞珂夫坐下來，說：

——這種法律就要取消，爲了牠，只會發生一些不幸的事情。

——唔，好罷，我們取消牠，——白珂夫開玩笑的同意了，看着他的外甥。他覺得亞珂夫有病；他那女孩子似的臉乾枯了，嘴唇發黑了，他常常用舌頭去舔牠，癢了下去的眼睛，很愁悶似的看着，眼光是模糊的。

——你不要有寒熱罷？

——沒有——亞珂夫說着，摸摸他那一簇頭髮，——不過，你不要開玩笑，現在有很大的民衆運動反對富人。還有一些議論，說要沒收財產……

——不要怕——亞珂夫很自信的安慰他，——不要怕，不會沒收的！

——我不怕，我自己也贊成……

白珂夫儘量的深深的吸了一口空氣到胸膛裏去，吼着，又很響的吐了一口氣，彷彿要連胸口的刺痛都吐出去，然後，他用那種堅定的清楚的字句，好像神甫阜多爾宣教似的說了。

——人沒有了財產，簡直是赤裸裸的骨頭，而財產就是血肉，你懂嗎？這是肉！

他用手在皮椅子的手臂上拍了一下，又重複了一句：

——肉，人活着就是爲着要用肉去完完全全達到自己的慾望。世界都是滿足慾望的世界，一切的人的工作都是爲着這個。誰要求得少，他自己就不值什麼。

——現在就是大家要求一切了，——亞珂夫笑着插進了這麼一句。

——這又是什麼。要求什麼？你不要相信人家嘴裏說的，要相信做的。單是要，還是不行的，還得做才行。等到一切東西都很多了——大家都夠用了，那時候大家就滿意了。

白珂夫儘可能的溫和的給他外甥說：

——我不是蠢人，我懂得你總想一切都照基督的辦法，簡單，乾淨。基督願意把一切都平分，這是不錯的，不過要知道他那時候的世界是個窮世界，而我們這個世界是個富有的世界。基督的時候，人本來就不多，他們要的也很少，可是，要分給大家也還是不夠。而現在我們更加貪心了，我們這些人多得很，而每一個人，一切都想要。可見得：一定要工作，

白珂夫覺得自己的思想很奇怪，這些思想是忽然的發生的，沒有受他的意志的支配，彷彿是個外人就這麼忽然跑來了，不過雖然是個外人，却是很有趣的。這使他很不好意思起來了，然而有一個思想，他覺得是聰明的，正確的，很容易去解決生活裏的罪惡的糾纏，他自己聽着這個思想，又重複的說：

——可見得，先要工作，要積聚一切東西，然後再平均分配給大家，甚至於殘廢的人，什麼事情不會做的人，也分給他們！一切窮苦和醜態都消滅，連罪惡的影子也沒有。這個樣子，大家都吃得飽，大家都活着。誰會幹什麼，就幹什麼，誰也不會再兇狠妒忌的來謀害你。人人自己就是聖人。這樣！正是這樣：人人自己就是聖人！

白珂夫說着，漸漸的覺得更加奇怪了，這種思想很有力量的發展下去，可以沒有窮盡，而且很容易找着需要的字眼。他甚至於覺得這一股充實的思想早就隱藏在他的心靈的裏面，永久隱藏着的，而今活動起來了，發展起來了，放出無窮無盡的堅固的線索。

這一股思想的開展，幾乎要閉住他的呼吸，彷彿白珂夫是在冬天的很滑的道路上極快的跑過去。非常之容易的講着這些新的字句，好像他常常想着牠們似的。覺得自己有了一種新式的聰明，是很有趣的，看着那個駝背聽得像喝醉了似的笑着，然亞珂夫伏在椅子上，他那女孩子似的眼睛很親近的看着自己。所有這些是那麽感動，那麽挑撥着使人聯系起來的力量的感覺，甚至於白珂夫的眼睛裏都發現了親愛的眼淚，他突然間衰弱下去，倒在椅背上，很疲倦的閉了眼睛，咕嚕着：

——誰做了人家的眼中釘還會覺得有趣呢？而需要是克服不了的，需要工作，這種需要是多麼大呵，唉！要趕緊才好，人人都有死在等着他……

契卿從椅子上跳起來，很擔心似的說：

——耶歌爾·伊凡納支，你累了，躺躺罷，亞沙（註：就是亞珂夫·莎莫夫的小名）。我們攙他去！

他們用手扶着白珂夫，把他放在床上，很小心的替他蓋好被窩，就悄悄的走了，駝背

蹙着脚走在前面，而亞珂夫摸着頭上的那一簇頭髮，低着頭，跟在他後面。

白珂夫這樣過了幾天，自己覺得過生日似的得意，彷彿比尋常的一切都高起了，被契卿和亞珂夫的溫暖的伺候所包圍着。這幾天裏，他衰弱得多了；不能夠不請一個看護婦來服侍他，那看護婦又瘦又長，像一根竹竿似的，是個不大做聲的女人，臉上有些麻子，眼睛是沒有顏色的。白珂夫很馴服的看着自己的力量溶化下去，透過自己的雲霧似的情緒，模糊的看見契卿的黃臉拉長着，很擔心似的，眼光很驚慌的閃爍着，躲藏着，而亞珂夫也更加沉默了，臉色是蒼白的，總是皺着眉頭；他，亞珂夫，一天總要出去幾次，回來之後也不大願意講起外面的事變，很小心。

——他們可憐我呢，——白珂夫想着，——兩個人都可憐我呢。不肯驚動我。看起來我是快完了。

然而關於死的念頭沒有以前那麼驚嚇他了，那種侮辱的意義似乎消滅了些，沒有

那麼痛苦了，雖然不由自主的還要想着：

——現在能夠再同亞珂夫在一起多過些日子也就好了。契卿也是好人。現在他們了解我了。我把我的心攤在他們面前，他們就了解了。

他心上笑着，想起自己的承繼人：

——我可證明了給他聽，應當怎麼樣去了解所謂財產？他這小子，心上不安寧呢。還說：分給窮人！唉，這些人……

——城裏面有些什麼事情？——他問那個看護婦，心上想檢查檢查駝背的模糊的消息和外甥的小心的報告。

——還在那裏暴動呢？——那女人不關心的回答着，彷彿暴動是市民的極平常的玩意兒，好比酒醉或者做生意。她時常打着呵欠，用拳頭遮着嘴，打了呵欠，又很快的畫十字，她那沒有顏色的眼睛裏面，睡夢像是永久的凝結住了，而她那沒有聲音的脚步又像貓一樣的活潑。

城裏面的鎗聲從禮拜六夜裏，禮拜天的一清早開始，那天正下着雨，灰色的天色。起初的幾次鎗聲，聽得遠遠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軟軟的在空氣裏響着，而空氣正被毛毛細雨浸濕了，沉得很低。

白珂夫聽着這鎗聲有好幾分鐘，那聲音彷彿是烏鴉在啄着潮濕的洋鐵皮的屋頂。——出了什麼事情了？——他叫醒了看護婦問她；她聽了一聽，仰起着頭像蛇似的，看着灰色的窗框裏。

——不知道。你要藥嗎？

——不要做聲。

響聲密起來了，漸漸的近了，常常拍拍拍的響着，彷彿算盤上的珠子似的，給一個能幹的算學家滴滴搭搭的打着。

——像是放鎗呢，——白珂夫很憂鬱的說，他已經很確定知道這是鎗聲，他本來是個老兵，耳朵是有經驗的，——你去叫醒樓上的人……

看護婦走了，在昏暗裏搖擺擺的，彷彿風吹着她，一隻手抓緊了後腦子上的頭髮。
白珂夫坐在床上，還是聽着，用發抖的手摸着頭髮和鬍鬚。

——開鎗了，狗崽子！這是誰打誰？

看護婦很快的從樓梯上跑下來，在房門口就用她那很蠢的尖利的聲音叫着：

——放鎗了！在打這個屋頂，打你的……

——傻瓜，——白珂夫很嚴厲的說——放的是空鎗。

——哎唷，不是的……

——不要做聲！這是操演。在城裏面不能夠用子彈放鎗的。

——哎唷，不是的！老伯伯，不是的……

那女人跑到窗口，把窗子打開了，——瑣碎的響聲飛進了屋子，白珂夫聽得出這是步鎗和手鎗的聲音。啊哈，這是一個炸彈；窗子上的玻璃都震動得響起來了；白珂夫的窗子的斜對過，那些屋子的窗子上很慌亂的散出些火光來。那女人畫着十字，坐在地板上，

也哼起來了：

——上帝伊……

契卿穿着大衣戴着帽子，走近來了，在地上旋轉着，用腳趾頭走着路，他的臉被燈光照着，好像死人似的，和銅似的顏色。

——這是幹什麼？——白珂夫問，——亞珂夫在那裏？

——走了。

——什麼時候到那裏去了？

那駝背把帽子脫了，賠罪似的張開兩隻彎曲的手：

——我，耶歌爾·伊凡納支，給他說的，叫他不要去，不要！雖然他們的確欺騙了……

——誰欺騙？

——官廳，政府。而亞沙說：不行，同志們……混賬，他說他同着孔諾諾夫的鐵匠……

白珂夫明白了什麼似的，彷彿有人用鞭子打了他一下；他把腳從床上放下來，吼着：

——睡衣？我要到窗口去喂婆娘……

看護婦在窗子裏看了一眼，揮着手說：

——你們自己知道！火着起來了。我要回去……

然而她不但沒有走，甚至於沒有從地板上爬起來，就這麼跪在窗子前面。

契卿給白珂夫穿着衣服，咕嚕着：

——窗子裏不要飛進了什麼來呢……

——不准做聲——白珂夫很嚴厲的說——王八蛋賊竊家……

放鎗的聲音很近了。甚至於聽得見拖長着的叫聲：

——啊，啊，啊……

大門的門栓響了，門砰的一聲關上了，不知道什麼地方兩把斧頭斫着樹，尖利的女人的聲音很驚慌的叫着：

——從花園裏跑……

白珂夫走到窗口，看見街上跑着一匹黑馬，上面騎着一個人，這使得那匹馬的樣子像一隻駱駝，而聽着那馬蹄的不平均的聲響，可以知道牠的腳已經蹣了。有三個黑影子，緊貼着柵欄和牆腳，一個跟着一個的斜着走，在昏暗之中閃過去，最後一個手裏還拖着

一根竿子，竿子的末梢掃着人行道上的石子，磕碰着人家的牆腳。

——這是賊——白珂夫想着，自己覺得心裏面的沉靜很沉重的擴大起來，空空洞洞的，在裏面反映着一切聲響，而思想却在沉沒下去，熄滅下去。哪，一顆子彈「噓的」一聲過去了，樹上的枯葉響動了一陣。

——這是打中了斜面的——白珂夫估計着，他聽見契卿的膽小的聲音：

——你走開些，不要站在窗口了……

他拍拍契卿的肩膀：

——暴動，這叫做？

——工人暴動，耶歌爾·伊凡納支……

——亞珂夫，亞沙在暴動裏面？

——他同着孔諾諾夫的……

——去，——白珂夫說，把手伸在窗口裏，指着街上，——去叫他！叫他立刻回來罷。你怎麼啦，混蛋，一直不做事，瞞着我？……

契卿賠罪似的咕嚕着：

——亞沙給你說的：武裝的……

——去！亞沙要是死了，我要你的命！

白珂夫的下巴頰那麼抖動着，彷彿他的鬚鬚掉下來了。他伸直着身子，好像站在戰綫上似的，灰色的，高大的他，站在那個模糊的窗框子裏，凸出着眼睛，咬緊着牙齒，他的腳在抖着，睡衣糾纏着，從他的肩膀上滑下來。

契卿走了。

——我要回家去，——看護婦又重複的說了一句。

滿街都罩着濃霧；白珂夫儘看着街上，很沉重的坐到椅子上。放鎗的聲音稀了些，少了些，斧頭還在砍着，一個什麼東西掉下來了，砰的一聲碰在柵欄上，又像是碰在大門上，打碎了些木板。不懂得是什麼一回事；為什麼電綫這樣纏得緊緊的，儘在抖動着；後來，快得異乎尋常的在街上閃動了沉着的聲音。腳步聲，樹木折斷的聲音，還有一個熟人的很高的可是啞了的聲音叫着：

——把大門拆下來！院子裏有木桶，搬出來……

——這是我院子裏的木桶，——白珂夫心上想着。

而在窗子底下的街上，有人叫着：

——把電綫結在路燈上！拉過街那邊去……砍那根電桿……脚，脚，混蛋……

——這是亞沙的聲音，——白珂夫自言自語的說着——是他的！

白珂夫倒也並不要猜想亞珂夫在幹什麼，然而他始終把胸口伏在窗台上，咕嚕着：——他在防守着。不放人家進來。

看護婦跳了起來，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嘴裏唸着：

——哎，上帝！上帝！這些強盜……

——坐下來！——白珂夫叫了一聲，——我給你一棍子，不要做聲……

他拿起那個棍子，平常敲着地板叫契啣來的那個棍子，威嚇着看護婦。他的下巴頰還在抖動着，鬍子戳到嘴裏去；他托着鬍鬚，然而下巴頰垂下去了；而他心裏的沉靜更加可怕起來，空洞得更加厲害，街上的響聲，叫喊聲，樹木的折裂聲，以及遠遠的鎗聲，都跑進他的心裏來。

——放在地上！——大門口有個什麼人的低音的聲調在指揮着。

天色已經大亮了，霧裏的人影子已經看得很清楚，至多不過一百個人，他們都聚在白珂夫的房屋左邊，而把電桿子橫在地上，攔住了馬路，大家拉着電綫，像拉着鯨魚的鰓似的。從隔壁人家的院子裏拿出一些壓平了的柴草，拖出一輛車子，嘩啦嘩啦的搖動着木柵欄；許多房屋的沉默的窗子，都在呆呆的出神的看着這種忙亂的景象；並且看得

出玻璃窗裏面偶然閃動着人的影子。

遠遠的，軍隊的號筒在吹着歸隊號。

——小心些，——那個低音的聲調又叫了一聲；有個什麼東西在響動着，咕哩介拉的響着，拍的一聲倒在街面的石頭上了。

——都在破壞呢，——白珂夫說着，回過身子去對着看護婦，彷彿要求她的意見，——你聽見嗎？在拆毀着呢！

他冷得發抖，把睡衣裹着胸口，更加從窗子裏伸出去些，看見了亞珂夫：他肩膀上擱着一把鏟子正在跑到大門口去，後面還有十幾個人跟着跑過去，手裏都拿着鎗，斧頭，還有些拿着車杠，他們大家一下子都碰在大門上，亞珂夫像貓似的鑽進了院子，就叫着：

——把大門都卸下來！拿那些木桶……

所有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像做夢似的，白珂夫看着，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看護婦的神經病似的叫喊才驚醒了他。

——哎唷，強盜……

大門衝開了，人都跑進了院子。

——站住！——白珂夫集中了自己的最後的一些力量，拚命的叫了一聲，——站住，你們這些惡鬼！亞沙，趕走他們！

他看見了仰起了的亞珂夫的圓圓的臉，像個麥餅似的，並且聽見他的叫喊的聲音：

——他們騙了我們，舅舅殺人呢……

跟着，聽見駝背的訴苦似的聲音：

——耶歌爾·伊凡納支，走開些！

左邊的一扇大門舉了起來，搖動了一下，嘩朗一聲倒在院子裏去了，好些人抓住那扇大門，抬到馬路中心去；而另外一些人又在搖那第二扇大門，滾出那些木桶，而這些人之中就有那個小小的駝背，也在忙亂着。

那時候，白珂夫嘴裏罵娘罵祖宗的罵着，抓起一盆仙人掌就對着那些院子裏的人

擲過去。那個花盆離得他們很遠的落在地上。白珂夫看見了這個，但是還對看護婦叫着：

——把花拿過來，還有椅子，一切，一切！

他叫得那麼可怕，使得那女人更加縮做一團，不做聲的在屋子裏亂跑，從窗台上拿過一些花盆去，手哪，脚哪，亂拖亂踢的把些椅子搬過去；而白珂夫搖搖擺擺的，盡了最後的氣力，痛得儘在哼着，還在把一切東西，只要他搬得動的，都扔到那些人的頭上去，他扔着，吼着，極野蠻的罵着：

——亞史卡，我要殺死……孔史卡，駝背鬼……

誰放了一鎗，玻璃很尖利的響了一陣，天花板上掉下了一些灰片，那看護婦叫了一聲，跌到在地板上，兩隻手撐着地板；白珂夫回過身子去對她叫：

——胡說，你還活着呢！拿那個給我，屍尸……

同時，在街上很近的地方，鎗聲響了起來；而在大門口有個很尖利的聲音叫着：

——他們繞了過來了，啊……

白珂夫看見他外甥坐了下來，往院子裏爬，轉動着一隻腳；而那個有鬍子的人，丟掉了車杠，臉朝着地上跌倒了，他的頭這麼一碰，連帽子都碰了下來；立刻，從霧影裏鑽出了一些灰色的兵士，彎着身體走到大門口來，伸出了刺刀，叫着：

——投降罷！躺下來……

大家對着跑的人放鎗。

白珂夫發狂似的哈哈大笑，伸出了一手指着下面，兩隻腳直跳，吼着，大聲的叫：

——截那一個，那一個……爬着的，戴着帽子的，截他！那個駝背，哪，坐在木桶背後了，那個，那個駝背的……

看護婦開開了別一扇窗子，也叫了起來：

——截呀……截呀，趕呀……

不平常的故事

聶瓦河岸上，一所王爵的公館裏有一間五顏六色的『毛麗唐』式（註：毛麗唐——Moor-

Mag. 是一種建築的格式，七八世紀回教國家裏曾經盛行的，這種格式的特點是把回教古代建築的格式和東羅馬的格式混合在一起。）的房間，這是一間骯髒的不舒服的冷落的房間；這裏面，一個人穿着兵士式的灰色的呢大衣，坐在那裏搖擺着，他的大衣緊緊的包在身上。他大約有四十歲光景，很矮很胖的，而且他的左脚是蹺了的。他伸直了這一只脚坐在那裏，在他的脚上穿着人參色的皮靴子；他的右脚緊緊的放在踏脚板上，他說話說到起勁的時候，就用他的像馬蹄那樣大的脚後跟在踏脚板上踏着。

在他頭上披散着乾枯的頭髮，菩提樹皮似的顏色；他的巴掌和下顎上，豎着幾叢稀少的黃毛；在他的奇怪的鼻子底下，翹着剪短了的鬍子，看起來像是牙刷似的。

這個人的大嘴，露着牙齒的臉孔，看上去有點討厭，那樣像魚似的灰色的許多棱角的臉，帶着不一定的顏色的眼睛——在俄國中部幾省裏，是很普通的。他們的眼睛總是不大的；這種精神看着天看着地，幾乎總不看人的；在他的眼光裏可以使人感覺到一種精神上的萎靡和不信任，彷彿他們屢次被人欺瞞過似的。但是在這種眼睛的瞳神的深處，常常會發出一種冷酷的像針一樣尖利的眼光，用他們暗藏的理性的力量很靈敏的出於意外的透過觀察他們的人。這種尖利的眼光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這種好奇心是每個文學家的天性——我就請求這個露着牙齒的人把他的生活告訴我。

他說得不慌不忙的，一個一個字的『推敲着』，使我明白他對於自己的意義是很自信的，而且他的說話並不是第一次叫聽的人奇怪。有時候，他的說話很倔強，他的灰色鬍子動着，露出他那可笑的彎曲的黑嘴唇。而說到憂鬱和悲傷的時候，他就很嚴厲的皺

着他已經有很多皺紋的額角，他的眼白上放出水汪汪的奇怪的像珍珠似的色彩，他的腫神好像是害怕，又好像是奇怪的開展着。

他的有病了的脚，仍舊是一動也不動，而他的身體時常的旋轉來，這種動作和他的湊着拍子似的講話是不相稱的。他的一雙黑手很不安靜的動着，摸摸他的脚膝，推推桌上擺的紙夾，墨水瓶，煙灰缸，又去摸摸木頭筆架。然後，他帶了很明顯的懊惱，把這許多東西都推開去，用自己的手掌去摸着。或者用手指去挖着那五顏六色的——黃的紅的青的——牆壁，在這牆壁上糊着有格子的圖案畫的紙呢。

看起來，彷彿這一間不平常的房間對於他是太狹小了。他突然的旋轉他的頭，望着那許多棱角的小格子的窗框子有兩分鐘沒有說話，彷彿也要在寬大的暗沉沉的甬瓦河裏尋找什麼東西似的。他解開他的外套鈕扣又重新扣上，似乎要伸一個懶腰，洒脫他皮膚外面的重擔。

從他的胸膛裏，透出遲重的深沉的遠遠的聲音。

照我的籍貫，照我的護照——我是西伯利亞人，但是我生長在俄國列亞贊省，薩瓦替瑪縣。這個「薩瓦替瑪」的字眼，我從小就從父母那裏聽來的，他們總這麼說：

——我們是薩瓦替瑪來的。

直到十七歲我不說「薩瓦替瑪」而說「薩瑪替瑪」（註：這個「薩瑪替瑪」的字音，在意義上是

「最黑暗的」）

並且我還想這是一條河，在河裏的水是異乎尋常的黑的，但是關於這件事我從沒有告訴過一個人，甚至於對小朋友也沒有說過，因為在西伯利亞的河水都是光亮的，要講黑的河水，實在沒有什麼光榮而且是很不好意思的。後來有一個販賣農業機器的商人糾正了我的錯誤，他很粗魯的對我說：

——傻瓜，不是薩瑪替瑪，而是薩瓦替瑪。不是一條河，而是個縣城。

我一下子就相信了他，而且很高興，因為我能夠知道薩瓦替瑪一點也不是異乎尋常的。

我對於自己的鄉村並不記得了大概總是很平常的鄉村。但是我記得那個市鎮前面是靠河的，在山腳底下，市鎮的後面有個修道院，樹林圍繞着它半個週圍；我到如今還像看得見這個市鎮，不過，彷彿並不是人住的，而是一個玩具，有這樣一種玩具的房子，教堂，牲口都是木頭雕出來的，而樹木是拿青泥苔做的，還染了綠的紅的顏色。這個市鎮在我小的時候，很引誘着我的。

我的父母搬到西伯利亞去的時候，我還只有十歲光景。在路上，我的母親和一個小弟弟就從火車上跌下去跌死了，父親過了不久也死了，也是出於意外的，被魚咬死了。我就同一個老頭子到處逛，那個老頭子很好的，他不打我。同他逛了一年；後來，在一個城市裏的市場上，有一個鄉下人注意了我，他的姓名是託洛芬·波耶夫，是一個舊教徒；他給了老頭子十個盧布，那老頭子就把我讓給波耶夫了。

這是一個很有骨子的人，他的性質是強橫的，吝嗇的，也是那種虛偽的靠上帝吃飯的夥計：他自己並不怕什麼罪過，而別人在他的旁邊，却氣都透不過來的。我一看見他就

不喜歡，不喜歡他的一家人，因為他們待我很兇，他們很貪，因為一切都不好；我在童年時代就看出了異乎尋常的勞動真沒有意思。他們有六匹馬，十七只牛，還有一只雄牛，許多羊子，鳥多得很呢；而他自己工作着，強迫大家工作着，都像做苦工似的。他們吃起來真討厭：已經吃飽了，不要再吃了，可是還要吃進去，吃得臉都脹紅了，肚子脹大了，還是哈呼哈呼的儘吃，勉強的硬吃。做起來是做不動也要做，吃起來就過度的吃，這就是他們的全部生活。逢着節氣的時候，裝飾得非常漂亮，一大堆人都趕到教堂裏去，跑十二俄里的路程。

他的家是一個大家庭：他的第一個老婆生了三個兒子，一個當兵去了；有兩個乾女兒；還有一個女婿已經死了老婆，他自己又從車子裏跌出來把舌頭咬掉了，所以是一個啞子。他的第二個老婆，生了一個女兒叫做劉巴沙，比我小兩歲。他的老婆是像野獸一樣的，像馬那樣的眼睛，像男子漢那樣的有氣力，還有一個長工馬克新，也是俄國人，這個傢伙愛睡覺，甚至站在那裏都會睡着的，此外還有些老婆婆，像黃鼠狼似的。

當我過完了十七歲的那個時候，馬克新一個不小心，用扒糞的叉子刺進了我的大腿，痛了一年，腐爛起來了；我就開始蹺腳了。

有一次吃夜飯的時候，他的大兒子對波耶夫說：

——亞史卡（註：亞史卡是波耶夫的小名）走起路來都輕輕的了，應該替他的腳醫治一下。

他的回答是：

——不醫也可以活的，蹺腳還有好處，可以不要去當兵。

這是侮辱我；我在那時候，是一個強壯的青年小夥子，蹺了腳站在姑娘們跟前，是很難為情的，她們已經笑我了。我想還是離開了波耶夫罷。我告訴了劉巴沙，她也勸我：

——當然的，你去好了，在這裏，他們給你的工作要苦死你了。你看他們——這班該咒罵的東西。

劉巴沙是一個不強壯而很憂鬱的女孩子，一點沒有氣力，就是叫她揩揩機器上的

油，也是不能夠的。她是我的知心朋友，她教我讀書，幾乎是強迫我的。她替我修補衣服，替我縫襯衫。她的哥哥和嫂嫂不愛她，總是譏笑我們倆的要好。

——那算什麼樣子的未婚夫呢！蹺了脚的！

她並沒有這樣的意思，她只是簡單的幫助我生活。她是一個好姑娘，不愛放蕩。她很瘦，眼睛很像她的母親，大大的，在眼睛裏面發着亮光。她很難得笑，我只要看見她微笑一下子，就好像覺得輕鬆一些。她也不哭的；人家打了她，她不過縮着頭，發抖，遮着她的眼睛。在家庭裏，她算最聰明的了。可是別人都當她是白癡，說她是學壞了的人。但是她也是很殘忍的，她喜歡給小的畜生貓狗受苦，尤其喜歡抓小雞，捉住了小雞，她用手掌合攏來一擠就擠死了。

——你做什麼？

她並不說話，只是聳聳肩膀，大概她自己恨着一般人而想出口氣罷。到了春天我就向她告別，走了。波耶夫企圖阻礙我，很久不給我護照。這裏還是劉巴沙幫助了我。

我過了兩年很好的生活，好到沒有什麼可說。我住在巴爾瓊爾地方一個醫生那裏，他給我把腳醫好了，雖然我的腳仍舊有一點兒蹺。我要說：我活到二十歲，都好像在夢裏一樣，沒有看見什麼不平常的事。有時候憂悶了，記起了那個市鎮，並且想：

——應該到那裏去住罷。

但是那個市鎮在什麼地方，我並不知道。又重新忘記了。不過關於劉巴沙，我倒不會忘記的。有一次甚至還寄了一封信給她，可是沒有回信。

那個醫生亞力山大·克里萊支持我很好，工作也少：劈劈柴，燒燒爐子，幫幫廚娘，刷靴子和衣服，然後送給病人們去。我不是喝酒的人，唔，爲了健康，一兩杯是可以喝的；玩紙牌也是很謹慎的，婆娘們枉然的愛着我。我的性質是孤獨的。人家以爲我有點傻。我積聚了幾個錢。

突然間，好像一滾滾到山腳底下，就此開始了不平常的生活。隔壁人家死了兩個人，丈夫和老婆，在那一天晚上我沒有在家裏過夜。把我捉了去，就發見了我的護照是不中

用的，字母弄錯了：我的真姓名是亞珂夫·鄒珂夫，而在護照上是亞珂夫·亞鄒珂夫，那時候正是日俄戰爭開始了。檢察員就對我說：

——你自己承認了，你用了別人的姓名；可見你是要躲避兵役。也許還有更不好的事。

我說：你看，在護照的註解上說明是蹺腳的，可見得這就是我鄒珂夫呀。在西伯利亞，誰也不相信誰的。

——即使你沒有參加殺人的案子，那也要考查考查你的來歷。

醫生沒有在家，他到託木斯克和卡贊去了；沒有人可以替我說句話。就坐到監獄裏去了，在監獄裏的賊伯伯都笑我：

——你不是鄒珂夫，也不是亞鄒珂夫，而是亞鄒夫，因為你的嘴巴正像那種魚（註：

『羅梭』——Yazy 是一種魚，英文叫做 Roach）。

這樣就稱呼我『亞鄒夫』了。

這種異乎尋常的愚笨是侮辱了我在夜裏我不睡覺儘是想怎麼有這樣的事呢？爲了在紙上有個小小錯誤，就要叫人來受苦，坐監獄？我在上帝面前訴苦；我在那時候還是很相信宗教的，雖然在監獄裏不能夠禱告；在那裏信教是大家都要笑的。可是我在躺下去睡覺的時候，不給人覺得的禱告着，躺着，在腦筋裏讀着禱告，兩次三次，就是這個樣子。我本來禱告得非常認真的，跪着禱告的。讀着『我相信』、『我們的天父』一次，『聖母娘娘』三次。（註：這些都是俄國希臘正教的讚美詩的題目。）我還會背誦對於聖母娘娘的頌聖辭。巴沙教過我很多，她最初是用針在樹皮上劃着字母教我寫的。

當然的，信上帝是很蠢的，但是我在那時候年紀輕，除出上帝再沒有別的興趣。

在監獄裏除出我還有七個人：四個賊，一個生肺病的偷馬賊，一個流蕩的老頭子。還有一個充軍的鐵路工人，是個銅匠，要解到俄國本地去的。那些賊整天的玩紙牌，唱小曲兒；而老頭子和銅匠是不理他們的，儘在爭論着。那個老頭子是個瘦長子，頭髮長得像牧師似的，鼻子是歪的，眼睛生得很嚴厲而且兇惡，很討厭的。他是一個很樸實的人；早晨比

大家都起身得早，用乾淨的手巾在水裏浸濕了擦臉，梳梳頭髮和鬍子，扣好鈕子，很長久的站着做禱告，不畫十字，一動也不動的禱告着；他並不對着角落裏的神像看，而是對着窗子，對着亮光，對着天看。自然，這是一個『小教徒』（註：『小教徒』(Sokrant) 是基督教的小派別的信徒；俄國以前有許多『小教』，大家都是反對希臘正教的教會的，反對舊的儀式，反對舊的教條。因此政府和教會要禁止他們，常常逮捕他們。）看來，還是一個聰明的『小教徒』

銅匠是一個黑頭髮的，像策岡人（註：策岡人和英國的所謂吉坡賽人相彷彿的，他們是一種專門

『走江湖』的民族。）也許是猶太人；比我要大十歲，他很會說話，說的話也是異乎尋常的，甚至不願意去聽他。他的頭髮剪得像刺蝟一樣，牙齒發着亮光，鬍鬚是黑的，眼睛像喀爾噶茲

人（註：喀爾噶茲人 (Kazak) 是一種亞洲民族，黃種，住在土耳其斯坦，新疆附近。）全身光滑的像在馬

戲院裏的會演戲的河馬一樣。他還愛吹口嘯。

有一次當那幾個賊伯伯睡着的時候，我聽見那個老人噤哩咕嚕的說：

活簡單化。

——應該要的是簡單，大家爲了無聊的事情弄糟了，互相的壓迫着，應該要做到生活簡單化。

那個銅匠很煩惱的噉咕着

——我說的也是這個道理。

——你說謊，你還是崇拜舊時代的人，這樣的人，我不是第一次看見了。你我都是騙人的。你要求的是特別的，不平常的事情，你總要想做得和別人不同。而生活的罪過，糟糕，就在於每個人都要做特別人，每個人都想找些不同的特點。痛苦也就在這裏！從這裏就來了一切的紳士，官長，指揮和暴虐，從這裏就有了一切吃的，不平常，穿的不平常，就有了人與人之間的區別。這許多都應該不要它，唔，應當這樣才好！什麼地方有特別，那地方就有權力，什麼地方有權力，那地方就有仇恨。不調和，以及一切種種瘋狂的事情。這些瘋子因此要互相仇恨。人只應該自己管理自己，他不應該去管理別人。唔，像你這樣，給人家寫在公文上，要趕你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而你自己哭笑都不能做主。

我聽那老頭子說的是對的，像他那樣的說話彷彿同我自己想過的一樣。要是真理真正是你自己的，那它就可以給你答覆一切；這樣的真理是實在的，簡直可以用手拿得起來。

那些賊都笑我，認為我是個頭腦糊塗的小夥子；是的，我自己裝做傻瓜。這樣更安靜些，更加容易了解別人——在傻瓜面前，他們總是沒有忌諱的說話的。那兩個爭論的人也看着我彷彿沒有人一樣，總在很生氣的噁哩咕嚕——我就聽着。我所懂得的是這樣：彷彿他們並沒有什麼可以爭論的，都一樣的同意：世界上的一切都應該平等；特別的，不平等的——都應該取消，任何的區域都不准有，那時候人與人之間——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就都平等了，一切都是簡單，輕鬆了。把地球上的一切人，都變成很平常的人；而牧師，商人，官長，以及一般的等級，老爺等等——都廢除了，用一種特別的法律去取消它。這樣，要叫誰都不能夠收買我的麵包，勞動和良心。

——心靈要生翅膀才好，——那個老頭子這樣說，——最要緊的是心靈自由，沒有

這個就沒有人！

我把這些意見都吞到肚子裏去了，好像在疲倦的時候喝了一杯燒酒似的；真的，明白的道理叫我自己的心靈一下子生了翅膀。我想：

——上帝耶穌，在這些人之中有多麼樣神聖的簡單呵，但是大家終生終世都是那麼苦惱！

我想着，甚至於笑了，那幾位賊伯伯更加笑了。

——看呀，亞鄰夫在那裏想他的未婚妻呢！

我不作聲，更加假裝着傻瓜的樣子，我自己明白，我聽着大家。那兩個爭論的人所不同的只不過一個問題：銅匠很激烈的說，上帝用不着，而那個老頭子自然爲了這件事生了氣；我聽着那個銅匠也覺得煩惱，他說得那麼激烈。而在那個時候，上帝還是我的累贅。他倆個都很勇敢的解統治的害處。

後來很快的把我解到原籍地方去了，在那裏當然波耶夫的家庭出來證明了我的

身份。波耶夫自己躺在床上，要死了，大概是被馬踢傷了的。但是他還向我提議：

——在我這裏住着罷，亞珂夫，你是一個老實人，獸頭獸腦，在外邊流蕩是不行的。

我拒絕了他。我的眼界已經放大了些，我頭腦裏的思想也流動了；我只想跑到城市裏去，劉巴沙也勸我：

——走罷，走罷，亞珂夫，找你自己的幸福去。

當然，我把我的一切講給她聽，請她聽我到了怎麼樣的地步，我同她談了整整的一夜；我自己也覺得奇怪，我的意思這樣妥當，這樣流利的說得出來。劉巴沙同意我的話：

——都對的，應該這樣。

我對她說：

——你同我一塊兒去罷，劉巴沙！

她害怕了：

——我去做你的什麼呢？累贅你。我的身體很不好。我又不愛見外人，在這裏我倒已

經過慣了。

唔，她不去。我說她是個多愁的姑娘。很細膩的姑娘，她的心是很殷勤的。我看到她的心，像在鏡子裏似的可以看見我自己的影子。我同她告別了，她哭了，但是……

我又重新回到巴爾瑙爾地方的醫生那裏。他是一個好人，十分聰敏，不過他有的是舊式的聰敏。而不是照我的意思那樣的聰敏。他的性格很激烈，只有在習慣上像一個紳士，其實，甚至於他的臉都是像老百姓似的：強壯的，矮矮的，走起路來兩隻手也不亂動，脚步像鵝一樣的沉着，臉是大而發紅的，有鬍子。他在職業上很順利，醫病的手段也高明。他喝燒酒喝得很多。但是並沒有喝醉過。他愛喝紅酒，比燒酒還愛得厲害。他的眼睛生得很直，帶着譏笑的眼光，彷彿時常帶着這種笑在對每個人說：

——不要假裝罷，我看見你的鬼計呢。

婆娘們都愛他，他也貪着女色的。然而我看他的生活很寂寞，他蹙緊着眉毛，嘆着氣，嘴裏面唱着曲子。他常常吐痰，彷彿吃着了什麼腐爛的東西似的。我很喜歡他的直爽，但

是我不愛他那種譏笑的态度。他那種譏笑對着我，彷彿也當我傻瓜看待，一點兒也不相信我。這是侮辱了我。因此我也對他言明。

他很好的迎接我，講笑話：

——啊哈，一袋腸子又來了！

『一袋腸子』是他常常愛講的俗話，他同大家說話都是開玩笑，彷彿同小孩子說話似的，總是兩只手插在口袋裏，開着玩笑。他拿一杯酒給我喝，叫那個老婆婆去燒茶爐，自己也跑進廚房裏來：

——唔，講呀——他說。

這是在冬天的一個夜裏，很大的旋風響着。我同醫生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彷彿同着一位知己坐在酒店裏，我說，他聽，他吸着紙烟，摸着鬍子，——他的鬍子並不多，像鷄尾巴似的。

在這晚上以前，除出劉巴沙一個人以外，我沒有同任何人公開的談過話，但是這晚

上我發揮起來了，湧出了我的勇敢的精神。坐在監獄裏，以及在遞解回去的火車裏，我會了想一切的事情。甚至於想到這個樣子——彷彿我自己都不存在了，只有我的心靈在空氣裏活着。說得這樣的勇敢，我自己都奇怪起來。唔，這樣說給劉巴沙聽多好呢！

我當然講了那個老頭子和銅匠，醫生聽着就哈哈的笑了：

——呀，你怎麼翻了個身呢！唔，這很好：做傻瓜可以輕鬆些，做聰明人可以快活些。

他說：——亞珂夫，你現在應該讀書了。唔，不過書上所證明的恰恰相反：有一個公律管理着我們，這個公律就是一切簡單的之中要分出特殊的東西。有人說，在有人類以前，地球完全是一塊石頭，什麼東西都不能生長的，到後來，才有沙呀，泥呀，然後再生有黑土。（註：「黑土」是俄國一般的好田地的名稱。）在上古世紀有一只野獸，一只鳥，後來從這兩個動物裏，生出了幾千種不同的鳥和野獸。古時代的人也是這個樣子：開始時候大家都是老百姓，到後來，從他們那裏出來了王侯，皇帝，商人，官僚，機器匠，醫生。那就是一個公律！

他說得很巧妙；彷彿把我像一只口袋似的縫住了。

當然他又開玩笑：

——應當站在這個小山兒上去看一切，在我們的爛泥塘裏這是最高的了。——他說。

他對我說這種話，叫我非常的痛苦，甚至在有一個時候，使我走上了迷路。他很狡猾的給了我幾本書，但是我一下子就看出了：這不是他自己讀的書。他的書是很厚的，裝訂得很好看，放滿了兩書架；這幾本書可是很薄的，有圖畫，像小孩子讀的樣兒。我讀了。這些書的作用，是要把我的思想拖到另一方面去；所說的是古時代的人怎麼樣生活，而我應該了解古時代的人生活得還要壞。所以這是些安慰人的書。我可想着了：

——對於我怎樣能夠知道這些書寫得對不對呢？這不是我眼前的事情；而且我是現在的人，過去的生活同我有什麼相干呢？要把過去的事來做好也是不能夠的了，你應該要教會我明天怎樣去生活。

醫生問我：

——讀了嗎？

——讀了。

——有趣嗎？

——有趣。

我當然不說這些書不稱我的心，我也不解說爲什麼我說有趣；其實有趣的，並不在於書裏寫的東西，而是這些書爲了什麼目的而寫的。我說這是爲了安慰我而寫的。

但是，讀書我倒讀慣了；低着頭看書，看着書裏面的不同的字句，好像深坑裏的水一般的流動過去，不知不覺的時候走過去了；一醒過來覺得很奇怪！彷彿在這些時間以內的，我並不存在在地球上似的。這些書上的字眼，我不喜歡記得它，也用不着去記得；是的，這對於我並不需要，我有我自己的字眼。有些字眼我完全不能瞭解：閃過去的字對於我一點沒有什麼用處，可是書上的意思我很容易懂得。當在我的頭腦裏，有了自己的思想的時候，那就非常容易了解別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可像清爽的火光一樣，在牠底下，一

一下子就看得出別人的虛偽。一切別人的思想都要躲開我的思想，像臭蟲在燭光底下一樣，是要逃避的。這是我能夠自誇的。

我覺得同醫生議論的益處，要比看書大得多。醫生在病院裏做完了工作，到城裏去看過病人之後，總是脫掉了他的外衣，皮鞋，穿上拖鞋，躺在沙發椅上，在他的旁邊放着一瓶紅酒，吸着烟。喝着酸的酒，笑迷迷的總是說着那一套：

——我們已經被判決了，要在過去時代的統治底下過生活，一些無聊的事情，已經生長得根深蒂固的了，要拔牠們的根，應該小心些，不然，就要損害地球上面的整個的一層肥土。現在的生活被過去時代統治着；而現在的生活，一定還要統治將來。這裏，無論你怎麼樣翻筋斗，是翻不出這個網的。

可是，有時候他煩悶得很了，他就不小心了，在這種時候，醫生就要講出這樣的話：

——當然的，最好是一下子都滾牠媽的蛋……

然而他立刻補充一句：

——唔，這是不可能的！

我聽着他的話，實在煩惱。

——看着罷，唔——我想——他是一個聰敏人，他也知道一切；應該的，不應該的，他都知道；好像他不滿意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害怕簡單的解決。——我就不然，我可已經得到了解決的辦法，而且已經很堅決的站在這個立場上：假使人的自由，像天堂的鳥一樣，被虛偽的無聊事情的羅網纏得緊緊，以至於完全喘不出氣來，那就應該割開這個網，撕破牠！

我甚至於暗示醫生，給他說，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放人類；但是直接的對他說，我是不願意的；也許是怕他要笑我，也許有別種原因。我很尊重他在夜間的談話之中對我很直爽，即使有時候爲了做錯了什麼事情，他粗魯的罵我，我也不生他的氣。

我從他的書裏以及同他談話裏是得到了益處的，就是在不知不覺之中的丟掉了我所信的上帝，彷彿在不知不覺之中禿了頭頂一樣：在昨天我還摸着頭頂上的頭髮，而

今天突然間去摸一下，變了禿頭了。是的，我並不覺着害怕，可是在我的心裏感覺得寒冷得不好過。然而這並不長久。很快的我猜着了：以前我活在地球上好像活在別一個世界上，總是從上帝方面來觀察一切的，這好像從黑暗的角落裏來觀察一樣；而現在，一下子就展開了我的眼光，一點也不害怕了，而理智是這樣輕鬆。我永別了上帝，直接的說，沒有什麼可惜。到後來我就完全看到，信仰上帝的，只是些用不着的人，是我們的敵人。

那種把我鎖到別人的事業上去的關鍵，我學會了發現它，無論這種關鍵在什麼地方；我看見了醫生生活裏的一切瑣屑的，無聊的，表面的硬殼。他積聚了許多多餘的東西：書，傢具，衣服，各種不平常的東西。他證明這些不平常的不需要的東西是爲了生活的美麗——其實爲着要生活美麗，請到樹林和田地裏去罷，在那裏有花有草而沒有一點兒灰塵的。還有星，星是用不着拿布去揩抹的。可見得地球上的各種廢物，只是有害於生活的污點，和麻煩的苦工的刑罰。

醫生洗臉，穿衣服要五分鐘的時候，而扣好襯衫的鈕子和打好領結，也並不比這個

時間少些，扣着，結着，自己還像鄉下人似的很粗魯的罵着。而扣好那皮鞋的鈕子，又需要多少時間呢？俄國式的靴子却很簡單的，把腳動一下，就穿進去了。懂嗎？這一切，領結，鈕子，帶子，花邊及一切自然生活的裝飾品，我要把牠們一起從人身上丟出去。陳列着大的東西，那末自己也要偉大些。那些玩耍的東西用不着，應該把牠們扔出去。

我在醫生說話的字句裏，也看得出他那種喜歡無聊事情的老爺脾氣。看起來，這個人說的話彷彿是很對，但是，要丟掉那種無聊事情，他的理智又不夠了。他看不出一切統治都是用瑣碎無聊的東西來維持的；書呀，傢具呀，機器呀，公文呀，像一條鎖練似的把人捆着。當然，他就是見到了這個也沒有什麼用處，他自己也是一個參加統治的人。在他的字句裏面，有時候總是這樣的好像用斧頭一下兩下的斫着。但是，他自己馬上就在斫過的地方用各種字句，像個蜘蛛網似的去蒙蔽起來，總是說要小心，一下子做好是不能夠的。他是自相矛盾的。我甚至於有時候覺得他可憐。

此外，我同一位醫院裏的看護婦發生了關係；她的頭髮是人參色的，只有一隻眼睛，

顏色是綠的；她的左眼給她情夫用針刺過，把她的眼珠兒一下子就戳出去了，因此連她的太陽穴也癩了進去，可是這倒並沒有把她的臉弄得特別難看。她的臉瘦瘦的，鼻子有點兒大，也還不使我討厭。她的生活是萎縮縮的，不多講話，很嚴厲的，然而人家都說她放蕩得很。不知怎樣的，她把我牽住了，我覺得她的綠眼睛燃燒了我的身體，我從來都沒有經過燃燒呵！我雖然是一個饒子，可是要知道我是一個強壯的鄉下人。我的臉在那時候還要好看些。一些姑娘們都稱讚我的眼睛。甚至於劉巴沙有一次也說過：

——你的眼睛，像小姐們的亞珂夫。

雖然這樣，塔奇却拒絕了我。我對她說：

——你是獨眼，我是蹺脚，我們在一塊兒講愛情罷。

——不，——她說，——不要，我和你們這班弟兄們已經講得累了。

她這種倔強，更使我發火起來。在發火的時候我用了強迫手段，征服了她，——彷彿滾湯的水澆在我身上一樣；這女人在愛情上是非常熱烈的，貪得無厭，她的愛情好像是

打架：我很快就看出了她並不是爲了愛情而高興，而是爲了要剝削我的氣力，要擠得我
不能喘氣。要是辦不到，——不能夠征服我，她就要發氣了。

她的直爽是非常之好的；我問她：

——你也要欺瞞我嗎？

——不，——她說——可是她想了一想忽然間又說了：

——不過，你要知道……

這彷彿打了我的耳光：

——我是要的。

我幾乎把她打傷；而她這樣歎了口氣，很不好意思的，用她的獨眼對我看着，彷彿要欺瞞男人也不是她自己作得來主的事情。我苦惱起來了，當然的，愛情是一樁危險的事情，一個不小心要傳染着羞恥的疾病。然而我始終喜歡她的直爽。很快的，我就看出了她的心——她的確是我的姊妹，並不是沒有理智的人。

她的性情難說話得很少許碰她一下，她就立刻會跳起來，從她嘴裏噴出來的每一個字眼都是兇狠的，而且在她的眼睛裏，燃燒着不好的兇狠的眼光。在親熱的時候我就問她？

——爲什麼你這樣地兇狠？

她就講了她自己的不平常的歷史：她是個沒有爹娘的，住在姐姐家裏，她的姐夫是一個機器匠，喝醉了酒強姦了她，她那時候還只有十六歲；她在羞恥與恐怖之中有兩個月沒有說出這樁事情來，忍耐着人家的強姦。可是後來她的姐姐猜到了，就把她趕了出來。她過了三年的娼妓生活。後來她被幾個醉鬼打傷了，到醫院裏去醫治，醫生給她診好了病，就教她在醫院裏當看護。醫院裏還鬧了亂子，好些人要求醫生把她趕出去，可是醫生不答應。

——你同他要好過嗎？——我問她；她閉着眼睛譏笑似的說：

——那兒會有這樣的事，嫁丈夫要嫁那樣的畜生，碰也沒有碰過一次。

——你爲什麼譏笑他？——我說。——你應該要謝謝他呢。

她舐着嘴唇說：

——我還要謝他的。

簡單的說，她是一個很難得的女人，我講到後來的事情，你就可以知道的。她的身體很細膩的，活潑得像松鼠一樣，她在放假日子穿的衣服雖然並不貴重，但是很可以配得上真正的上等社會的女人。是的，劉巴沙的臉要比她好看些，可是身體是不等樣的。

唔，我就這麼過活，悄悄的磨練着自己，而戰爭一天一天的開展着，像火爐燒柴似的，把許多人吞進牠的肚子裏去。把醫生也叫去參加戰爭了。醫生對我說：

——唔。一袋腸子，我們去罷，去醫治那些受傷的傻瓜，還是怎麼辦呢？

我們動身了，塔奇央娜也去當看護，她打着噴嚏說：

——真是傻瓜！要搗毀這些鎗炮火車才好——唔，你看這就叫做打仗。

大家知道的，我們那次打仗，什麼勝仗也沒有，什麼秩序也沒有。我們的車子從這一

站到那一站，沒有事的走着，許多兵像一陣陣的黑雲似的，在我們跟前經過。到那裏去的時候，大家唱着歌；從那裏來的時候，就爬着哼着。醫生生氣了，拿起紙來寫電報，要求委任他的工作。他對我說：

——看呀，一袋腸子，這樣的對待着百姓呀！

他的頭髮灰白了，顴骨突出着，他在大衆面前叫着，不顧一切的罵着長官，罵着戰爭，罵着沒有秩序的生活。我很奇怪他的勇敢：爲什麼他這樣冒險呢？我對塔奇央娜說：

——呵，怎樣的急於要事做的人！

她閉着眼睛，從她的兇惡的牙齒裏透出這樣的話來：

——爲着這個，人家要給他官做，給他勳章呢。

——唔，不是的，——我想——這裏總還有些別的打算罷！

醫生講一切東西都是很真實的，很對的；彷彿清醒的兒子對着酒醉的父親一樣。他是要承繼家產呢。在車站上的職員，守街的兵士以及一切小百姓聽着他的演說，完全相

信他。甚至於憲兵們都同意：「不好，一切都不好。」我要想警告亞歷山大·克里萊支（註：亞歷山大·克里萊支就是這醫生的名字）。要他說話小心一點，但是我找不到一個適當的時

候來告訴他；而且走近他都是危險的，你等着罷，他簡直會打你的耳光的，完全發了狂了。

突然間車站上來了一個老頭子，他袖管上有紅十字的徽章，穿一件紅夾裏的外套，大概是個監察官，突出着眼睛，轉來轉去對着醫生叫喊：

——到審判廳去！

醫生拿着公文塞到他的像鳥兒的鼻子跟前：

——這是什麼？

唔，對於官長，公文不是法律，好像對於畫上帝神像的手藝匠，神像也不是神聖的。醫生被捕了，坐到憲兵那裏去了，——我的塔奇火娜就在車站上大鬧起來。我這才第一次看見這個姑娘勇敢到這個樣子，她簡直衝到隨便什麼人身上去，橫衝直撞的亂闖，有些人還笑她：

——醫生是你的什麼人，他是你的情夫嗎？

他們也笑我。我很難爲情，雖然我並沒有看見她同醫生怎麼樣欺瞞了我，是呀，這那兒會給我看見呢？悄悄的，幾分鐘的事情，而且姑娘們穿的衣服，比我們的更便當，更適宜於她們的放蕩。我安慰着自己：

——這是她爲得要感謝醫生而盡力的罷。

不知道塔奇央娜的亂鬧要鬧到怎麼樣，在那時候，全世界都飛舞着不平常的東西；彷彿太陽落山時候的烏鴉一樣。在車站上，憲兵們手忙腳亂的揮着手鎗，威嚇着，說要開鎗了。正在這時候革命起來了。（註：這裏是說的日俄戰爭之後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兵士們都從戰場中逃回來。

一列火車對着我們這裏衝了過來，一直衝過車站一里半路，在車子裏沒有管車的，也沒有開車的司機工人，只有兵士們。兵士們走到車站上來，開始了亂七八糟的情形，鬧得個天昏地暗，簡直形容不出來。他們一把抓住站長的喉嚨：

——給一個司機工人來！

一個憲兵是個老頭子，他被別人打得要死，他是一個很兇惡的老頭子。一切東西都打壞了，在水塔裏的機器匠被捉了去，車子又開過去了！我們彷彿留在一個火燒場裏一樣，很狼狽的走着，躡着，被打碎了的玻璃在腳底下發着響聲，醫生已經放了出來；他的兩只手插在口袋裏，眨着眼睛，好像剛才睡醒過來的神氣。

——我們應該離開此地罷，——我說。

他豎起了拳頭指着我說：

——我給你走！

他命令把那些受傷的人拖到我們的車子裏來，剛剛拖完了他們，而另外一列車子又轟隆轟隆的來了，也是裝滿着那些發狂的兵士們，又鬧了起來，民衆簡直是翻了一個身。這裏用不着講了。你知道那時候的人的旋風狂暴到什麼程度。

在那幾天裏，我吃着了一生一世的驚嚇。尤其可怕的，是那些兵士們把我們的火軍

趕走了，醫生的助手，看護婦衛生隊，都逃走了，只剩得我們三個：醫生，塔奇央娜和我，還有車站上的職員，以及已經完全瘋狂了的民衆。在我們跟前，儘是車子開過去，叫喊着，吵鬧着，請想一想，在那些夜裏是什麼情形呵！車站並不大，是一個荒僻的地方，四週圍都是樹林；過去不多遠的地方，是一個移民的鄉村，逼近着那些樹林；在那鄉村裏點起燈火來的時候，這些燈火簡直像狼的眼睛一樣的可怕！住在這裏，黑暗的靜悄悄的，好比在洞裏一樣；每過一兩點鐘就聽見野蠻的兵車又轟隆轟隆的走來了，彷彿有鬼趕着牠們似的。

我們過了十天光景的恐怖生活，究竟爲的是什麼？我也不能懂得。總共在我們這裏有十個病人，四個已經死了，所剩的並不是怎麼樣病，而是受了驚嚇。醫生對一切人講：革命起來了，國家的政權應該要改換一下，我也想着：

——這可見人又要套上別一種馬勒口了。

這種推測在那時候伏在我的心裏，已經像一塊石頭一樣服貼。塔奇央娜很注意着聽醫生的說話。

那幾天有一樁小事情留在我的記憶裏我走近憲兵的房間，在這裏躺着病人，我就聽見了塔奇央娜的乾燥的聲音：

——討厭我嗎？

我在窗子裏看見她站在醫生的前面立得很直的，而醫生坐在那裏吸着煙，講着眼睛看着她的腳：

——走，走……

這獨隻眼睛的傢伙就走出來了，站在階沿上，拿着衣角揩着手，說：

——我們獸在這裏幹什麼呢！

我暗暗的笑着，我是同意的：

——當然的，幹什麼呢。

我很想偵探她，而且要想捉住她同醫生。要是捉住了，那時候我就要打她，因為她總是拿了從前自己的不幸的生活對我表示很高傲的態度。然而沒有什麼錯處，我是沒

有打過她的。我有點兒討厭她了。

我和她同醫生告別了，隨意的走着，塔奇尖娜不同意乘車子走。她懂得她自己對於兵士，好像豬油對於老鼠一樣。我們沿着鐵路走，到了一個鄉裏，有人給我們吃喝，生活是可以的。農民們小心地好奇地來問我們：等着要來到的是什麼呢？塔奇尖娜用了醫生的話對他們說，在我高興的時候也對他們一些人講：

——應該等待簡單的生活，唔，這就是了。統治的力量小下來了，快要完了，你們瞧，他們現在連打仗都不會打了。他們用無聊的東西統治着我們，看罷，——我們的時候來到。我們休息過了，又走了，隨走隨談。我看出塔奇尖娜雖然非常之憤恨的恨着醫生，但是，她相信他講的言論；她把革命簡直當作一個節氣看待。我對她說：

——你這個傻瓜，要記得一樁事：老爺們沒有當差的是不會生活的。

她打着噴嚏，沒有聽我。

後來我們慢慢的走上了平靜無事的火車上，到了赤塔城，那裏簡直混亂得不得了。

在街上，在廣場上，民衆都騷擾着，像在筐子裏的螃蟹一樣，靠在籬笆那裏的中國人笑着。我要說：中國人是很聰敏的，他跟什麼人都同意，可是他對任何人不相信的，同他們玩紙牌是試也試不得，他們會把你的錢統統都贏了去。

塔奇夫那真是在過節氣。她那一隻綠色的眼睛裏發着亮光，露出着她自己的細小的牙齒。她對一切人叫：

——老爺們討厭我們，討厭夠了！

我看着她，也像中國人那樣的笑着。幾個小卒兒變了皇后，這對於我又有什麼好處呢？

（註：歐洲的象棋裏面，皇后是橫着，直着，斜着都可以走的，比中國的「車」還厲害，可是「小卒」走到了對方棋盤的盡頭，就可以變成皇后。）我做了賣報紙的生意，我走着，看着，認識了一個青年的朋友，他是剛逃出來的政治犯，很長大很有氣力，手是很大的，說起來也可笑，他却是一個做小手藝的修鐘錶的人。他也參加在那個垃圾桶（註：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時候，俄國各地方的實際政權，有些是轉移到了當時的市議會，這裏的「垃圾桶」是指着市議會說的。）裏面，這個垃圾桶已經把這個城市裏

的政權拿了過來。他認為暴動是民衆自由的第一步。我對他說：

——你要再走得遠一些，跨過這個垃圾桶。你同老爺之類的人坐在議會裏不要就這麼高興。

——等着罷，——他這麼預言着，——我們自然要跨過去！

他是一個很好的青年人，不過太簡單了。他很性急的加入了黨，那時候的黨是怎麼樣的呢！我知道有工人的，有農民的，有老爺們的，不止一個黨呀，不過他們在那時候，大家都要拿政權，並不是爲着民衆的利益，只是要反對皇帝。唔，現在我們的黨才是走着很對的路。

我親眼看見在那裏開始了一個不平常的屠殺民衆，一個什麼將軍帶着兵士來，把一切把戲都打得粉碎。鬧了一個大亂子。醫生說過在聖彼得堡的民衆被打了；我想在聖彼得堡的是小事情。（註：這是說的一九〇五年，俄曆一月九日的彼得堡大屠殺。這裏他講到了一九〇五年之後反動時期開始的情形。）在赤塔，屠殺民衆好像打樹上的松子一樣，碰到什麼就打什麼，

一點兒麻煩手續也用不着的。他們這樣慌忙的殺人，只有恐懼得了不得才會慌到這個樣子。這種恐懼表現在大家的臉上：兵士們的、普通人的。一眼看去彷彿人的眼睛都像玻璃似的，彷彿瞎子和死人的眼睛，可是仔細的看一看，眼珠兒都在抖動呢。

那個鐘錶匠有個朋友，叫做彼得，他是一個非常聰敏的青年，是個海員，也是逃出來的，他的左手有六只指頭；警察要打死他，他用了十七個盧布贖了自己的命。他說：

——呵，看呀，同志們：我們口頭上什麼都要破壞，可是事實上打死一只老鼠都要怕羞呢，不要說是一個警察了；要是打死了一個什麼人，我們就很不好過的；而他們打死我們，像日本人打死河馬一樣的厲害。

這說得很對：我自己看見過，從政治家說的大話走到一樁小事情，中間還隔着很長的道路呢。一般的說，在赤塔的時候，對於我是很有教訓的，我觀察了，我想過了，因此更加堅定了我自己的思想。

我很僥倖的，從死裏逃了生；和修鐘錶匠一塊兒被捕了，而且已經拖着去槍斃；忽然

那個軍官對着我看看，問我：

——你是驕子，從什麼地方來的？是不是從巴爾瑙爾來的？——他對憲兵說，——我知道他，這是一個傻瓜，我很知道他，他在一個醫生那裏當馬夫的。

我高興起來了，說着笑話：

——爲什麼要打死傻瓜呢？應該把聰敏人來打死，叫他們不能夠來弄壞我們傻瓜的簡單生活。

那個軍官把我推進了一條小街堂，他還叫着：

——滾你的蛋，狗崽子，你應該爲着我們的慈悲禱告上帝。

我逃走了，而那個鐘錶匠可槍斃了。塔奇央娜走去看了他，她說：他躺着像活人一樣，在手裏還抓着一把泥土，而他的靴子已經脫掉了。

我同塔奇央娜離開了。她用她那個長鼻子，在那個海員那裏嗅了一些政治思想來，就要來教訓我了；唔，我可已經看出來——政治家都是小人，他們的理智是從書本裏偷

來的，他們不懂得什麼是生活的簡單化。我看透了一切的人，我對你說：沒有再比自己的思想更正確的標準！政治——這也是要統治，要強暴。我看見許多黨人怎樣互相的鬭爭着，可是他們都有一樣的目的：就是要表示比別人更聰敏。

塔奇尖娜對我說：

——我知道應該要做的是什麼，而你只是亂鬧，除了你自己，什麼也不願意看見的了。

她很蠢的說着；她更加兇惡了，兇惡的人常常是很蠢的。她的眼睛更尖銳了，像吃草的畜生；眼珠子裏彷彿有一塊銹了的銅，成了一種惡毒的水汪汪的眼睛。她的聲音也像銅響。更醜了，她的身體更加乾枯了，鼻子扯長了，嘴唇變薄了。

是的。

——除了自己，什麼都不看見，——她說。

我們這些人，每一個傻瓜都是有皮肉的，皮肉是他的最貴重的東西，而皮肉要求着

暖柔和柔軟，只有聖人，他們彷彿是睡在石頭上的，可是，看起來，誰也用不着那些聖人。

我對於這個女人簡直完全討厭的了，我離開了她，我在一個車站上當了看守的，——這個車站的名字很可笑的叫做怕塔斯崑。我住着到處看看，人們都消沉了，大家的心都像掉了似的。我裝着做傻瓜，做我自己的事，做得好好的，竭力的討好着一切人，說說我的蠢話：應該要人人都平等，生活要簡單化。這是大家都懂得的，我很大膽的說，甚至對着憲兵也是這樣說，——在那裏有個憲兵是烏克蘭人叫作克里英郭，是一個很高大的鄉下人，他的嘴像鮎魚，鬍子像中國人的，這真正是一個傻瓜，突出了眼睛，他聽着，哼着，而晚上——我是做夜工的，——他走到我這裏來，責備我：

——你所說的，正是你們這班人犯了死罪的話。這是政治家教會了你的。

而我就心無成見的回答了他：

——沃西普·葛里郭里支（註這是克里英郭的名字）。政治家們不是我們普通人的先生，而是敵人。他們要的是政權，而我們要的是自由的心靈。

克里英郭哼着：

——照以前經過的那些事來說，你這種話，說得真好。可是，你始終要小心點，因為你雖然是一個好人，但是他們看不到這些的。——他說——我知道你的話是照着福音經說的，可是，現在連這個也不行。

克里英郭用友愛的態度對我很簡單的說了，這對於我很有幫助的。因為我的話迎合着人們的心理，甚至於有人從別的車站上乘着火車來聽我；還有些人來教我，要我入黨。我在這些人前面，用着一切理智的力量假裝着傻瓜，因此，他們從我這裏，除了失望之外什麼也沒有得到。而克里英郭對我說了兩次：

——小心些！

一切這樣的過去，也許可以很好的在那裏過幾年安靜的生活。可是，突然間出了一個鬼，這個鬼就是那個抹油工人新卡·庫爾納琴夫，他的頭髮密密層層的，臉上像泥水匠一樣，花花綠綠的，滿臉生着雀斑，會跳舞，會拉手風琴。他是貪吃一類的人，但是很勇敢，他

立刻就接受了我的學說，可是別的人教了他一些不好的事情。在一個春天的夜裏，我聽得在車站後面，靠近兵營的地方有人放鎗，拍！拍！我一點不急忙的跑過去——爲什麼不急忙？——因爲第一個人跑去是沒有什麼好處的。我看見新卡飛奔到水塔那裏去，我沒有叫出來，這是他的運氣，我想不是他而是有人對他開了鎗！有人叫着：

——克里英郭打死了！

真的，克里英郭躺着，橫在一條小路裏，頭在矮樹林裏，手伸在頭的前面。職員們都跑了，大家都好害怕的互相勸告着：

——不要去動他的身體。

大家嚇得臉都白了；在那時候打死人是追究得很嚴厲的：打死一個，要三五個人來抵命。新卡拿了鎚子跑了過來，你知道嗎，是那種長柄子的鎚子，是敲火車的車輪子用的，就是這麼樣的東西。新卡比一切人更加來得慌亂些，而且堅持的說：

——我在水塔那裏，突然的聽着鎗聲，我是在水塔那裏……

——哈哈你是個大膽的老鼠——我想着。

在這時候別的一個憲兵是個老頭子。叫作瓦西里耶夫，他叫着：

——找着了手鎗，在手鎗上面有洋油氣味的，請大家注意，有氣味的！

大家去聞聞那把手鎗，新卡也去聞了，他笑着：

——真的有氣味！

而瓦西里耶夫對他說：

沾着洋油的在我們這裏只有兩個人，你和密赤克維茨，因此我懷疑你們。

這老子真是蠢極了，油不說出來也罷了。我可憐這個青年人，所以替新卡聲明：在放鎗的時候我看見新卡在附近水塔的地方的。但是瓦西里耶夫堅持他自己的意見：

——這裏最主要的是氣味，和在柄上的油膩。你，亞珂夫，我也要捉你，你是看守的人，應該看見的。

新卡就從他身邊跳了過去，一揮手，彷彿亮了一下，他的鎗子打着了那個老頭子的

太陽穴，那個老頭子立刻斷了氣，哼也沒有哼一聲。當然新卡被捕了，連我和那個水塔裏的機匠密赤克維茨也捉了去，關我們在三等候車室裏，在窗子底下，大家手裏捏了棍子看守着。

密赤克維茨憂愁着，哭着，就睡着了，而我對於新卡低低的說：

——爲什麼你要做這件事情，傻瓜？

他嘆着氣不承認，我釘住了他。他不能夠轉變了，他低着頭說了：這件事是黨勸他做的，因爲跑到我這裏來的幾個人被克里英郭去告發了。唔，在這件事上我也有一份罪孽。我安慰他勸他：

——莫作聲！

在那時候的審判廳，是非常嚴厲的，——只要什麼地方有犯罪的人，就拿到這裏來。那個青年判決了死刑，是絞死的，雖然我替他說明不是參加這件事的人，我看見他在水塔那邊。那位告發他的軍官駁回了我。他說：

——大家都在這裏指出來，這個看守人是半癡的，不應該信任他。

對於密赤克維茨，並沒有審判；對於我，也有人給我辯護了。我的朋友們都很奇怪：

——你裝傻裝到什麼樣的危險地步，我們都以為審判廳會幹了你的！

自然，車站裏把我開除了出來，我過了七年的江湖生活，——隨便什麼地方我都去過。到過烏拉爾，到過伏爾加，到過莫斯科兩次，也到過列亞贊。在拖船上做過水手，沿着沃加河走，我看見了薩瑪替瑪，這是一個窮得很的城市。我生活着，看看一切，但是在精神上是不安定的，好像立刻有什麼不幸的事情要來到的樣子。

在列亞贊的一個冬天，我去當了馬車夫，當然，馬是東家的。有一次，我閒空的沿着街上走，看見來了一個尼姑，這是劉巴沙，甚至於把我嚇了一跳，我把馬停下來，叫了一聲：

——劉巴沙，

真吃了一驚，原來不是她！甚至於不像她——禿着頭頂，矇矓的眼睛。從此更加使我驚心了，而且儘想到西伯利亞去。你也許以為這是我的壞皮氣，想劉巴沙？這裏有別種

原因，我想這是我心裏想着做小孩子時代的念頭在那裏作怪。在世界上，是有這樣一種特別的人，一遇到他，就彷彿從新生過一次，你的一切生活都換了一個色彩了。我在辟爾謨地方的一個工程師那裏當過門房，這個工程師是造大炮的，他非常嚴厲，有四十歲了。有孩子，有老婆，而在他家裏的第一個人，却是他的奶媽。她已經有八十歲，走路也困難的了，兇惡的，發臭氣的，而那個工程師把她當作母親。而且平常一般人對於母親，還沒有像他對於奶媽那樣的敬重。

春天要完結的時候，我到了托木斯克，跑到一個醫院裏找工作，一下子就碰着了那個醫生亞歷山大·克里萊支。雖然同一些從前見過的人遇見——心上不好過，他們使我想：你儘在這一個地方轉來轉去；可是，我非常之快活的。醫生的頭髮灰白了，臉也發黃了，鑲了金牙齒。他也很快活，握了我的手，拍了我的肩膀，像個老朋友的样子；自然他又說笑話了：

——唔，一袋腸子，你弄壞了許多不平常的事沒有？

他自己雇了我替他工作因此，我又管理他的生活上的秩序。他住在醫院裏面的一所小房子，窗子對着院子，兩間房間，一間灶間。我又對他講，像老婆婆對着小孩子一樣，把我所看見的一切都講給他聽了，我自己聽着，也非常之有趣。我還覺得這對於自己也有益處，——彷彿把心上的一切多餘東西，都藏到閣樓去似的，洗刷了我的真正的心靈。講話是很有益處，說過了就忘記了，關於塔奇火娜的事情，我企圖着要打動醫生，那知道一點也沒有。他噴出煙氣，笑迷迷的說：

——哈哈，看罷，一切都不簡單呢。亞珂夫，啊？

我看醫生的聰敏並沒有丟掉，而他的思想却一點也沒有移動到什麼地方去。我聽着他都要煩惱，他總竭力的想把我的縫到袋子裏去，證明着到處都是些什麼樣的圈套，扣得牢牢的；我真不懂得他爲什麼要這樣？很困難同他在一起。

忽然間我一切都明白了：正確的思想就這麼突然的來了。這思想是在馬戲院裏得到的，我時常到馬戲院裏去，看看打拳的人；一個芬蘭人使我十分奇怪。他的氣力並不大，

身體也不大，而他總是打敗那些比自己氣力大的人，他用了自己不平常的巧妙精細的訓練去克服人家。我看見他打勝了一個強壯的俄國拳術家，我彷彿一下子驚醒了，我猜着了：

訓練是主要的作偽，在這裏隱藏着生活的害處。

我甚至於出了一身的冷汗，彷彿我全身的骨頭都抖動了，撐直了。原來這幾個字眼裏面包含着心靈的寶貝和生活的鑰匙：

——訓練就是害處。

用了訓練，沒有氣力的人也可以克服有氣力的人；用了訓練，剝削了民衆的自由。這個道理雪亮的照耀着，使我的眼睛都張不開來，原來一切不平常的事情，是從這裏來的，原來這是人類分裂的開始。可見得事情是這樣的，應該一切人都有平等的訓練，或者宣佈一切訓練都完全禁止。我記得那天走回家去是很小心的，彷彿頭上頂着一籃子的生雞蛋，又像是喝醉了酒。

我請醫生拿些書給我，就是在巴爾瑙爾地方已經給我看過，我讀了覺得完全明白了。訓練是分裂了人類。從這時候起，我完全的改正過來，而且堅定了我自己的一世的主張。我說的是對的：自己的思想是海，而別人的思想是河，不管從河裏有多少水流到海裏，然而海水總是鹹的。

醫生那裏常常有客人，都是些正經人，講的話都是關於政治的，他們並不避開我，這是他們看重我。難得有個很謹慎的老頭子來到這裏，他的人彷彿是灰色的，戴着眼鏡，駝着背，他的頭頸是不方便活動的，所以他要旋轉頭來的時候，總像狼一樣的連着身體一同旋過來。而且他的聲音也像冬天的餓狼的叫聲一樣。他總是帶着皮包從火車站那裏走來，擦擦手，摸摸禿頭和鬍子，就要求報賬：

——唔，生活怎麼樣？

我對於老頭子是不敬重的。老頭子是律師一類的人；一切罪惡，一切行爲，他們都會辯護的。而且是些游浪的人，我沒有遇着過一個老頭子是有堅強的主張的。自然，我懂得

這個老頭子是一隻危險的政治的狼，而在赤塔之後，我完全的懂得政治是什麼。

在一個夏天的晚上，他又帶着皮包來了，好像從爐子裏爬出來似的，他全身沾着煤灰，烘得乾乾的樣子，他把皮包往地板上一放，不說『你好』而拿另外的一句來代替：

——唔，戰爭要來了，（註：這是說一九一四年開始的歐洲大戰。）

真的：戰爭又爆發起來了，打破了我們的蠢笨。捧了十字架遊行，教堂裏的鐘聲，替自己的滅亡叫着萬歲，醫生眨着眼睛說：

——唔，一袋腸子，你瞧，簡單化的生活。

我發愁了。那時候，誰也不能夠懂得，這戰爭能夠有什麼樣的利益。雖然那個老頭子指給醫生看，說什麼戰爭的結果一定是革命，可是，我覺得這也不見得是什麼安慰。革命已經有過，然而沒有什麼結果；在革命以後更加不好了。

要醫生去參加軍隊工作了，而他已經被這個戰爭打擊到這樣的程度，對着那狼似的老頭子說：

——也許，我自己給自己吃個槍彈，還比什麼都公道些。

那個老頭子堅持自己的主張：

——三個月之內我們就要吃敗仗，革命就要來了。

關於那時候的戰爭，沒有什麼可說的，異乎尋常的瘋狂，癡子的慌亂，把幾萬西伯利亞的老百姓趕到了俄國，而從這邊又把許多捷克人、匈牙利人、德國人，還有其他莫名其妙的人都趕到西伯利亞去；各種不同的言語，疾病，呻吟，還有那些混濁的鮮血，婆娘們都野蠻起來了。我公開的說——我害怕了。醫生被他們從這個城市趕到那個城市，從這個兵營趕到那個兵營，他是做管理俘虜們的工作的。他解放了我的兵役，所以我不好意思離開他。他是一個非常之好的好人，夜裏不睡覺，吃喝都沒有時間，他的工作感動了我。不懂得人家給了他什麼好處，他這樣關心人家，有些什麼打算；而且那些都是外國人。他自己沒有什麼希望，他又不是要找官位和勳章，同官長們是硬碰硬的。曾經有過這樣一樁事情：把俘虜們趕到一個什麼地方去，後來又忘記了他們，有個軍官找到我們這裏來，抱

怨着，說那些俘虜要凍僵了，要餓死了。醫生就自己出了主意，從剛才到的火車上，叫衛兵們撥了兩車箱的麵粉和荳子，分配給了俘虜們。他爲了這件事犯了罪。不過這件案子展期了，說等到戰爭完了再審判，一般的，他不怕破壞着法律去照應別人。

在邱明地方我碰着了塔奇央那，她在俘虜們的附近走來走去，穿着紅十字的白衣服，戴着黑眼鏡，胖了些，做事很有秩序的。她說她還是在開仗之前學會了做醫生的助手。那醫生自然又拿我來笑了：

——亞珂夫，訓練呀？看不出怎麼樣的簡單化的生活，啊？

我自己在這個時候——不知道是否因爲疲倦的緣故——竟在這些思想上動搖起來了，我的理智消沉了下去。

突然間——彷彿魔鬼的風車停止了似的：我們到托白爾斯克去的路上，在一個車站上，人家送了一個電報給醫生，他讀完了，捏緊了拳頭，臉都變得雪白的，摸着喉嚨對我說：

——亞珂夫——皇帝趕走了……（註這是說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了）

我也被這句話嚇了一跳。我從沒有很認真的想過皇帝，而且假使有人說，一切罪惡都是從他那裏出來的，——那我也並不相信。罪惡，我到處看得見。而這時候我才想着：皇帝真是統治的頭腦嗎？呵，頭腦割掉了。

醫生鬧着，他的副手沃枯聶夫高興得幾乎跳舞起來，我看見大家都高興。難道真像馬車到了站，所以把馬放下來了下來，民衆呀！我看，真是這一回事情。民衆像豎起了刺的刺猥一樣，抓住了田地不肯放鬆了，像熱烈的青年抓住了姑娘似的，看起來，像十年以前那樣的的事情（註這是說一九一〇七年的革命，那時農民羣衆開始了土地革命，可是後來反動勝利了，土地仍舊

被地主奪了回去）民衆再也不容許它發生的了！從戰爭裏逃出來的人，並沒有失去理智，他們都很能幹的帶了步鎗，有些人還有機關鎗和整批的軍用品。而主要的，就是不管對他們說什麼，他們都瞭解，他們說：『對的，我們受得夠了，已經忍耐到了最後一天。』我在這一年裏講的話，總要比四十二年之中，總合起來的話還要多些。我的胸口，好像有只鐘在

那裏敲的樣子。我在這一年裏得着了極大的快樂，我看人家對於我都很敬重！

西伯利亞的地方是非常廣闊，非常之大的，而且還是一個荒僻的地方，不是像此地這樣狹窄。鄉村是一個靠一個的，整個地面上橫着許多道路，每十里一個市鎮，每一百里一個城市。在那裏並不是一切消息和事情，都能夠穿過那些森林，按時的傳到我那邊的，所以當時又鬧着開倒車的亂子，說快要恢復到舊秩序去的時候，——最初我還不相信呢。（註：這是說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後臨時政府的反動。）

我向醫生辭了職，他也被趕到伊爾庫茨克去了。我在靠近尼哥拉夫斯克的一個市鎮上住着，忽然來了騎兵，他們說：請打仗去！同誰？爲什麼？那位捲頭髮的軍官，額角很大的，他解說：『同莫斯科的人，那裏有些德國的好細佔領了政府』（註：這是說十月革命了。十月革命的時候，白黨都說布爾塞維克是德國奸細。）他說得十分聰敏，可是不相信他。在西伯利亞的人不喜歡莫斯科。老百姓們咕哩咕嚕的去了。我勸回了二十幾個人，我說：這個戰爭，我們是不懂得的；誰幹的這個把戲，我們也不知道；孩子們躲到樹林裏去，等着罷，將要來的是什麼。

先要看一看老爺們在什麼地方。

這時候，我的好運氣，彷彿從雲頭裏飛下來似的，從城裏來了兩個青年，他們一下子就對我們解說了老爺們的把戲。

——這個戰爭是反對民衆的，叫你們去掘自己的坟墓。——他們說：

——這是沒有壓死的蛇重新又抬起頭來了。而你們農民應該幫助莫斯科的人，在那裏，他們所想到的是正直的。擁護布爾塞維克，打擊老爺們的後腦，搗亂他們的後方，這就是你們的工作。

他們說得很好，老百姓看見我所想的也同他們一樣，所以很滿意我。

——請你不要離開我們，你的頭腦對於我們很有用的。

哥爾却克的軍隊（註：哥爾却克是一九一八年底到一九二〇年勾結日本美國的俄國白黨將軍，他的

軍隊在當時佔領了西伯利亞，以託木斯克爲中心。）壓迫一切的鄉村和老百姓，收租稅，強搶，拖麵包，奪牲口，乾草，等等一切東西！我們聽見，有些地方的農民爲着保護自己的經濟，打起來了，

而工人來幫助他們。我們這裏也來了一個工人隊伍，十個人，他們的領袖是一個生火工人，叫作依夫科夫，黑頭髮，是一個枯燥的青年，很長，坐在馬上腳可以拖到地。這些青年請我們幫助他們去打強盜，強盜一共有四十個人，都是騎馬的，在三十俄里遠的一個鄉村裏搗亂。我們也不只一次受他們的侮辱了，大家同意了，聚集了六十七個人，大部分是兵士，甚至於老年人也去了。我倒並不十分願意，可是也帶着洋鎗去了。

天剛亮的時候，走進了鄉村，打起來了。這場戰爭並不大，我們打死了他們三個，五個人受了傷；在我們這邊，也打死了一個，另外一個沉在井裏淹死了，有四個中了鎗彈，我也在其中：一個不留神，彈子「擦」的一聲打進了我的肩膀的軟肉裏。我差不多不會放鎗的，從來也沒有打過獵，然而我也一樣的興奮；武器這傢伙是有脾氣的，只動牠一下，牠自己就射了出去。老百姓們關於這件事情互相的稱讚着，而且非常之誇口的，他們回家的時候，唱着歌。

然而回到自己的市鎮裏——看一看，哥爾却克人也在那裏搗亂，有兩個地方着了。

火鬧着，女人叫喊着，唔，在這裏，那個生火工人依夫科夫顯出了他當首領的本事；他把我們分作兩部分，向市鎮那邊繞過去。這樣我們突然的撲進去，是出於他們不意的。這裏打得很熱烈，單是死的人在兩方面總共有三十七個。可是，我們得到了一個大炮，兩架機關鎗，步鎗，還有許多軍火，而十一個哥爾却克人投降了我們。

此後我們決定跑進樹林去，過着軍事生活；去的一共有五十七個人，我們過着那種自由生活，打打仗，唱唱歌。

在一切形式的生活裏，都有自己的缺點；我們這裏也有了缺點；我們開始過慣了樹林子裏田地裏的流蕩生活，人都懶惰起來了，破破爛爛的，不願意去縫補，直到再不能穿的了，就到死人身上去剝下來，然而死人也並沒有穿得像老爺那麼闊。我們離開了自己的真正的農村生活。我煩悶，晚上我總是想着：這個混亂到什麼時候才完呢？我聞了許許多多的死人臭味。我對於人也覺得可憐——許多人爲了自己的愚笨就這麼死了，啊呀，多得很！

雖然我不是一個戰鬥的人，但是也興奮起來了，很高興去放鎗，去刺死什麼人；不過我看見戰爭是一件又蠢又笨的事情。這裏最重要的是消費了大量的鎗彈——費了幾百鎗彈，打死什麼十個人，其餘的逃散了。而且，戰爭是很有害的事情：把人的性情都弄壞了。

在我們這裏有一個青年彼替卡，他放縱到這個樣子，抓着了俘虜，就一定要把他們都槍斃！他總是這樣的請求依夫科夫：允許我去槍斃他！他的眼睛燃燒着，臉是紅的了。他是一個漂亮的人，臉生得不錯，不大作聲的。依夫科夫禁止他，然而他還是槍斃了那些俘虜，他這樣的辯護着：

——這是我一個不小心！

或者他又說：

——他反正是已經受了傷的，也許就這麼也是活不了的。

依夫科夫爲了這件事曾經打了他兩次。對於殺人的事情放蕩到這樣，在我們這裏，

還不只彼替卡一個。

我們的領袖依夫科夫，性格是憂鬱的，他的智慧是看不出來的；他總是稱讚着海——他是一個軍艦上的生火工人，後來犯了政治罪，在黑龍江地方當苦役。他是一個勇敢的人。後來才看出來了，原來他所以勇敢，正因他不很聰敏。他喜歡跑在一切人的前面，跑出去就拿着鎗，像拿棍子似的威嚇着，罵娘罵老子的罵着，而人家正在對着他放鎗。他是不可惜的。他說：

——真正的人都在海上，而生根在岸上都是些混蛋。

他不說話的時候多，終是咳着嗽，他的背脊時常要痛的，這也許是在當苦役的時候給人打傷了的。捉着了俘虜，他就派我到他們那裏去：

——唔，亞那夫·克涅那夫（註又是亞那夫的一個外號）你這個醜東西，你去勸他們到我們這邊來，你告訴他們，如果不同意的話，要槍斃他們。

有一次，我們捉了他們的步哨，一共有五個人，都是騎兵，有一個在手上和頭上都受

了傷的，同我爭論起來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了。我看他不是一個普通人，我問他：

——你是老爺出身罷？

他承認是軍官，是少尉，而且還是牧師的兒子。我恐嚇了他：

——我們要槍斃你。

他很驕傲很勇敢的，身架大方，臉又正經，他很有點氣力；當捉他的時候他很好的自衛着。眼光筆直的看人，眼睛很好，雖然很生氣的神氣。

——當然的，——他說，——槍斃是應該的，這是這樣的鬥爭，用不着慈悲，也用不着可憐。

他說了這個話，我倒可惜他起來了。我同他談得很久，很想他轉變到我們這裏來。而他罵我們，尤其罵依夫科夫原來他是爲着要偵探出我們的依夫科夫的隊伍而來的，因爲我們隊伍的『名聲』在他們那裏，在哥爾却克的軍隊那裏是很不好的。

——你們的領袖要送掉你們這一班傻瓜——他說。

他這樣巧妙的暴露依夫科夫的錯處說他不會保全人還有許多許多別的錯處我一下子就覺得一切都是對的，依夫科夫是傻瓜而且看出這一個軍官，烏斯平斯基·庫德爾斯基，恨着一切人，除出打仗以外，他是什麼也不需要。他就是像我們的彼替卡一類的人。我對他說笑話：

——你要打仗嗎？你到我們這邊來，打你們自己的罷。

他只不過動了動眉毛。我把他的事對依夫科夫說了，我稱讚他是個好人！

依夫科夫說：

——他們是沒有多大的希望的。

——我們這些領袖也不行，——我說。

——這是對的；氣力很多，可沒有計策。再去同他談談，槍斃總是來得及的。

我款待了烏斯平斯基·庫德爾斯基老爺，請他吃了，喝了燒酒，喝了茶，我對他說：真

理在我們這方面。

——誰知道這個鬼東西在什麼地方——庫德爾斯基咕哩咕嚕的說——也許在你們這裏。我知道在我們那裏是沒有的。

簡單的說，庫德爾斯基同意了，他當依夫科夫的副手，照軍事上說起來，他是當我們的參謀。唔，他原來是一個在自己的職業裏的好手。他開始這樣的訓練我們，指揮我們，有時候，我却後悔起來了：可惜沒有殺了他。我們大家都皺着眉毛；但是在這裏，他有很好的成績，很好的計策，大家都明白：他是一個好漢！他從不站到前面去表示他自己的本領，他沒有一點兒露出他的勇敢，他只是狐狸似的行動，靜悄悄的偷偷摸摸的幹着。真的，他會保全人，不但在戰鬥的時候，而且在休息的時候，他要看大家的腳，揩乾沒有，命令我們要常常的洗澡。他教那些不會放鎗的人放鎗，趕我們去放步哨，簡直糟糕，一點安靜都沒有了。

——那個身上生出蟲子來，我就要打那個！——他這樣解說。

好像依夫科夫在他的後面了，看不見似的。老的兵士非常的稱讚他，可是一般年青

的不喜歡他。

在我們這裏，有武裝的只有六十七個人，呵，他領導這一些人去做那樣的事，真使我們很奇怪——我們勝利的代價原來可以這樣便宜。

在最初他同我說了很多的話，但是不久，就不和我多講了——他一點兒也不能夠懂得，這是他的天性不容許他罷。

——鄒珂夫，你發了癡了——他說。

他不喜歡外國人的。波蘭人，捷克人，德國人，各種的外國人。可是對於俄國人，有一點兒愛惜的。他是很嚴厲的。他皺着眉毛，露着牙齒，用嘲笑的态度對付俘虜們！這已經是後來的事了，在他代替依夫科夫的職務之後。依夫科夫給人打死了，他和彼替卡，還有參加過日俄戰爭的一個兵，同在河裏洗澡，有一隊軍官，大約十個人，來攻打我們的軍營。依夫科夫聽見了鎗聲，他不跑到樹林裏去躲避，而向我們這邊跑過來，而那些軍官正從我們這裏逃出去，遇見了他——一個騎兵打死了他。彼替卡的頭也給砍了，死了。我對彼替卡

的死，並不這麼樣可惜，因為我討厭他的放蕩。

而依夫科夫，——彷彿現在我還看見他的樣子：他躺在草地上，伸得有一丈長的樣子，伸開了手，橫着一個十字形，——像要飛的樣子！他只穿着一件襯衫，在他手的旁邊還有一支連珠手鎗。大家都可惜他，甚至於庫德爾斯基自己蹲下去，給他扣好襯衫的鈕子。他蹲着很久，然後，他對我們頌揚他，他演說：

——這是一個偉大的犧牲者，他是爲着真理而犧牲的，他是一個真正的英雄。

他同依夫科夫非常要好，他們睡覺都在一起的，他倆都不愛講話，沉默着，他們時常在一起相互的保護着。庫德爾斯基不喜歡我，甚至於——我這樣想——他怕我。他是應該怕我的，因為我總是不信任他。依夫科夫說得很對：不應當去相信從自己的隊伍裏出來的叛徒。

這樣，我們這些首領就這麼樣過活。從俘虜那裏，知道了我們附近的哥爾却克人要來找尋我們，因為我們給他們麻煩夠了。庫德爾斯基從俘虜那裏問出了一切，就引導我

們到諾沃·尼古拉斯克地方去，在路上遇見了一樁不好過的事情；碰着了一個輻重隊，奪取了二十九匹馬。同時還得到四五輛衛生隊的裝貨車，九個我們這方面捉去的俘虜，游擊隊員。

呵，原來亞歷山大·克里萊支醫生躺在一輛貨車上；而在俘虜之中，有那個赤塔的海員彼得；他被打傷得這個樣子——我所以還認得他，只因為他的手上有一只多餘的手指頭。而那個醫生，我也完全不認識他了，他自己叫了我：

——唉呀，一袋腸子！

我看見，這個老頭子躺在那裏，全身都發腫了，灰白的鬍子，禿着的頭，眼睛不大會動的了，已經不再說笑了。他叫我給他弄點兒煙抽，啞着聲音的說：

——已經有三天三夜沒有煙抽了，倒你們的楣……

吸了煙始終問了一句：

——簡單化嗎？

我看他雖然是個醫生，可是他已經不是這個地球上的人了。甚至於講話都困難的了。

那個海員問我：「不記得塔奇央娜？原來她躲避在尼古拉斯克地方，他有許多事情需要看見她，要求庫德爾斯基派人去接她到這裏來。我倒很有趣，來了是怎麼樣？在第三天她坐了四輪車子來了。她遇見了我，彷彿是很快活！」

——布爾塞維克？

——唔，是當然的——我說。

其實在那個時候我對於布爾塞維克還不很相信。她召集了我們一切人，對我們演說：哥爾却克的情形是不好，應該快點打倒他，來一個和平的生活。她叫着，手揮着，她巴掌扯動着，眼睛閃着光。她老了，枯乾了，臉黑得像眼鏡的顏色一樣，聲音很尖利的。非常之使我不好過，在晚上她對我說，她早就是一個真正的黨員，甚至於坐過兩次監獄。這次遇着那個海員，不過是二個月以前的事情，當她受了傷躺在醫院裏的時候，唔，這對我是不

相干的事。她問我：

——你知道你的東家——那個醫生，他也同哥爾却克的人在一起？這裏我對她說了：

——哪，醫生，他就在樹林底下冰冷的地方躺着呢。

這一來把她的全身震動了一下，——可惜不能夠看見她的眼鏡裏面的眼睛有怎樣的表情；她不能忘記那個醫生輕視她那種女性的弱點，她不能忘記這是我很久已經知道的了，而在那一忽兒，我完全的滿意了。當然的，我笑了她，而她證明那個醫生是敵人。我走到醫生那裏對他說：

——塔奇史那在這裏呢。

他不過把舌頭舐了一舐鬍子，啞着聲音的說了一句：

——呵，這樣……

再就一個字也沒有說了。我注意她整個晚上：她跑不跑到醫生那裏去，她同他去講

話沒有沒有，她揮着棍子，從旁邊走過去，走到自己的那個海員那裏去——他躺在裝貨車上，她同他互相的說着話，又走來走去的像個衛兵一樣。我走到醫生那裏去了兩次，——他彷彿睡着了，不答應。去驚醒他又可憐，然而我很想同他講一些什麼。甚至於在月亮底下，他的臉也是這樣的紅，好像燒焦了的，——好人的臉在月亮底下總是青的。

到了半夜，我們開始收拾，要動身了。我問了庫德爾斯基：

馬德威·尼古耶拉夫（註：這是庫德爾斯基的名字）。我們對於這些俘虜怎麼辦？

有六十個人，一個波蘭的軍官，三個兵士，都受傷了的，醫生，還有一個猶太女人，這個人也已經要死的樣子，眼睛已經向上翻着。庫德爾斯基叫着：

——他們那些鬼東西，有什麼用處呢！

隊伍裏的人提議都打死他們，而庫德爾斯基摸着自已的馬嘴，急着說：

——集合起來！

我勸他們把那些病人堆在河岸上，留在那裏。軍官，當然槍斃了。而那個醫生在臨別

的時候，還用了全力對我說笑：

——你，一袋腸子，應當把我簡單化了罷。

——你自己很快就會死的，亞歷山大，克里萊支。我說。

我始終是可憐他，他許多次數用自己直爽來對人，使我起了好感。他是一個好人。但是他終究給人打死了。有一個老兵士，人家叫他『日本人』的，還有一個打熊的獵人，他倆悄悄的留在我們的後面，後來那個『日本人』追上來對我說：

——我把你的醫生打死了，我不喜歡醫生。

他們怕有響聲，所以在那裏用了鎗柄子把他們都打死了。我責備了他們，抱怨了幾句，——庫德爾斯基羞着我：

——假使步哨碰見他們的活人呢？

唔，是呀，當然殺人是一樁不好的事情。有時候也許殺掉自己倒比較得容易，——唔，這在職務上是不容許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了。反對生活的殘忍的最後一次戰爭開始了，

而這種蠢笨的殘忍生長在人的骨髓裏——怎麼辦呢？許多人生活着完全不能醫治的傳染病，他們活着只不過是爲着要把病傳染給別人。不在這裏一點沒有別的辦法，我們互相的打仗還要很長久的時候，直到生活簡單化的勝利完全達到。

我認爲——我想着——要不是塔奇央娜勸那個「日本人」去殺了醫生的罷？因爲那「日本人」原來並沒有煙的，然而，忽然他抽起煙來了，而在煙匣子上的記號是塔奇央娜的朋友的。也許這是出於她的憐惜，因爲不願意徒然的苦了那個醫生。有這樣的事——因爲可憐一個什麼人，所以殺死他。

你看：我是一個溫和的人，然而我用我自己的手殺死了一個不能夠抵抗的老頭子，說起來，這可並不是因爲可憐他，而是有別種緣因的。我不是已經說過不喜歡老年人嗎，因爲我認爲他們是有害的人，我常常對我自己的人說的：

——不要可惜老頭子，他們是有礙的，因爲他們固執，因爲老朽。年青的人還可以改變，而老頭子都這麼個想頭：我是老了，所以我是對的！他們是「昨天」的人，關於「明天」的

事他們怕去想的，老頭子對於「明天」只有等着死。

關於一些傢具，我也這樣教訓別人：

——大的東西，像櫃子呀，箱子呀，床呀，不要打破，不要去弄壞了；而那些小傢伙，各種各樣無聊的東西——打一個粉碎！我們的一切苦惱，都是由於這些無聊東西。

是的。我有一次遇着一個很毒的老頭子。開始是這樣的，我生了病，傷寒症，別人把我安置在一個鄉村裏，在一個很好的主人家裏，差不多躺了一個冬天。病得很利害，我的一切記憶力，都像火燒掉了似的。醒了過來，一點都記不起來，彷彿我白白的活了這麼幾年。我聽見老百姓叫喊着，罵着莫斯科，罵着布爾塞維克。怎麼一回事呢？唉——不對，不對，——而有一個戴着毛皮帽子的老年人，手裏撐着一根拐杖，在這個鄉村裏穿來穿去，走得很快的這麼一個老頭子。他的眼睛黑黝黝的，毛茸茸的，在皺着的眉毛底下，眼珠兒像兩個金蟲似的動着，——是有這樣的金蟲，它的翅膀彷彿像鐵一樣的。這個老頭子穿得並不特別，但是遠遠就看得見他。

在春天的時候，我勉強的走着，休息着，觀察觀察這裏的人——有些簡直是別一種人，有的煩悶的看着，有的生氣着；而勇敢的堅決的，一個也沒有。怨恨租稅和委員們。我當然對他們解說，雖然我自己也不很懂得什麼是重要的？我坐在那鄉村後面，靠近收場那裏，這個老頭子沿着道路搖擺過來，用拐杖叩着地，看見了我，他就旋過頭去，吐了一口口沫。我的好奇心動了。問我住的那家主人：

——這是你們這裏的什麼人？

——這是一個有道行的聰敏人；他不准有欺騙的。——他說。

他很嚴厲的，不願意多說話的樣子。

在那裏有一個殘廢的兵，叫作尼古拉·拉斯卡托夫，他是一個青年小夥子，沒有腳，在左手上沒有手指頭，他詳細的對我說

——這是一個有害的老頭子，他住在此地很久了。他是充軍來的犯人；從前他養蜜蜂的，而現在他在樹林裏造起了屋子，過隱士的生活了，削木頭杓子，假裝聖人。革命一開

始，他就反對革命，後來他的蜂巢破產的時候——他簡直兇惡起來了。現在在他的四週圍的，遠在一百里路的人，都跑到他這裏來，他勸導他們，說什麼莫斯科是強盜，是不信教的人在那裏指揮着，還有許多胡說亂道的話，還命令他們起來反對。

他說了這樣一樁事情：有兩個紅兵回到鄉村裏來了，那些老頭子就召集了許多人來開會，而且對他們說：『這些些混蛋。他們的同志把這個人的父親母親都打死了；而把那一個的父母的房子燒掉了，經濟破產了，所以他的父母在城市裏討飯。他們要把我們的青年小夥子帶壞的；我們提議把他們處死刑，爲得要給我們的小夥子看看；結果這個搗亂！』這樣，就把那兩個傢伙捆了起來，把他們的頭放在木架子上，那一個紅兵的叔叔用了斧頭砍斷了他們的頭。

——呀，原來弄到這步田地。——我想。——我甚至於煩悶起來了。在那裏，除出拉斯卡托夫之外，還有十個新派的青年，但是，他們因爲年青，又無聊，僅僅同些姑娘們吊吊勝子，除了這個，什麼都不做。——他們的父親們和祖父們監視着他們，像監視着賊一樣，如

果這些青年要稍爲照以前那樣活動一下，就要挨打。

我暗示他們：

——難道不看見兇惡的樞紐在什麼地方嗎？

他們怕着，這樣說：

——都要打我們的。

——唉，鬼不是我們的上帝！——我想。

我決定自己去同這個有勢力的老頭子講話，我明白，他搗亂的把戲是要開倒車，要回到幾年以前去。然而，而我很知道鄉裏人是蠢笨的，我已經觀察到這一點了。老百姓對於別人的一切，都忍耐得住的，獨有爲着自己的就不願意忍耐了。大家很性急的要安居樂業，要多吃一點。

那個老頭子住在離開那村莊七里路光景的一個山腳底下，靠近樹林的地方；他的房子像看守的人住的一樣，只有一個窗子，菜園也不大，只有六楞地；三窩蜜蜂，一只襤褸

的小狗這些就是他的財產。在一個晴天，我跑到他那裏去，那個老頭子坐在樹樁子上面，靠近燒着的柴堆，在這個柴堆上面用石頭架着一個鍋子，水滾着，把鍋子裏面的樹膠燒軟來；在籬笆上掛着幾束用樹皮結着的杉樹枝。這大概是當作調樹膠的棒用的。——倒是一個有點手藝的老頭子；他彎着身體削着木杓子，不對我。我看他穿的是藍色麻布衫，赤着脚。禿了頭髮的頭頂發着亮光，在右耳朵旁邊凸出着一個瘤，彷彿這是另外一個頭的胚胎。我覺着，——這個瘤特別的激怒了我的心。

——喂，我到這裏來要同你談話。

——談罷。

又不作聲了。刀子動作得很快，木屑散在他的膝蓋上和脚上。濕的樹膠攪起來像牛油一樣，刀子上一點響聲也沒有。在鍋子裏的水沸滾着，在老頭子旁邊的狗叫着。可是在老頭子的週圍却是靜悄悄的。

——你幹什麼給人受苦呢？——我問他。——你所相信的是什麼，你玩的是什麼把

戲？

不作聲，低着頭，甚至他的眼睛都不抬起來對我一看，彷彿在他的面前簡直沒有什麼人似的。他用刀子攪着樹膠，並不開口，像聾子一個樣。那只狗對着我叫，嗚嗚嗚的像吹笛子一樣，但是他並不叫住那只狗。他坐在那裏，僅僅動着他的手，還動着他的右肩膀，除了這個以外，整個身體都是一動也不動的，簡直像一塊藍的石頭。這個老鬼在他的週圍是很好的，很安靜的：在他的房子後面是樹林，在前面，有沙岸，有小河，河裏的水流着，太陽光照耀着。

——呀，你，這麼巧妙的像個魔術家，把自己從人堆裏分出來，特別起來。——我想着，我非常之煩惱，我罵了他，而且威嚇了他，——但是一無結果，他一句話都不同我講，我就這樣做了半天傻瓜。跑了，我走着，向後面看看：在山腳邊燒着的柴堆發着亮光。我想：——這個老人真是一個毒害的畜生！

公開的說：他那種故意裝聾的態度傷了我的心。許許多多，幾百個人聽過我的講話，

然而這裏一個都沒有！

大約過了一晝夜，我的主人眼睛看着地，像牛一樣的對我說：

——喂，克涅鄒夫，你病好了，現在你要到什麼地方去，也可以去了。

而且他的老婆，他的兩個女兒和他的僱工，德國人，——大家對我都不親熱，同我說話也很粗魯的了，——我懂得，一定那個老頭子對他們說過我的什麼壞話。鄉裏的人，大家都好像發了牛性似的，看也不看我了，可是在不久以前，他們還自己跑來找我說話呢。我想：人是一個樣的，要把我丟到地底下去，是非常簡單的事。這侮辱得了什麼人呢？在這樣尖刻對人的世界裏，誰在這一點上來訴苦呢？這時候，我的心都發火了。

我跑到拉斯卡托夫那裏，我說：——唔，你把我放在一個看不見的地方，躲避兩三天。我好好的同主人告別了。彷彿是永遠的，離開了這個鄉村。而拉斯卡托夫把我關在一間閣樓上，他自己的洗澡間裏。坐了一天，兩天，三天，第四天，等到黑暗的夜裏，我就走了，把石塊紮在手巾包裏，做出一個武器，當做鐵錘子。我有一把手鎗的，我賣給了拉斯卡托

夫；因為一個單身人在路上走的時候，這是一個危險的東西，可以暴露人的真相。

我走到老頭子那裏，大膽的敲着門，我想夜裏有客人到這裏來，一定是習慣了的，他不會害怕的。果然他開了門，雖然他的手抓緊着門的拉手，唔，當然的，我也把腳站住在門和樹樁子中間，其實這倒用不着；那個老頭子一下子就知道了來的是陌生人。他矇裏矇朧的說：

——是誰呀？要什麼？

他的狗抓住了我的腳，這裏，我用手對付着老頭子，而拿棍子對付了那只狗；打狗應該要打在嘴巴上的，要從下面打上去，這樣可以把牠的頭同脊骨一下子打斷。

我走進了他的屋子，把門門上，那個老頭子也許還沒有知道是我，也許他害怕了——他咕哩咕嚕的說：

——爲什麼要把那只狗……

刮着了洋火，這時候我就可以打死了他的，然而要知道事情不是這麼簡單的，而且

我也覺得黑暗。呵，他點着了燈，還是沒有對我看也許因為他沒有什麼擔心，也許因為他怕。這可使我很難受，甚至於腳發抖了，尤其是他用手遮着亮光望我的時候。他坐下去，坐在橈子上，兩隻手撐着橈子，又不開口，而眼睛張得那麼大，像女人那麼的可憐。我也彷彿可憐他起來了。但是我對他說：

——唔，老頭子，你的命要完了……

而我的手並沒有舉起來。

他咕哩咕嚕的啞着聲音說：

——我不怕，不可惜自己，——不過可惜人家——我死了的時候，他們就得不到安慰了……

——你的安慰是欺騙人的，——我對他說。——你要禱告上帝呢，還是怎麼樣？

他的腳膝跪了下去，這時候我就打死了他。很不好過——我的胸口像要嘔吐，全身發抖。我心上不舒服到這個樣子，幾乎要打碎那盞燈，放起火來，燒掉這所小屋子——如

果是這樣，我自己也糟了！因為鄉下人會看着火光跑來，一定追着我，在樹林子裏捉到我。我在這地方又不熟悉，跑不遠的。可是，我當時關好了門，穿過樹林子跑到山上去了，到太陽上升的時候，我已經走了二十里路，我就躺下睡覺；我睡着的時候，給白黨的步哨碰見了，他們大概有九個人。一醒過來——已經糟了！當然的，他們立刻叫了起來，『奸細在這裏，絞死他！』打了我幾下。我對他們說：

——你們打什麼？什麼？離開這裏七里路光景，在山腳底下，一百五十個布爾塞維克的兵在那裏，他們下了動員令……我就是從他們那裏逃出來的。

我看得出他們相信了，而且害怕着。

——你的腳上從什麼地方來的血呀？

——這是——我說——在我旁邊，一個人被人家用斧頭斫開了頭，濺在我這裏的。呵——我欺騙了他們，而且威嚇了他們。他們很快的走了，而且把我也帶走了。在危險的時候裝着傻瓜——救出我自己的性命有許多次數了，這是我的很好的習慣，到早

晨，我已經同他們平等了；我同兵士們已經完全說通了。啊呀，人是蠢笨到這個地步，只要知道他們在一切事情裏都是蠢笨的，不管是在事業上，在消遣上，在犯罪上，以至於在道德上。

就是這個老頭子……可是，關於他呢——已經夠了。我不願記起這件事，他是很堅強的老頭子，但是……是的，人是蠢笨的……可是，都是爲什麼呢？他們要不平常，而且不能夠懂得他們的救星，是在於簡單化。對於我，這種不平常的事情，已經夠受的了。如果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樣生活，如果還相信上帝，那末真要請求上帝把我變成土老鼠，鑽到地底下去生活。你瞧，我受着的苦處到了什麼程度。

唔，現在一切鬼把戲都打得粉碎的了，都在崩潰下去，應該很快就可以等着——大家替自己造出輕鬆的秩序（註：這篇小說的口氣是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一個紅軍兵士在列寧城的休

養院（王侯公館的舊房子）裏，談他自己的歷史。這裏所講的，是亞珂夫所了解的「社會主義的建設」的意思，他

叫它做「輕鬆的秩序」——「生活的簡單化」。大家都開始了解，生活的最高意義是在於簡單，而

應該把我們的殘酷的特性掃除得乾乾淨淨，滾蛋……不平常——是鬼想出來滅亡我們的……

好兄弟，就是這樣……

後記

高爾基的創作在中國也有好些譯出來了。他早年的著名小說和戲劇，像『二十六個和一個』、『底層裏』、『夜店』、『三人』、『福瑪·高爾狄耶夫』等等，似乎早已翻譯過了。固然，大半都是重譯的，有些，很值得重新從原文譯過一遍。然而遠在國外，手邊連中國各書店的『圖書彙報』也沒有，想查考一下高爾基作品的中國文譯本，也無從查考起。這裏編譯的『高爾基創作選集』，只是根據莫斯科國家出版局一九三〇年出版的『高氏作品選』加以選擇而譯出來的。高爾基的作品，在蘇聯是用各種各式的版本出版着，全集，選集，單行本，插畫本，廉價本等，銷售的總數總在二三百萬以上。而這本最近選出

的集子，第一版就印行了十萬本，上面有一篇序是盧納察爾斯基做的「作家和政治家」。這本選集相當的可以代表高爾基的創作精神，沒有可能讀他的全集，或者要更深刻的了解他的長篇巨著的讀者，可以在這本選集裏得到一個引導的線索。

高爾基創作的精神——有史鐵茨基關於他的文學生活的四十週年紀念的演說，（就這本選集前面的第二篇）我們可以不必詳細敘說了。對於中國讀者，尤其可以注意的却是高爾基的反市儈主義和集體主義。我們只就這選集裏收集的作品來說一說。

『海燕』——一篇散文詩，是作者早期的作品，作者在這裏彷彿宣佈了他的「文藝綱領」。他是『海燕』是『暴風雨的歌頌者』俄文的『海燕』一個字——*pure-westnik*——正是『暴風雨者』的意思，他諷刺那些醉生夢死的市儈，那些神經脆弱，那些低能兒，他們根本就沒有了解「鬥爭的快感」的可能，他們是十足的太平主義者。太平無事是唯一的『高貴的』夢想。而高爾基說「讓暴風雨來得厲害些罷」新的階級的新的藝術家不但「先天地」要求着改革，要求着舊秩序的推翻，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有對於自己力量的信仰，是他有對於「將來」的勝利的信仰。那篇「同志」是更具體化的解釋了。在這篇「同志」裏面，高爾基用散文的形式說明了「將來的勝利者」是誰。這不是「堅強的個性」和「憎恨羣衆的英雄」，那是一個集體，用自己的汗血造成這世界的財富的人們。高爾基說：「他們接近自由，他們也會自己推開自由的來到。」這些被蹂躪被壓迫的人們，其實不但受着剝削，而且還受着千百年來積纍起來的謊騙。當他們不能夠看穿這種謊騙的時候，他們是在推開着自由，是在拖延着自己解放的日期。而高爾基正是揭穿舊社會的一切謊騙的作家，他挖出了自己的心，把牠的火燄來照耀走到新社會去的道路。

高爾基對於市僧，對於私有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小老板，小田主，一切自以為是貧苦而又只聽得見洋錢響的音樂的人們，是深刻的憎惡着，然而他所揭露的並不是簡單的「惡根性」，而是資本主義整個制度的結果。人類征服着自然，自己也在改變着自己的。獅獅子孫的畜生似的「天性」。但是資本主義在這進化的半路上，緊緊的抓住了人的

「獸性」還發展了禽獸所沒有的私有主義，貪婪，愚妄。資本主義成爲人類進化的桎梏。雖然牠在一定的時期之內發揮了征服自然的偉大的力量。資本主義必須要大多數人變成私產的奴隸，變成發財的工具，而這是爲着使上層階級自己去墮落，腐化。高爾基揭穿這種痛苦的真實，號召着爲着新生活的鬥爭。他在極普通的貧民，小孩子，地獄裏的，「底層裏」的流浪人之中，也能夠發見新生活的萌芽。他不但看得見小資產階級的私有主義和保守主義，這是統治階級和整個舊秩序的「圈套」；他並且看得見一些小資產階級的人物的傾向光明的要求，他們在地主貴族和資本家的重壓底下，真正沒有「出頭」的時候，只要有一線光明，只要有新的階級的領導……是能夠走上新的道路的。「大災星」裏，他所描寫的那個殘廢的小孩子，尙且知道田地裏的晴朗和美麗的可愛。「墳場」裏所寫的一些市儈，庸俗的，死氣沉沉的，「生活已經推開了，而死亡還沒有接受」的人之中，他也要去尋找對於生活的教訓。要知道他們之中，每一個人都能夠做一些對於人類有益處的工作，每一個人的智識，勞力，都可以成爲大家的「幸福」——征服自然，征

服這世界裏的困難，創造一些什麼……然而資本主義，尤其是革命前的俄皇制度和那農奴制度的殘餘，把許多活人的力量都沒頭沒腦的葬送在沒有面目的墳墩裏。

我們看『莫爾多姑娘』這是描寫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之後的工人。他的老婆，他的岳父，幾年前都還是活潑潑的人，尤其在『革命的發狂』的時代。而反動派的摧殘，暴殺，收買，謊騙等等蹂躪着，糟蹋着他們。使他們自殺的自殺，發狂的發狂，消沉的消沉，使青春的活潑潑的力量，在廚房和毛廁之間的臭惡氣味裏面燻爛了……把一顆充滿了熱血的心填塞了許多屎尿。最理想的俄皇的順民，自然是只管自己的口袋，而始終只在空空的口袋旁邊活活餓死的奴隸。然而反動派的『勝利』是可笑的。他們用盡了一切力量，他們做盡了一切無恥的，野蠻的，沒有形容詞可以形容的醜惡的把戲，爲的是要保持貴族紳士和『工商業家』的利潤，爲的是要保持地主的土地，爲的是要保持太太小姐，公主郡主的驕奢淫逸的可能。現在呢？始終沒有什麼可以保持的了。這就是——不管舊秩序之中有幾千幾萬條繩索，例如老婆孩子的負擔，例如一些受着謊騙和迷惑的

觀念，怎樣牽掣着，怎樣網縛着，——革命的戰士還是在生長着，還是在鍛鍊着。高爾基所表現的痛苦的真實，只是這種鍛鍊的一種武器。他用極高度的藝術力量，使人認識現實社會之中的關係，更深刻地感覺到親切的日常生活之中的「困難的癥結」，他給我們強烈的反抗，這些困難的火燄，燃燒着這顆赤血的心……

高爾基所寫的資本家也是極端真實的。俄國，尤其是俄國外省的一些資本家，商人，一直是背着許多俄國式的所謂希臘正教的，宗法封建的「遺產」的。這些「文化遺產」在一種「民族的，地方的」形式裏面幫助着他們對於工人店員的剝削；同時，滅亡的預先感覺已經使他們跟着西歐「世紀末」的資產階級頹廢起來。高爾基的許多大著作裏，（參看史鐵茨基的演說）對於這種俄國式的「商人」（資本家）描寫得非常之深刻。非常之具體。就在這裏的「笑話」裏面，我們也可以覺得這種典型的蠢牛似的俄國商人，其實比狐狸還狡猾。這些活潑潑的俄國商人的典型，在高爾基的作品裏，決不是死板的公式裏印出來的，決不是一些籠統的概念。就在這些野獸裏面，也看得出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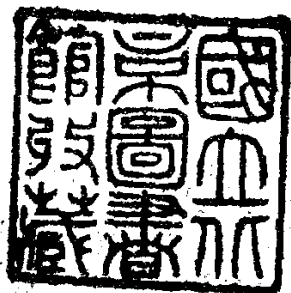
人性，社會的進展甚至於使他們也感覺到天崩地陷的不可避免，而想要用些特別的手段，保證『改革』之後安放良心的地方。但是，階級的本能可以使病得要死的老頭子儘他最後一口氣來保護『神聖的私有財產』。

最後，天崩地陷始終來到了，『不平常的故事』——譯文是史鐵爾的遺稿，聽說國內已經出版過的——寫着從日俄戰爭以前直到十月之後的事變。這些事變在這短短的一篇故事裏，逐漸開展出來。這裏有『革命的』智識份子，有流浪人，有戰鬥的工人，有游擊戰爭之中的農民，有自己吃到了『革命的果實』而又『後悔』的富農，以及糊裏糊塗受着謊騙的人們，也有把戰爭，殺人……當做唯一的生命意義的份子。然而最主要的，使讀者不由自主的覺到的，是歷史事變裏的羣衆的力量，領導階級的力量，羣衆在負着歷史使命的階級領導之下，在這種階級的行動和創造的領導之下，自己是在改變着自己的『天性』。這裏面的人物，沒有一個不是真實的，活潑潑的站在你的面前。你如果願意，可以在這裏得到些戰鬥和策略的教訓。敵人和自己的形象都很真實的擺在這

裏。智識階層的自由主義者和『革命者』在這裏跟着事變，跟着階級關係的轉變而顯露着自己的真相。所謂敵人，所謂友軍，要在最後結算起來，才是真確的。敵人之中本來並沒有『非人』的怪物，像中國小說寫的秦檜之類的典型，那並不是一個活人，而只是些『奸臣』、『混蛋』、『惡棍』等等的抽象概念湊合起來的東西。如果真是這樣，那就革命差不多和做戲一樣容易了。

世界上的許多書的『作用是要把我的思想拖到別一方面去……其實有趣的，並不在於書裏寫的東西，而是這些書爲了什麼目的而寫的。我說這是爲了安慰我而寫的』（『不平常的故事』）高爾基的書却不是安慰我們的書，這是驚醒我們的書，這樣的書要『教會我明天怎樣去生活』。

蕭參 一九三二年二月



高爾基著

草 原 故 事

巴金譯

高爾基是現今最偉大的一個做夢的人，他能夠從海洋與陸地底材料中建造出一個仙話，他能夠從專制與受苦之混亂中創造出一個自由人底國土來。這本草原故事便是他底最美麗最有力的仙話，其價值，凡是能夠做夢的人都會了解的。譯者更能用流利暢達的譯筆，保存着原作底那種美麗的，充滿了渴望，憂鬱的調子；同時還能使讀者嗅到露西亞

草原底香氣。

乳黃色道林紙精印，每冊實價四角五分

革命文豪高爾基 (再版)

韜奮編譯 一冊 一元二角

高爾基為當代革命文學家，此書敘述其生平奮鬥之生涯，由碼頭脚夫而登世界文壇的經過情形，充滿着引人入勝令人奮發的有趣的事實，等於一本令人看了不能釋手的極有興味的小說。有志奮鬥者不可不看，有意在讀書中尋趣味者尤不可不看。全書約二十萬言，附銅版插圖十餘幅，均為外國所罕觀之珍品，書末并附有高爾基著作一覽頗詳，更可供有志研究文藝者的參考。

生活書店發行
上海陶爾斐路

★ ★ ★

高爾基創作選集

每冊實價玖角正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高爾基
譯者	蕭參
發行者	上海法租界 生活書店 陶爾斐司路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月初版

活生

1/3

\$0.90